潤眼燈啓錄

張謙

卷一

旧参
I 246·4
LY R-2
九〇年

旧参
I 246·4
LY B-2

劉雲若

酒眼燈

一卷

生活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卅年七月一日再版

酒眼燈唇錄

卷一目錄

第一回

朱樓罷管弦教星替月
白首思琴瑟打鴨驚鴛

第二回

風雪走蛾眉絲牽局外
雲山回馬首機蘊圍中

民國三十年七月一日再版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藏书

自序

酒眼燈唇者，出清人詞，蓋謂繁華境中，酒眼曾經，燈唇能說之事也，去歲甫脫約撰說部，又取以爲名，余治小說，人皆知處女作爲春風回夢記，而其先尚有一篇，名燕蹴紅英錄，亦取宋人詞爲名，惟以中道崩殂，未能問世，此兩部中間相隔，蓋十餘年矣，當初爲學道，僅以遊戲出之，不謂倏忽今茲，竟以此爲資生之計，非有所長，蓋舍此無他道矣，退筆如山，厭人坐老年光，可勝嘆哉，然鄙陋之文，雖難言著作，妄災棗梨，幸來爲社會所薄，嗜痂日衆，余既感讀者愛護期許之殷，又復以此資生，寧敢不敬所業，乃更自課程功，求學養成舊集新編，廣閱歷乎人情世態，期能功力暗增，如春水日漲一篙，漸臻進境，雖不敢望張章回小說之軍，亦庶得稍免純盜虛聲之誚，然數年刻苦，至境如何，尚不自知，迨撰酒眼燈唇，乃致力以赴之，雖仍日寫數百言，雜湊成篇，終難愜意，然世間大雅，獎勵紛來，皆謂爲功力最純之作，精整錘鍊，爲以前所未有，余雖慚惡不敢自承，迨取舊作觀之，乃深覺其無陋，因知數年刻苦用心，絕非無益，且益信境不限人，學無止境之言，余已逾中年，且工作日無暇晷，然得暇開卷，便有見賢思齊

241077

之思，殫心努力，或得讀頑時賢，然時賢之上，有古人焉，古人之外，有外人焉，又何年得比肩曹(雪芹)施(耐厂)，而與狄(却爾司狄根司)華(華盛頓歐文)共爭短長乎，孜孜求進，猶恐不足，瞻望前途，彌覺遼遠，且往賢名著，羅列當前，慚汗不遑，而何暇沾沾自喜也，願讀吾書者，於此知各種學問莫不皆然，求學者亦皆宜如是，不獨治小說爲然，或亦略有所益歟，此書刊於報端，僅八月有奇，以期限迫近，乃匆匆結束，表面雖若完篇，實有頭重脚輕之病，讀者多爲惋惜，吾友楊子季隨，亦嗜痂特甚者，適創出版社，來商刊單行本，惟以此書結束太促，未能盡美爲病，乃約於原稿刊印三册之外，改竄結尾，續作三册，俾使情節人物，發展臻於暢滿，以快讀者心目，余向來作品，皆先刊報端，而後歸書局出版，從未直接爲寫作刊行，然以季隨雅意殷拳，不得不一鼓吾勇，擬盡半載之功，於每日夜靜心清時，盡力爲之，俾此書成爲完璧，縱不能如社會期許成爲代表作，或足稍慰垂念之情，余亦微紓心疚也。

酒眼燈啓錄 長篇

劉雲若著

第一回

朱樓罷管弦教星替月　白首思琴瑟打鴨驚鴛

話說這時正在初冬時節，十月中旬的一天，午夜已過。天津中心一條最繁華的馬路，也變得特別冷寂。一切囂雜的市聲，都已隨人入了睡鄉。街上的商肆，都已閉門。只有一兩隻買零食的擔子放在街角，擔上的燈破天上清冷的月光欺得黯淡欲無，搖如鬼火，行人在夜風中早已絕跡，只有位值崗警士，仍峙立街心。但不住的跑跑跳跳，藉以自暖雙足，因爲入冬初凍的地，已然夠冷，又被月光照着，顯得分外潔白，而且，路在夜靜月明之下，也似變得寬闊，除了多幾條電車軌道外，瞧着但好像溜冰的場子。在這場上，偶然有輛人力車來往，但也走得悄然無聲，有如鬼影，緩得更似帶着踏月徐行的幽閒意態。汽車在這時也走得那麼儒雅安詳，大約因爲沒人阻路，它也就不發脾氣叫囂了。警士在白天本很厭惡車輛添麻煩，但此際却願意多過一些，驅除寂寞。無奈車子太少

，平均總要他用那慣於罵街的喉嚨，低聲哼完一段馬寡婦開店的蹦蹦腔，再饒幾句八月中秋明人畫，妓女自嘆在秦樓的時調，才能過來一輛。他聲得悶極了，又加足冷難禁，就走着活動，一面走一面又唱。這回改了二簧，大概他心裏有着愁煩的事，竟自言爲心聲的，隨口念出了連自己也不知是那調上的詞兒道：「思想起來，好不難煞人也！」一方才念完，猛聽頭上高處有胡琴聲吱咀的拉了起來，他不由一怔，心想我才在喉嚨裏叫板，怎麼就有胡琴隨起來了，這可奇怪。急忙抬頭看時，才知自己正立在東方大旅館的樓下，向上看這樓高有五層，附近窗戶多半黑暗，只二樓有兩隻大窗，裏面特別燈火輝煌，人影雜亂，細聽胡琴聲正是由那窗內發出。警士自思這窗內必住着好唱的人，現在就來兩段兒給我解悶，倒也不錯。他只顧這樣想，却忘了在深夜歌唱，是有違警章，並且不合旅館規例的。但是窗內却似有深知警章的人，代他盡了職責，因爲胡琴聲忽的戛然而止，想是被人勸阻了。警士不由有些掃興，怏怏的轉過身，正想走回崗位。不料這時由對面風馳電掣的駛來一部汽車，這警士見來勢甚猛，怕汽車有眼不識警爺，把自己撞着，就沿着便道避開。

他方走到旅館門口，那汽車恰也在旅館門前停住，他看那汽車是最新流線型的車身亮光照眼。由一號牌上又看出是自用車，便知內中坐的必是位闊老。急忙一抖精神，趕將過去，鞠躬彎折的伸手拉開車門。拉開之後，立刻把手縮回。又挺直腰脊，預備等車中人走下時，便把兩隻脚跟相并，響出響聲，那人聞聲抬頭一看，就跟着舉手給他行個軍禮。這一套技術，並不在應學的操法以內。這一種勤務，也不在法定作業之中，而是他們自己排演出來，專用以迎合坐汽車闊人的虛榮場，藉以博取外快。就仗這一套花活，常可弄得比月餉還多的賞錢。即使遇見嗇刻的人，也得給個一兩元錢。無論大彩小彩，總能彩彩不空。所以這警士見這　車停住，手摸着車門，便如抓着彩券，知道自己外財是發定了，說不定老婆的棉衣，同事的賭債，全可有了着落，至不濟也可弄上二斤牛肉一斤栗子，下班帶回去吃個合家歡樂。但那知車門開後，他站着端好架式，等了一等，竟不見有人走下。不禁暗自一驚，心想莫非裏面沒人。就又低頭一看，只見車廂內坐着一個四十多歲的矮胖男子；雖然在黑影中看不清面目，只見由臉上反映着一片肥膩油光，又由那口中所銜雪茄的香味，和手上所帶鑽石的光亮，立刻鑒定是一位標準財翁

○心中大爲安穩，知道這付彩絕不致是附贅或末尾了○但對他的遲遲不下，覺得有些着急○因爲這種儀式是整個練就的○一表演時必須舉動連貫，才能神氣十足○如今車門開了，車中人還懶着不動○他預使的身段和眼神，都施展不出來○就好比舞台上的楊小樓唱連環套，在拜會施公時，趕步請安，要作出極美妙的姿式，以博彩聲；然而作配角的施公，竟僵立在那裏，並不跟着呼應進退，楊小樓有絕技也無法施展，那就算僵住了○舞台上若果有這種事，楊小樓就許當場給配角一個嘴巴○但這警士却不敢開罪這位破壞成例的配角；因爲他希望只在金錢，金錢須由獻殷勤而來○雖然目的物不曾下車，錯過節骨眼兒，自己却可變通辦法○就向旁挪開一步，對着車門行了個軍禮，靴跟碰得特別響亮，覺得此禮一行，就好比媒婆說親成功，給主家叩過喜頭，算是大局已定，媒紅謝禮再沒有跑兒了○

這時車中男子向外微一挪身，伸手到車門之外，警士以爲是大把鈔票官下來了，正要伸手接取；那知他竟只是彈去雪茄烟灰，警士心想這人好生奇怪，既在這裏停車，怎又挨延不下，莫非前來接人？接人也得教車夫進去說一聲，或者按幾聲喇叭○這樣呆着

不動，難道是停車賞月麼？想着，山注目向車中瞧看，才知那男子並未賞月，却正在不錯眼的望着他呢，警士方詫異此人怎恁不聲的替我相面。却已開車中發出很爲沉着，好像慣於頤指氣使的聲音問道：「你可是在這一日值崗警察？」那警士忙重整立正姿式，恭敬說了聲「是！」車中人又道：「還有多大工夫下班？」警士答道：「我是夜裏一至四的班。」那男子舉手看看腕上鑽光閃爍的夜光表，點頭說道：「現在兩點才過，還有很大工夫，好……」說到好字，一隻手復伸到背心袋裏，取出一個皮夾，打開由裏面抽出一張長方形花紙，隨把皮夾放回原處，左手兩指挾着那張花紙，遞到車門外邊道：「這個給你。」警士在他掏皮夾的時候，就已眼睛突出眶外，瞳人躍躍欲前，恨不得變成封神演義上楊任的奇相，目眶生出兩隻小手眼睛長在手心，那樣便不能用小手多搶些過來，也可藉那長眼瞧着他要給的數目，以博先知爲快。但是用盡一付目力，看了個仔細明白，却只瞧出那男子僅取出鈔票一張。這時他所急於知道的，是這鈔票的數目大小，車中雖沒亮燈，但便道旁邊和旅館門內的燈光，照得手中并不甚暗，這警士目力又很好，再加上素日對各種鈔票顏色形式的熟習，論理很可一望而知，那男子手中是使他喜出

望外的拾元抑是使他過後罵街的一元。然而他瞧了好幾秒鐘，竟不認識，及至那男子的手徐徐伸出來，看的更真切了，他更覺得這張紙面生可疑，是自己尚未見過的。心想這莫非不是鈔票吧。正在瞠目遲疑，聽那男子說出這個給你。同時那張紙已伸到路燈直射的地方，紙的中心被手指遮住，但那角上印着的洋碼，却顯現着三個字，前面是一根光棍，後面是兩個圓圈。這警士方一着眼，心中猛有所覺，立見那一個光棍好似變成愛神的金箭，兩個圓圈，變成佛法的金輪，放出霞光萬道瑞氣千條，飛舞着撲將過來，把他身體包圍了。他自有生以來，最大數目的鈔票，只見過十元。也最愛那種鈔票，認爲是世界上最好的美術品。曾幻想發財以後，廳堂屋舍，絕不用那俗氣的字畫點綴，只用十元鈔票糊墻。無奈空有此願，連一張也未能保存。這時忽然見着這個大數票子，一張便有十個十，也可說是有一百個一，而且數目比十元加十倍，美術價值當然也高十倍。他這時不知是驚是喜，直有些昏迷了。心想這樣大數目難道真會給我？我難道真能得到這東西？一百元哪！財主也不會隨便給人，莫非他拿錯了？又莫非我在作夢？接着腦筋一動，就決定管他怎樣，我且接過再說。想着忙一伸手，快得就像搶奪一樣。那知車中人

比他來的更快，霍地將手縮回。警士暗叫糟糕。心中埋怨自己，怎儘怔神兒，不早接過，如今他覺察拿錯攻回去了，就眼巴巴瞧着那男子，見他並未將鈔票放回袋裏，仍在手中搖擺着。微笑說道：「這個給你，你要替我帮點忙，成不成？」警士一聽還有希望，忙道：「老爺，什麼事？您吩咐。」在他稱呼老爺，以爲已極盡巴結的能事了。那知被巴結的人，並不滿意，反似受了侮辱。那男子大約對階級稱呼，極爲注重。竟一沉臉兒道：「什麼老爺，你可會說人話？就是你們局長，見了我也得呼黃大人……」警士聽到這裏，忙又立正道：「是是，嘛嘛，大人，大人吩咐。」那男子才點點頭，用雪茄向他指點着道：「我吩咐你的，並不是什麼大事，而且也許沒有事。你聽明白，我就要進這旅館去，找個人談談。少時若是有人吵鬧起來，你不要理會，要有人來喊捕警，你最好推辭不進去。就是進去，你也要盡力調解，不要帶案，你可辦得到？」警士聽了，才知這張美術鈔票裏面，是大有干係，拿着有些扎手。但捨了又覺得摘心。囁嚅說道：「這……這怕……知道要鬧出什麼事來？」那男子道：「你放心，不會鬧什麼事。我爽快把細情告訴你，這旅館裏住着一個唱戲的女人，原是我的小老婆。今年夏天才從我家出來，

就在北京又唱了戲。唱戲我不管她，最可恨仍舊頂着我的姓，現在居然又來天津唱了，簡直誠心抹我的臉。我這是來和她交涉，教她改姓，別再給我丟人，她依了自然沒事，她不依我就得出口氣，給個樣兒瞧瞧。反正絕關不出人命，你應了就拿這錢去。」警士正在計算利害，猶疑未答。那男子已用另一隻手，由背心小袋內取出一張名片，遞到他眼前道：「你看看便知我是誰，可是不要對人宣揚，你就爲這個把差事掉了，我也能給你另找位置。」警士瞧那名片上整整印着三個大字，是黃容蓀，不由嚇了一跳，心想今天想不到遇見了這一名人，怪不得他出手如此闊綽。

原來這黃容蓀本身只是個紈袴子弟，所以成爲名人，只仗着兩種好處，一種是先世餘蔭，他的祖父是前朝顯宦，在外領過兼折重任，在內也過台閣大臣，死後謚爲貞愨，子孫爲紀念先人榮顯，名子也跟着排下去。因爲這位顯宦名叫敬容，所以兒子取名幼容，孫子取名容蓀。這樣便可表明世澤綿延，人們一見這個寶貴容字，便都嘖嘖稱說是貞愨公後了。不過後人嫌愨字上半段，是甲殼的殼字，覺得不雅，故而寫作貞恪，這就和黃容蓀因爲孫字太俗雅趣，硬添個草頭改作蓀字，一樣道理。然而無論如何，他總是名

官之後，在襁褓中已經是有地位有福澤的人了。第二是他令祖在世時候，一面替公家立了許多功績，一面自己開了無數資財，直是財運銀流，利勝劍山。他的令尊又幹了一生實業，仗着多財善賈，凡是有利之事，無所不爲，縱乎天下之利皆歸焉，把家業更弄得興盛非常。到了黃容孫，却因生長羅綺叢中，他涵金銀之氣，膏粱之腴，造就成個紈袴子弟模型。既不會服官也不能爲賈，閒居抑塞，無所建白。然四男子漢終要有所作爲，更應克紹箕裘。譬如上輩是讀書人，後代就該繼續書香。黃容孫却自幼只看見家中有錢，覺得無該從錢上繼承先業，然而他沒能力掙錢，那麼就只可花錢吧，把兩代攢集而來的財產，盡量揮霍，聲色狗馬，嫖賭吃穿，足這麼一折騰，論理這是敗子行徑，應該爲人不齒了。然而結果適得其反，他不特在社會得了聲名，人們談到豪闊的人，總得首屈一指，而且他祖父貞恪公歷久湮沒的舊名，也藉着這位賢孫重振起來，不特他自稱大貞恪公如何如何，人們只一提他，便會自然的紀念貞恪公了。因爲黃容孫善於流通國寶，調劑金融，無形中造福社會，加惠貧寒。再加妻慕和嫉妬的人信口傳誦，把他造成個箭垛式人物，譬如在妓院中拋散錢，令妓女裡體爭奪；在高塔上飛散金葉，看市人奔走

尋覓；以及納妾身價三萬元，造成空前紀錄；汽車一買十幾輛，轟動國際商場。諸如此類的事，幾呼婦孺盡知。這警士自然日久印入腦中。這時一見名片，便知自己走了子午正運，遇到財神了，把眼前財神的闊綽聲名，和自己的低微職位，些許收入，互相比較，他既允許栽培，自己又何所顧慮，還不趕巴結。就又行個軍禮，恪恭說道：「是，是。就依大人吩咐，一定照您的話辦。您……您……」底下想再說幾句奉迎的話，無奈腦中被希望漲滿　神經失常　想不出好聽的詞兒。那黃容孫已點頭說了聲好，把那百元鈔票向他一丟，就跳下車來，直向旅館門內走去。警士望着他的身影，好似發着光氣，態度更是坦蕩，一種橫衝直撞，旁若無人的樣兒，暗自讚嘆闊人氣派到底與衆不同，怎麼他走路那樣大氣，身上衣服雖也只是綢緞，怎到他身上就那麼光彩。直到黃容孫走上樓，他才轉身欣賞那張鈔票，隨即藏入衣服深處，自走到崗位上，聽候消息去了。

現在先按下門外不提。且說門內三層樓中，第九十七號大房，也就是警士所見燈火輝煌，琴聲作輟的那間房子，裏面非常熱鬧。原來是女伶黃柳鶯的臨時寓所。這黃柳鶯本是極紅的旦角，原名是楊柳鶯，在去年嫁給黃容孫，入門未及半載，就脫輻下堂。大

約是因爲贈送問題的爭執結下很大的惡感。柳鶯回到北京，住了些時，就有許多人慫恿她重現色相，登台唱戲，柳鶯也看到凡是女伶嫁人後出演的，都能轟動一時，因爲報紙上登的婚變案，已算代登極有效力的廣告，引起社會注意。而且當女伶未嫁人前，凡是願曲周郎，難免存着非非之想，好似認爲孀孩女伶，眞個是大衆情人，人人都有攀附之望。就好似共和國大總統，人人都有被選希望一樣。然而大總統只有一個，女伶也只能嫁給一人，及至嫁人以後，那些摸不着的周郎們，難免發生一種惆悵心情，感到美人已歸沙叱利，後悔以前領略太疎，競爭不力。及至那女伶下堂，重爲馮婦，周郎們彌補舊日缺憾，還有不盡力狂捧的麼。就爲這兩種原因，嫁人出來的女伶，無有不紅。有的女伶嫁人後已安心度日，樂賦唱隨，却因看見這種現象，竟而勾動泥絮禪，又作飛殿之想。何況柳鶯已是自由之身，脫然無累，又何樂不爲呢。於是就上邀捧客，下招走狗，籌劃組班，好在有人助錢，有人盡力，不多日就組成一班。柳鶯自挑大樑演唱，却把她本姓的楊，改成黃字，不知是表示不忘舊義，紀念前夫？却是別有用意？演唱幾期，果然紅得發紫。又加柳鶯善於敷衍外界人士，更能以小恩小惠，利用一般戲忙子，狗腿子

，以及戲報兩棲類的人物，大家一陣亂捧，黃柳鶯三字居然轟動九城，流傳萬口，便有人關門坐皇希，用筆尖胡加封號，什麼四大坤旦，八大坤旦的，把黃柳鶯捧在首座。天津的戲院見她如此聲光，覺得接到天津作個首次獻演，必能大賺其錢，就紛紛派人前去邀請，然而柳鶯端架拿糖，阻三推四，只不肯應。直到這次天津春華大戲院以最惠條件，托人關說。柳鶯見包銀極大，風頭極足，才帶着她的配角和許多隨從人等，一齊前來。她的隨從隊伍，包括有什麼管事主任，交際主任，道具主在，宣傳主任，雜務主任，只跟包和梳頭的，不名主任而名爲員，但這個比昔日軍閥的八大處還要熱鬧了。不過這些主任中，除了倒噴場中的伶工，就是落魄無聊的文士，柳鶯腦筋一顯，知道在這種時代，非仗着宣傳聯絡，不能成功。所以網羅一班賢俊加以豢養，寵以名位，這班人也就榮幸如加九錫，誓死圖報了。

柳鶯一行到了天津，受戲院的招待，就住在這家頭等旅館。柳鶯住的頭等房間，其餘諸人以次遞降。出演用拿手本戲打泡，果然成績特佳。一連三天，都在開場便掛座滿牌。今天柳鶯演完夜場的驪珠夢，回到旅館休息。戲院主人伴送回來，周旋一陣，告辭

走了。柳鶯正倚在大銅床上，看着她那半老徐娘的老姨兒吸鴉片烟。這位老姨兒向來被衆大稱爲來源不明，但她自稱是柳鶯的長親。實際只是柳鶯的內庭待從，近身跟包，一個半上半下的人物。這老姨平日原不配在柳鶯榻上吸烟。只因她人在旅行之中，常恢復江湖的行徑，不甚分別階級。而且柳鶯近日爲着演戲勞累，也上了幾口癮，自當一份烟具。老姨兒在侍奉之餘，也就揩油在她榻上吸了。柳鶯住的房間，原分三室，頗爲寬闊，這時竟被人擠滿。除了他住的這間較爲清靜，外面二室都極嘈雜。因爲人大處人員，正集合借她這裏辦公，這本是向來規例，柳鶯既可隨時監督他們，他們也可隨時向柳鶯請示。又加明日夜場出演新排的全本洞庭龍女，有好幾個東方戲院的班底配角，需要臨時攢鍋，也叫來在這裏排練。只見在外間房中的一角，有六七個剃着光頭，或者留着頭髮，而額上剃着月亮門的人，有的吸着旱烟袋，有的搓着核桃，都是一臉的粉墨餘痕，一嘴的工工四車上，或坐或立，圍成一圈。中間有一個柳鶯劇團重要丑角綽號攢鍋大王的胡二麻，給他們講說比劃。這胡二麻運用着一柄冬夏不離的扇子，忽而拿在手裏，忽而插在頸後，口裏念着傢伙點兒，抬手動脚，歪嘴努眼。一會兒拉個架式，一會兒打個

轉身，忽然從座下拉出個人來，揪着轉彎兒，口中連念白代清唱，外加咚咚喹其喹。鬧完一陣，再拉起另一個來，一同走着悄步，嬝嬝娜娜的作些身段，又學着旦角聲口念上兩句，隨即放下這人，再拉別個比劃。這情形若在外行看來，簡直莫明其妙，但那圈內的人，似乎個個都能心領神會。圈子外面，靠墻一張方桌，三面各有一人在伏案寫字，桌上放着許多報紙和手抄的劇本信封箋紙等類。原來這是宣傳處，處員正在忙於工作。因爲一切宣傳稿件，都早已發出去了，但是今日在某家報上，發現了一篇攻擊柳鶯的文字，宣傳處職責所關，自應努力對抗。就決議儘這一日中，造出二十篇以上的評劇文章，內容各個不同，署名各個相異，昌充天津社會上觀劇人士的意見，投向各家報館，以壯柳鶯聲威，並且痛罵那個攻擊的人。但可憐這班宣傳處員，多是自幼失學，只由小報上學了些油腔滑調，便自命爲文人的，腹笥極其有限。如今爲着巴結飯東，自己給自己出了難題目，實行起來，才知用一種意思，作出許多篇不同的文章，是太難了。三人搜索枯腸，狂揮臭汗，從日天幹到深夜，還在那裏受罪呢。在這宣傳處公案的案邊，燈影之後，就是一個梳頭員和那老婊兒們兒子在班裏幹碎催的，在那裏悄聲的用撲克牌賭十

點半。却不知賭什麼來，只見梳頭員剪一廳了，便抱住了老姨的兒子狂吻一陣。老姨兒子紅着臉掙扎開，用手指着對室，對他搖頭，那神情十分玄秘。其實老姨兒這時候那有工夫看到外面，正用全神應付着柳鶯和烟檜呢。

她燒着烟問柳鶯笑道：「您怎麼半晌不說話？想什麼呢？」柳鶯搖搖頭頭不作聲。老姨兒她似乎不高興，知道正是自己給開胸順氣丸應用的時候了。就笑着道：「今天瞧見一擋新鮮事，說給您聽，您就知道叫座兒的能力了不得哪。北京有個捧您的，這人您也許留神。咱們在北京時，不管在吉祥華樂，或是中和，也不管是早晌燈晚兒，只要您一上台，在前二四排總有那個窮酸座兒。長得臉黃肌瘦，頭髮像一團茅草似的。穿的總是冬夏長青那套賣膩子洋服，您可留神這人麼？」柳鶯搖頭道：「向來沒瞧見過，我不信窮酸也肯花塊兒八角的聽戲。」老姨微笑道：「他那是聽戲，簡直着迷呀。我們可早就留上神了，您不信問胡二麻。有一次您在吉祥唱雙鈴，前面饒了滿遊界關，胡二麻配的丑兒，說到龍攢一竅的時候，胡二麻瞧見那窮酸正在二排上吸紙烟，還拿他抓了回哦，鬧的那窮酸臉紅脖粗，座兒都鬨起來。連您也笑了，」柳鶯哦了一聲道：「這一說我

有點兒記起來了，難怪他那副模樣兒，還往人羣裏擺。你怎忽的想起這個人來？」老姨放下烟槍，坐起一拍膝蓋說道：「我不是想起他，是今天看見他了。別瞧不起那宗窮斷筋樣兒，居然還闊老似的滿世界趕着捧憑。這比從上海坐飛機來起北京的義務戲還了得哪。知道人家火車票，是怎麼當賣折拚來的。」柳鶯道：「你怎麼就知道他窮到這個份兒？他也許很富裕，只不講究衣服。」老姨兒笑道：「您聽我說啊，今兒晚上，您不是被金融銀行趙行長請去吃飯麼。我到八點多鐘，就先到東方戲院等您。進門遇見那個小二號女招待，就站在票櫃旁邊拉皮科兒。瞧那些買票的人，像擠粥似的。我一眼看上北京那個窮酸，也在人羣裏，好像是買過幾天的票。在找錢的時候，袋裏帶出一疊小紙，落到地下，他並沒有知道，就走出去了。小二號眼快，過去拾到手裏，還當是得着外財了呢。就和我躲到僻靜處打開一看，原來是三張當票，一張還是北京帶來，天橋北首那家泰裕當的，當價是三錢二分七銀子，兩張是天津新當的，票上墨漬還濕着呢。總共才兩塊多錢。小二號直罵晦氣。把兩張本地的賣給管鍋爐的老崔，落了三角錢。那張北京的送給了我，等回去贖出來看看，若是合式衣服，就給我們大椿穿。」說着聳了聳肩

，撲地倒在枕上頭：「這搭事夠新鮮吧，方才我跟那寫字的盧先生說了。他說這段兒很好，明兒他作投稿子發報，給老板刷刷色，教人們知道老板有多麼大魔症。」柳鶩笑着呸了一聲道：「什麼魔症，魔力，別混撰文了，你才有魔症呢。」說到這裏，忽聽外間屋裏有人唧唧喳喳，似乎吵嘴，聲音甚小，却嘈嘈得令人耳煩。柳鶩欠身向外看了看，見是那個低級戲忙子，六等報混子而實際戲報也不收的祝矮子又來了。正在那裏向管事主任許鎖住作揖請安，叫了二大爺，又叫老爺子。許鎖住却只搖頭擺手，揮他出去，柳鶩索日本把這祝矮子開心醒脾慣了。就叫道：「矮子你又幹麼來了？三更半夜，還不回去吃你媽的咂咂兒去？」柳鶩言中的你媽，無形中便是祝矮子老婆的代名詞。因爲祝矮子的老婆以身材魁梧著名，祝矮子僅能齊到她的乳下，所以留下一句吃咂咂的笑話。這祝矮本名祝守珪，但大家諧音叫他祝瘦龜。這或者和那魁梧的老婆有聯帶關係；但這綽號却隱着一種悲劇，因爲人變作龜，應該胖肥，不肥又何苦變龜？然而他竟仍極瘦，未免可憐。他的生活向來只在伶人和報館兩方的空間，對伶人說和報館有來往，對報館說和伶人有關係，再一面造些伶人消息向報館換錢，一面再作點捧場文章，向伶人索謝。無

奈他作品太低，行事太鄙，難得重視，只受挪揄，辛苦所得，還未必能供一飽。這時祝矮子聽柳鶯在內室問話，不啻如聞綸音。就一直奔進來，向柳鶯連點頭，帶鞠躬，外饒一半請安的姿式，行了個雜樣兒的全禮，笑嘻嘻的叫聲二姑可好。論理人們對挑班正角，多是稱以老板，祝矮子却跟隨着家人和僕役的稱呼，以示親近，並表諂媚。隨又轉身對那老姨兒叫了聲老姨，把兒字的尾音減去，發音又十分鄭重，令人聽看疑惑這老姨，是他令堂的姐妹，他是老姨兒的甥兒，雖然他的年紀比老姨兒還大半旬，但自覺不失便宜；朝裏有人好作官，既要從柳鶯討飯吃，怎能不巴結她的近人呢。這時柳鶯已不耐煩的罵道：「矮子，你半夜三更還來嚕嚕什麼？難爲你還敢上我這兒來。上回在北京吉祥後台，我丟了一付小鑽石鉗子人人都說是你偷去的，我也知道是你，可並沒有追究。你幹麼又自己找雷來？」祝矮子聽了，臉上有點發紅。隨即裝作若無其事擺手陪笑道：「二姑娘您別聽他們亂說，這是仇口。說不定誰偷了去，誠心誣賴我；您別屈死好人笑死賊呀。」柳鶯呸了一聲道：「你還是好人呢？我想罵你，只怕罵了還得刷牙漱口。你快給我滾吧！」祝矮子聽了，垂手直肩的唯唯兩聲，又道：「二姑娘我就滾，來您吩咐管

事大爺一聲，把我的錢打發了吧○」柳鶯詫異道：「打發什麼？你……」祝矮子這邊猛把手裏的一小捲報紙打開，遞到柳鶯面前道：「二姑娘，您瞧我矮子出了半天臭汗，在這兩張報上捧您老人家，還不得放放賞○管事大爺一個子兒也不肯給○央告半天才賞了一毛錢，教我怎麼接，還不夠買信紙信封的呢○二姑娘您行行好吧！」柳鶯搖頭道：「去，去，凡是本地報紙，我們自己都有稿子送去，還用得着你這塊料捧場○你別朦事，從半空裏抄蠅蟲兒○」祝矮子展開了報，指着道：「你給各報館去稿，管保這兩家沒有去過，不信您看○」柳鶯開言，隨着他的手指一盼睞，果然見這兩張報是自己向未見過聽過的○一份名叫現世報一份竟叫作花花世界，篇幅都是小如手紙，印刷更比街頭賣的小唱本兒還加難看，祝矮子指出兩段相同的短文，大聲念誦道「您看，這題目是坤伶大王黃柳鶯○底下的文兒，是我費盡腦汁兒想出來的，這可不能把肉埋在飯裏，您聽着○坤伶大王黃柳鶯，歌喉流麗，唱腔工穩，實乃中外少有，古今所無者也，彼梅蘭芳程砚秋，皆當退避三舍何足道哉；如今女伶章遏雲新鶯秋等，更不足提矣了○柳鶯剪髮天足，舉止摩登，大有閨閣之風，毫無青樓之習○凡久走胭脂場者，無不稱讚，故有山陰道

上應接不暇之勢，論其扮像華貴頗似梅博士，唱工婉轉，宗法程玉霜。戲終完全模仿章新二人，如驪珠夢，春閨婿，皆爲拿手。此次來津，尤其紅得發紫，顧曲周郎，趨之若鶩，讀者不信，試往一嘗，方知言之不謬也。」念完又指着後面的署名，大聲道：「您瞧這兒不是寫着祝守珪來稿。這五個字是咱的老招牌，天津北京敢說沒人不知道，二姑娘就衝着這段兒，不得給我換換李麼？」柳鶯聽着裏面的詞兒，不能甚解，只撇着嘴兒道：「這是什什麼陰山背後的報，我用得着你捧，叫不來三個半樓上給排的座。」祝矮子道：「就只當這報沒勁，也是給您助威，那不只叫三個半座兒，您給幾塊也不寃哪。」正在說着，忽然那宣傳主任走過來，向柳鶯道：「老板趁早給他兩個嘴巴，您沒聽見他念的詞兒，不知從那兒抄來捧窰子姑娘混帳話，簡直是罵人！」柳鶯聽了，也猛悟道：「對呀！別的我不懂，記得他念的有什麼剪髮天足，我不剪髮天足，還梳辮頭裹小脚兒呀，別扯你媽的淡了。」說着果然一揚手，就給了祝矮子一個嘴巴。那宣傳主任又激事道：「這還不算，問問他青樓兩個字怎麼講？」祝矮子捧着挨打的嘴巴道：「那有什麼你別不可憐窮人。得了，二爺，明兒我請你成不成？」柳鶯喝道：「把這小子提出去。

永不許他進門。」祝矮子才作揖打恭的，說了句二姑娘別聽過耳之言，那宣傳主任已過來推他，一個踉蹌，便到了門外，祝矮子吃虧身小力薄，直被推到門外，自知無望，便翻臉罵那宣傳主任道：「你這歪毛歪嘴的小子才吃的幾天砲飯，爺們露臉的時候，還沒你哪。告訴你，梅蘭芳的紅，就使着我祝守珪來稿，如今你在老板跟前擠我，當你是忠心保國哪！」宣傳主任滿沒聽提，立把他叉出門外，把門關上。正在大家好笑，忽見門兒一啟，那祝矮子又探進頭兒。那位正在說戲的胡二麻，恰對配角表演過場，進到門際，隨手就給了他一扇子，喝道：「還不快滾」，祝矮子這時已恢復脅肩諂笑的本態，叫道：「爺們，我跟管事大爺說句話。」那位管事主任正吸着旱烟，聞言立把烟袋由嘴內幹的聲拔出，同時由齒縫激出一口唾沫，才罵道：「滾你的吧，找我幹什麼？又替你老婆攬生意呀！」祝矮子苦着臉陪笑道：「大爺，方才你不是給我一毛麼？」管事主任接口道：「你不是嫌少？現在沒有了。」祝矮子拱手道：「大爺，給我吧，這會兒我不敢嫌少了，你爺們飽人不知餓人飢，我從白天就出來奔命。在新開張的大樂戲園後台，當了半天碎催，倒教他們把我跟戲腿的一塊兒趕出來，沒落一個大。又上長發棧去瞧雷老板，

他太不夠朋友，也不知是眞會着客還是假會客，竟不敎我進門兒。天夕趕到趙夜珠家，想賴她一頓晚飯，可恨她那老鴇子式的娘，竟不給我添雙筷子，賭氣出來，正遇上三馬路有家辦白事開吊的，就進去朦一頓吃，那知去得太晚，人客多散完了，剩下幾個當知客親友，我跟着坐到席上眼看魚翅都到嘴了，那知水淺藏不住魚，他們竟看出我是門生吊。虧得主家厚道，沒往外趕，敎我跟着茶房一塊兒吃了頓雜合菜。出來又奔了十幾處，都沒奔出錢來，不怕爺們笑話，我的老婆，幾天打花會入了迷，成天逼我，空手回去，就進不了門，上不了坑。就是進了門，也得過熱堂。大爺行好，給我那一毛錢吧，有一毛錢也比空手兒好。」說着又作揖不已，衆人聽着都笑不可仰，那管事主任掏出隻銀角子，向他擲去，正從祝矮子頭上飛過，滾落在外面甬道上。祝矮子立刻霍地轉過身，像跑狗場狗追兎似的追那銀角子去了。衆人哄然一陣笑罵，柳鶯在內室也聽着發笑，隨即倒在榻上笑道：「什麼玩意兒！眞給他們祖師爺現眼。」老姨兒道：「喲，他們還有祖師爺哪，不知道供誰？」柳鶯道：「我想準得供一棒雪的湯勤」。老姨兒道：「也得兒配，湯勤還是湯老爺哪，他到處都比人矮一尺低二輩兒。」說着又向柳鶯道：「您從吃

完點心。還沒抽烟哪，這會兒來一口。」柳鶯搖頭道：「等等兒，你先給耿局長打個電話，請他過來湊四圈兒。」老姨兒道：「您今兒從完了戲就鬧身上累得慌，怎還熬夜打牌？再說也湊不上手兒。」柳鶯伸懶腰，倚在枕上笑道：「你怎麼這麼不開竅兒，莫非腦子也賣給藥廠，作鬼腦丸了？我就因爲湊不上手呢，才邀他來打牌。」老姨兒猛悟道：「哦，哦，對了，我才想起來。上回您說耿局長送給您什麼東西，別就是那個戒兒吧？」柳鶯點頭道：「可不是，就是在咱們來天津的第二天，他同我到盧風洋行去看首飾，我就看中了一隻鑽石腕鐲，珠子成色滿好，只是嫌中間那塊綠顏色不大正。洋行裏人說可以另換塊好的，我從一隻戒指上挑了一塊，教他們換到鐲子上，這一換就多出千數元錢，一共好像是不到六千吧，我跟老耿向來沒有過這麼大的注兒，也許這一下把他敲疼了，可是當時他滿不在乎的簽支票給了定錢。那洋行裏人說三天才能作好，他還催着加快，說定鐲子收拾得了。就給我送來。只是從那天以後，老耿就沒見面兒，今兒整是第三天了。」老姨兒聽着，牙咬嘴唇，從鼻孔出氣，哼了一聲道：「我說這幾天沒見他呢，原來……這風箏別要放斷了線吧？」柳鶯臉上一紅，似乎發恨道：「他敢，想白佔

我的……」說着忽把底下的兩個字嚥了下去，只凝視烟燈出神，不再言語。老姨兒察言觀色，便明白耿局長這雙珠鋼，並非友誼的餽贈，而是某種交易的報酬。那交易當然發生在去盧風洋行的那一天。今日柳鶯似有所思，容易觸怒，幾乎把跟人全罵到了，原來是這原故。自己趁早知趣一些，別再胡亂開口，自找不痛靜。就陪笑站起道：「這會兒他一定在家，我打電話去，他的號碼是四局八八零二，對不對？」柳鶯今道：「好記性，只聽說一次就記得住。」老姨道：「是他那回告訴您電話號碼，他那伶調兒說到八八零二聽得好像爸爸領兒，我一好笑，就記住了。」柳鶯大笑，老姨兒見居然逗得喜顏大開，自覺立下奇功，得意洋洋的，扭着那有宜男相的肥臀，抬着那老改組派的半大脚，走出外間打電話去了。

她才走出，忽見門兒一啟，從外而走進兩個人來，一個年約五十多歲，衣服華麗，是個富人模樣，身體並不甚胖，但一張臉却虛腫得像河漂尸一樣，兩隻眼細如一線，嘴上黑忽忽似爲鬍鬚，細瞧是光板無毛，大約是一向刮剃太勤，所以遂成這無毛直豎的嘴頭。這人年紀不大，却未老先衰的用人扶掖，旁邊的一個年少僕人，一手扶着他，一手

還拿着個很大的紙包兒。兩個人一拖一拉，一頭一頭的，直走入內室，看那情形好像小學生遊戲的三足[illegible]走一樣，實不如個人自便概爲利落。柳鶴不見這二人進來，臉兒立刻沉得冷冰似的，口裏念念有詞，作着無聲之罵。但等那二人入室，到了近前，臉上忽換了不自然的笑容，懶洋洋的坐起來，從鼻孔發出聲音道：「孫六爺，這早晚從那兒來呀？」那位虛腫的孫六爺，望着柳鶴一笑，眼兒更收縮得似有如無。不等主人讓坐，就已被那僕人安置在床上。他先不和主人寒暄，且自交代自己的排場。摘下帽來，脫下馬褂，都由那僕人用熟練的手法接過去。他才向柳鶴說道：「你今兒的戲，太好，太好，就只那一節妙舞，說什麼翩若驚鴻，婉若遊龍，簡直是天仙化人下降凡世。我實在五體投地！五體投地！」說着又啊了一聲道：「我今兒是給你送點禮，以表慰誠，請你賞收。」隨向僕人叫道：「來呀，把帶的東西拿來。」那僕人先垂手嘘了一聲，才走到棹前把手中的紙包打開。柳鶴心想這孫六莫非也對我有了野心，竟送起禮物來，看這包兒，裏面大概是幾件衣料，我是受好不受好，受了只怕他所持者寡，所欲者奢，竟然不自量的糾纏起來，難於應付。但若不受，又恐絕人太甚，得罪了他。正在躊躇，那僕人已把紙

包兒打開，裏面却非衣料，而是裱好的卷軸。雖然看不見內容，但可決定是字畫之類。柳鶯暗地把嘴兒一撇，就又歪在床上，不再理會，只等孫六爺獻寶的時候，奚落兩句。那知這位孫六爺並不把那字畫捧獻，反而舉目四顧，向牆上相度地勢。忽指着迎面空牆道：「就是這兒，你快動手吧。」那僕人似乎早已得過吩咐，聞言一應之後，便搬了一張椅子，放在牆下，隨卽踏在椅面上乃從身上取出自帶的鄉頭和鐵釘，就在牆上嚕嚕的釘起來。柳鶯大詫道：「你們這是幹什麼呀？」那孫六爺一面指正僕人手頭的高低斜正，一面回答道：「把我寫的字掛上，省得你自己費事。」柳鶯心想我自己絕不費這宗事。就道：「得了，房子是人家旅館的，又不是我的家，再說這時候捶牆打壁，多麼挨罵，你就免費心吧。」那孫六爺漫不經意的道：「不要緊這就完了，你知道有我孫駕千的字掛在這兒，替你長多少聲價。」說着那快手的僕人已把幾個釘子釘好，隨卽取了那六隻卷軸，一一懸掛起來。原來是六扇屏兒，孫六爺教僕人出去，便向柳鶯道：「你看，這是我前兒連作帶寫，忙了一夜才赶成的，又教文蘇閣給裱好，才送了來。你瞧，這是我特爲你作的春鶯曲，文筆直追白樂天的長恨歌琵琶行，比易實甫的梅郎曲什麼的，敢

說勝強百倍。你得了這一篇，可就附着我一塊兒傳了。你快起來瞧瞧，這是我十年來第一得意之作，旁人就送我幾百，我也犯不上費這氣力。」柳鶯咬牙裂嘴，作出懶得像抽去骨頭似的道：「瞧什麼呀，你寫的自然是好，我這兒謝謝得了。」但禁不住孫六爺苦苦敦促，只得立起來，不撩眼皮兒瞧了一下。見那上面一行行的字，顏色倒是又黑又亮，這字體寫得七歪八扭，千奇百怪。有的肥黑饅頭，有的乾如鷄爪子，尤其每個字的樣兒，都寫得見楞見角，好像昔年女人纏成粽子式的小脚兒。因爲夾行帶草，柳鶯一字不識，直看到最末一條，最末一行，才發現了面熟的字，頂頭第一二個字，是她的芳名柳鶯，自然不待介紹，一望而知。而且眞蘊巧了，底下兩個，她居然也能認識，第四個字是雁門關的門字，柳鶯新近才排演這齣戲，當然一見如故。但在鶯字之下，門字之上的第三個字，筆畫極爲簡單，柳鶯端詳了半天，也認得了，不由粉面生嗔，向孫六爺叫道：「這是什麼話？人家寫對子，上款兒都稱呼我女士，你怎麼管我叫大門哪，你趁早講明白，別打算暗涵挖苦我。你才是大門。大門承重，頂靈打旛，還承家產哪！」那孫六爺在柳鶯看屏時，他也正搖頭擺腦的念誦上面自撰的佳句，忽被柳鶯這一鬧，初尙莫明

原因，竟翻着白眼，問怎麼怎麼，及至隨着柳鶯的手一看，才知她把那上款柳鶯及門的及字，給認錯了。自己所寫沒有外婆家的奇怪字體，向來寫一次是一次的樣兒，連自己也沒有準譜兒。這次的及字，可不是有些像大字，怪不得柳鶯認錯。就啞然笑道：「你認差了，這不是大字，是個及字。」柳鶯撇嘴道：「瞎說，我就不認識字，還聽過萬人迷的相聲呢，他說子路過見個女子伸着胳膊，立個騎馬式，問是什麼字，子路認出是個大字，子路又照着那女子的樣兒，站好架式，問她是什麼字，那女子認出是個太。兩個人各自佩服才學高强，商量商量，沒發帖兒請客，就辦了喜事，一同回家過日子。你看這個字不是伸胳膊叉腿，怎說不是大字？」孫六爺道：「這左胳膊跟左腿，不是有條黑道兒連着麼，就差在這一點。周朝的古隸書及字都是這樣寫法，莫說是你，現在全中國也未必能懂了。」柳鶯道：「就算是及，這及門又是什麼？」孫六爺聞言，退坐在椅上，把右腿搭在左膝頭，手摸着沒毛的嘴巴，迷縫着眼兒，現出十二分得意，搖頭擺尾的道：「你現在已是我的及門，我應該誨人不倦，細細的給你講，門就是門墻。俗語上有一句夫子之門墻，入了門墻，就好比試受過教導。你是我的及門，就是進了我的門，這

還是個謙詞，說是此於到了門口，還沒登堂入室。」柳鶯皺眉瞪眼的道：「沒有的話，我幾時進過你的門？還不知你家住何方呢。怎麼着，你硬賴我上你家裏去過，我為什麼去？幹麼兒去？誠心敗壞我的名譽呀。」孫六爺搖頭擺手的道：「你全弄錯了。簡直的說吧，及門就是學生，我稱呼你作及門，就表示是你的先生。」柳鶯似乎說異到沒方兒，大陰兩眼說道：「什麼？我的先生？我當初拜過王雲卿王先生，李寶琴李先生，去年又新拜了胡吉瑤胡先生，就只這幾位先生。怎麼半截腰裏，又出來你也是我的先生了？請問那段慢板是你教的？那段流水是你改的？那幽本頭是你給的？那個身段是你排的？你又這兒先生了，誰家後門抱出來先生呀？你別瞎扯了，快把這幾扇屏收回去。孫六爺，這回不能怨我了，你若不往上寫這個混蛋，咱們人有臉，樹有皮，誰好意思替誰的臉。」說着走過伸手就要扯那屏條。嚇得孫六爺橫遮豎攔，拚命救護，一手當着柳鶯，一手指着屏條下款上自己名字道：「你知道這個字能有多大力量，旁人給我當及門，我還不要哪。告訴你我的經驗之談，凡是藝人，不文雅的總成了大名，你沒看見人家梅蘭芳會畫，程艷秋會寫，就是大鼓妞兒也得來兩筆花卉，才能得人另眼相看。我這是特別

捧你，所以收你作個詩弟子，外面若知道你是採鴛千的學生，那才叫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再說我也借着你出回風頭。這是魚幫水，水幫魚的事，你樂得的呢。」說着見柳鶯默然不語，以爲她已默認了，就又說道：「這六扇屏拿到當舖去，也當幾塊錢，不但字好詩好，將來準得印在我詩集第一篇上，萬古流傳。你聽着，這上面都把你捧上天去。」隨即閉上眼把頭兒在空氣中劃着圈子念道：「闌干十二門前有，誇兒三五佳姿首，聲似新鶯自姓黃，眉如春葉斯名柳，歌舞相尋暮復朝，容易纏頭百萬鎗，方矜玉釧光同腕，更索羅裙色稱腰，昨日遊人調錦瑟，……」念着忽覺身旁空虛，張眼一看，那還有柳鶯的影兒，原來這樣好詩，都念給墻壁聽了。急忙回頭，却見柳鶯已到了門際，正倚着床欄，和那老姨兒說話。那老姨兒說道：「電話這半天才打通，耿局長說今天正陪着一位京裏下來的朋友，不能來了；明兒午後兩點鐘，請你到文華飯店吃飯。」柳鶯一沉臉兒道：「希罕他，正經事不辦，只請吃飯，大清早誰高興去，你替我謝了吧。」老姨兒笑道：「呦！怎麼二姑娘您糊塗了，文華飯店不是也在光明大樓，跟盧風澤行在一層兒上麼？他您請上那裏，還會有跑的？」柳鶯聞言，才轉嗔作喜。就道：「那麼明們得早

些睡覺，明天好起早兒。」柳鶯這裏明是對老姨兒說，實際是給孫駕千聽，暗示逐客之令。老姨兒那顆水晶眼珠，還有甚麼看不出來，就順口答腔的道：「眞是水漫金山寺裏小和尚說話，今兒這廟裏有點亂，討厭鬼都來了，才打發了覷矮子，這又來了一個。」柳鶯問道：「誰呀？」老姨兒低聲道：「外面來了個女的，穿章兒別提多麼寒蠢。說是找您，我看八成是伸託跑報兒的，本想駁出她去，又怕不對二姑娘行好的心意，所以進來問問。依我就給幾個讓她走吧。」柳鶯道：「這人什麼樣兒？」老姨兒道：「看年紀不過二十，模樣兒好像還挺好的。」柳鶯納悶道：「這是誰呢？」說着回顧孫駕千，見他還在那裏凝神以待，好似等自己說完話還要繼續講話。向老姨兒道：「你把她叫進來，我瞧瞧。」老姨兒應聲出去，不大工夫，就又獨自回來，向柳鶯道：「這個人還挺拐古的，怔怔呢呢，不肯進來。只說請您出去說句話。」柳鶯更動了好奇的心，就穿過嘈雜的外室，出到門外，這裏孫駕千也自覺有些無聊，就搭訕着向老姨兒道：「你們二姑娘眞忙哪。」老姨兒道：「可不是，二姑娘只唱戲排戲，就累死了。還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來麻煩她，眞是討厭。吃虧就在她脾太好，若是我早把那些蠅蚊子都趕出去，不教在

這邊瞬瞬○」孫駕千臉上一紅，方要開口，却見外間門兒一啟，柳鶯由外面拉着個單寒憔悴的少女，直走進來○一面走一面說道：「你進來呀！這怕什麼！」那少女低着頭兒，看不見面目，只見頭上長髮似乎久未修剪，披在肩上，身上穿着件在兩月前還能適合氣候的藍布舊袷旗袍，頸上却圍了條不成顏色的毛圍巾，腳下仍是單鞋，通身都顯得瑟縮可憐，足下更趦趄不前，似乎自卑寒苦，不敢見人○但是那長身玉立的苗條身材，和身外瀰漫的美妙風韻，却是不爲寒儉所掩，令人瞧見便不由注目○因爲內外兩室的人，都是驚奇的眼光看她，使她更覺羞澀，俯首至臆○直到柳鶯把他拉至內室床邊，按坐床上，她還低着頭兒○孫駕千細一端詳，猛覺這女郎柳眉風眼，美麗絕倫，雖然皮膚被寒風吹得通紅，臉上也非常清瘦，但是其韻在骨，一種秀媚之氣，似比柳鶯還要在上○不過沒有柳鶯那種珠光寶氣，瞧着不由大發雄豔之感；暗叫尤物，尤物，又是一個尤物，尤其妙在楚楚可憐，簡直給幽居空谷的絕代佳人造個模型○孫駕千瞧着尤物尤物，但忽到自己舊作油詩那句：「只恨洋錢少，空逢尤物多，」不覺爽然若失○是時老媽兒見柳鶯把這貧女拉入房中，料着必有關係，就隨風轉舵，一時將從床上起，讓開座位，又

又去倒茶。柳鶯却立在那女郎面前，面現哀憐之色道：「碧瑩妹妹，你怎麼落到……我都差點兒不認得你了。既這樣怎麼不早點找我來。」這時老姨兒已把茶端來，聽柳鶯對這女郎大爲關切，就也陪笑遞茶，又遞紙烟，那被稱爲碧瑩的女郎，立起接過，低聲說不敢當謝謝，又說不曾吸烟。聽她的聲音。既低且顫，固然一半由於羞赧，但是路上因受冷而起的寒戰，還未緩過來。柳鶯道：「妹妹到了我這兒，不要客氣，你安心坐着，咱們慢慢的說。」碧瑩一經溫慰，面上更現出無限的悽惶，低聲道：「我只當您這兒夜裏清靜，所以這時候來，那知還是這麼熱鬧，眞不該進來，這不是給姐姐丟臉麼？」柳鶯道：「咳！你說的那裏話，皇上還有三家子窮親戚，何況咱們是誰跟誰？你不要拐古，我教他們出去。」說着瞧瞧孫駕千，見他正出神似的瞧着碧瑩。就先問老姨兒道：「你出去，把門帶上，告訴他們不許進來。」說完了見孫駕千仍是不動，就道：「孫六爺，請外面坐吧，您沒有瞧見我來了朋友麼？」孫駕千本來送這六扇詩屏，自覺不啻百朋之重，頗有大欲存焉！如今竟落得既遭冷遇，又被逐客，不由大爲懊喪。但是審情度勢，知道再也無可流連，只得把臉一沉，叫道：「來呀，告訴我的車夫點燈。」說着見自

己僕人並未在面前，就高聲叫道：「張泰，張泰，拿衣服來，混賬，這東西那裏去了？快叫他來，回多就教他這混賬東西滾蛋。」他這裏喝五吆六，房中的人都看着他笑，沒個答理，孫駕千自覺不是味兒，但官架仍不肯倒，就借着罵那僕人滿口混賬可惡，像喊口號似的，昂然走了出去。老姨在衆人譁笑聲中，他自出到外房，把內室房門帶上。

那碧瑩看着孫駕千的新奇唱做，覺得奇怪，在他走後，便問柳鶯道：「這位是怎麼回事？」柳鶯笑道：「這是神經病，半瘋兒，跟他就叫沒法兒，你知道吃咱們這行飯，那管是雜貓狗，不應酬圓了成麼？現在先說咱們的，你倒是怎麼了？」碧瑩聞言，不覺珠淚欲滴，凄然嘆道：「姐姐，咱門一恍已三年多沒見了，可是當初在北京遊藝園，一塊上台的時候，一程子常是形影不離，比姐妹還親你總知道我愛的什麼病啊！」柳鶯眼珠一轉道：「你的娘還是那樣胡鬧麼？」碧瑩道：「可不是，她永也改不了老毛病，胡吃混花，我賺多少錢也不夠她用的。你知道我那時在遊園唱得好好的包銀也不少，爲什麼平白地走了呢？」柳鶯道：「眞個的，那回你爲什麼走？我到如今還納着悶呢！」碧瑩嘆道：「就是因爲我娘，太愛揮霍了，鴉片煙每天總得一兩多，吃食更是講究，這還

是有數的花費，她又愛賭，三天兩頭兒上俱樂部，一輸了，我的行頭就全進當舖。再說賬也欠得沒數兒，每逢園子發包銀那天，家裏就擠滿債主，把錢立刻分散個乾淨，就爲這個，在園子裏總長支一兩月包銀，那次我娘又賭輸幾百，被人逼得要命，恰巧趕上哈爾濱有人來接，論理遊園合同還沒唱滿，還欠着人家包銀，絕不能去。可是我娘覺着在北京呆不住了，又見錢眼開，接了哈爾濱的定銀，强逼着我連夜上火車，開了小差，傾了許多債主，騙了遊園後臺。從此算賣了北京這條道兒，那知道外面也不得意，我唱戲那有高興，我娘又走到那裏全是賒借傾騙，鬧得沒人敢惹，只得另開碼頭。有幾次在外鄉淺住，受的艱難困苦，簡直一言難盡。直到去年，實在沒有法兒只可回到天津，既混得背盔撂甲，大戲院自然沒人約，而且又怕北京的舊債主聽見風聲尋來，所以只可上小園子改換姓名上臺。可憐一天兩場，也賺不了幾個大錢，還不夠我娘抽大煙的。以前還自己帶個胡琴，以後連胡琴也帶不起了，碼子越來越往前，份兒越來越見少，簡直歸了班底。這還不算，到今天夏末天，又遭的禍事。一個在天津三不管很有勢力的地痞，忽然看上了我，天天上家中打賦，簡直就想霸佔。實在攪得我忍不住，就把他罵出去。這

一來可糟了，那地痞恨上了我，帶了許多狐朋狗友到園攪鬧，戲園裏不敢惹他，只得把我辭了。我再托人薦到別家園子，他仍跟着去攪，弄得園子不辭我，我自己也就不能唱了。從此就算賦閒，沒有半個月，我娘仍是一點不將就，成天逼我罵我，又加她把附近十幾家大小烟館都賒到了，門口兒小雜物店裏，只紙烟賬就欠了六百多盒兒，房租也欠下幾個月，房東直往外趕，我連急帶氣，竟吐了一口血，病在床上。以後更像在油鍋裏過日子，好容易病好些了，有個鄰居住的房三爺，是個老混混兒，看我可憐，就去壓服了那些地痞，又替我找了園子。那知我的嗓子不知怎麼壞了，頭次打泡，就一字不出，鬧了個灰頭土臉，到醫生處去治，據醫生說在我吐血那次，聲帶受了重傷，很不容易復原，可憐我又沒錢治，只得守在家裏挨餓。直到如今，賒借的門兒，都已杜死，從入冬一冷，更別提受的什麼罪辜，凡是值一文錢的東西，都賣乾淨。我娘三天沒有煙灰喝，躺在坑上掙命。我自己整天不吃東西，都能忍着，只瞧她那折騰情形，直似刀子扎心。昨天才聽人說姐姐到天津來唱戲，我直尋思一夜，覺得沒法兒不捨臉來找您了，費了好些周折，才打聽出您的住處，還不敢白天來，怕給姐姐丟人。一說着瞧着自己身上褸然

說道：「不怕姐姐笑話，我這件衣服，還是借的。想着半夜裏來，瞧這裏必然清淨，誰想還是高朋滿座。您又非叫我進來，眞對不起。我但有一線之路，也不敢來抹姐姐的臉。」柳鶯擺手道：「咳，咳，咱們姐妹說不到這個，你也不用難過，這一點不怨你，都是你娘害的當初咱們不都是一樣嗎。記得在遊園時候，包銀才差幾十塊錢，起初還爲爭戲碼嘔氣呢，以後結了乾姐妹，才相好了。」碧瑩接口道：「我如何比得起姐姐，到如今不是天上地下了。」柳鶯道：「咱們姐妹就應了一句俗語，發財如作夢，倒霉如跳坑這是一點運氣，什麼能爲藝業，全是老謠，我若有你那麼位老太太，也早毀了，妹妹你不用發愁，姐姐都給你辦，現在自然用錢，要多少儘管說話。以後呢，也得打算一下。」碧瑩道：「多謝姐姐好心，我不敢太麻煩你，只求借幾塊錢，混過眼前這道關口就得，往後混到那裏再說那裏，俗語說救急救不了窮，我已經落到這樣兒，誰能長流水白供給啊。」柳鶯指着她道：「你怎麼改了脾氣，跟我還說這遠話。」說着立起，到物事櫃前開了箱屜，摸索了半天，拉出個大包裹。又向衣櫥裏翻了一會，才走回來，先把一疊鈔票放在碧瑩手裏道：「這是一百多塊錢，你先拿去墊補着花。還有那包衣服，都是隨

身帶的，你也拿去對付着穿，省得現做。我這次到天津，本是公局，沒帶什麼東西，要不然還可以多給你點兒。」碧瑩見她如此情厚，不由感激涕零，發着酸鼻聲音道：「姐姐，這太多了我不能……」柳鶯沉下臉兒道：「你若再說一句生分話，咱們就算斷了交情，這又算什麼，以後就是我回了北京，也可以……哦，我想起來了方才說替你打算將來的路兒，你就搭我的班兒，跟着走吧。」碧瑩聞言，似乎喜出望外，但隨又蕭然意沮，嘆道：「姐姐你眞太好了！可是不成啊，我壞了嗓子那能唱戲。」柳鶯道：「你不會專唱花旦，不用嗓子的戲。你當初老戲路兒，本就多半對工，再用心倒扯倒扯，憑你這個扮相，就是不能大紅，唱前三齣也足成了。」碧瑩聽着心中已然活動，但仍猶疑道：「萬一我唱砸了……」柳鶯笑着接口道：「沒有的事，你能說話不能，能說話就能唱花旦，唱兩句荒腔涼調，也沒包涵，你應的是花旦，不是青衣啊。再說成班的是姐姐我，還怕什麼，我新排的好些齣本戲，也正用個花旦跟着攢鍋，檢沒唱工的角兒派你好了。」說着似乎想起了什麼，就立起走到門口，開門探出頭兒，低頭說了幾句，隨即回來，繼續商量。碧瑩爲自身前途着想，又加難却她的好意，就點頭應道，但說：「因爲怕親害

病，自己也須稍作預備，暫時先不能走。柳鶯這次在天津只唱十天，再有六七日便要回去，恐怕趕不上同行。」柳鶯道：「那沒關係，可以定好日期，我派人來接你，只有一樣，我想教你娘留在天津，不要跟去，省得再毀害你，可以告訴她，不論你包銀掙多少，我準保每月給他寄百兒八十的來，足夠她吃穿住，外帶抽大烟打小牌兒的。」碧瑩聽了面色一變道：「別看我娘那樣，我還總是疼她，眞有點兒離不開，可是事到如今也沒法兒了，只她不受艱難，就離開也罷，總比守在一處挨餓強啊，只是她未必肯容我自己走。」柳鶯笑着搖了搖頭道：「我說句該打的話，你那娘可是親的麼？」碧瑩悄然說道：「據她自己說是的。其實我倒有親娘，只不是她，可憐早已找不着號兒了。大概她還知道我的根底。在五六年前，有一次她跟別人私下講話，被我聽見了，好像說我的親娘，已被兒子接到外省去，不會再來囉嗦了，那小子居然心地不錯，出門多年，沒有音信，一朝混得好些，在外面立了家，難得還沒忘老娘，接出去養活，這兒子算養着了。我聽了尋思自己原來還有親娘？那個兒子必是我的哥哥，當時小時，必是家裏貧寒，哥哥出外謀生，母親沒人養活，才把我給賣了，可憐我回來不知自己在這世界還有兩個親人

，只是如今哥哥混好了，能接親出去，怎麼不管妹妹，母親怎也忍心拋下女兒不問呢。我並不盼他們能救我回去，只想法瞧瞧我，見個面兒也好啊。當時心裏難過得要死，竟不加思索，就跪到這位娘面前，對她央求說，我已經知道有親娘親哥哥，可是您養我這些年比身父母恩德還大，就是他們來弄我回去，我都不能走，現在只想明白明白，自己的老根舊芽，求您把我親娘的名姓和家鄉住處，告訴我吧。我覺這話說得柔和極了，那知倒把她惹惱狠狠的打罵一頓。又說我就是你的親娘，還有誰是你親娘。可憐我十月懷胎，三年喂乳，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吸自己的血，費自己的心，辛辛苦苦多少年，把你養大，竟這麼沒良心，不知從那裏聽來的話把親娘倒看成假的，眞教世上養兒女的傷心。說着又哭又鬧，又要投河覓井，我在撅撅的跪着，央告了兩天。才算把這箱兒揭過去。以後那還敢再提啊。」柳鶯道：「既然這樣，你何必還戀着她，請個律師出頭，花幾百弄斷了也罷。」碧鶯嘆道：「每逢她教我傷心太過，我屢次這樣打算，可是一轉想就不忍了。她已經五十多歲，又老又弱，我一離開，準死無疑。雖然她行事可恨，又不是親的，天下她也不算狠。只是養了我這些年，總有點情分，我實在狠不上來。再說

她也沒有幾年活頭了，就對付着混吧。」柳鶯聽他無形中婉拒了自己的獻議，覺得不好再說，只得笑道：「你的心眼兒眞好，她也是運氣旺，遇上別人，早已丟得遠遠的了。」。說着忽見房門開放，老姨兒領着個提食盒的人，走將過來，收拾桌面把食盒的飯菜擺上，隨卽退出。柳鶯使讓碧瑩就座，碧瑩大爲不安道：「姐姐您太客氣了，又費這些……」柳鶯笑道：「這並非請你吃飯，只是敎你陪我吃點心。」說着就讓她就座，桌上是很精緻的六樣炒菜，兩樣湯菜，和一壺蓮花白酒，兩人面前各放着一盤炒年糕。碧瑩心知柳鶯應名兒是吃夜點，實際是恐怕自己尙在枵腹，故而預備這席豐盛食品，只可舉箸吃了些。柳鶯殷殷勸進，似乎怕她客氣不肯吃飽。吃過之後柳鶯倒在床上吸烟，自然要老姨兒伺候，碧瑩坐在床邊，因爲當着生人，只可說些閒話，好在重要問題都談過了。又坐一會，碧瑩看鐘已過兩點，就要告辭。柳鶯站起道：「我也不留你，就回去吧，可別忘了在我離開天津以前，再來一趟，好商量咱們的事。」碧瑩唯唯答應，柳鶯正要把那包裹遞到她手裏，忽然觸着她身上單薄的衣服，就道：「你等等兒再走。」隨由衣架上取下一件半舊皮大衣，向碧瑩身上一披，碧瑩愕然叫道：「喲，您這又幹什麼？」柳

鶯道：「外面太冷，你穿這個去吧，我已經用不着，就送給你吧。」碧瑩還要推辭，架不住那位善觀風色，久慣迎合的老姨兒，已經把她的手臂抬起，不由分說，就給伸袖兒穿上，又給扣着鈕扣，口中說道：「幹麼還客氣，你跟我們二姑娘是從小兒姐妹，有什麼說的，這很不算回事。就是不相干的人，求到我們二姑娘跟前，還大把錢往外扔哪，更莫說跟您了。要說這件大衣，倒是今年在北京介紹家作的，還是我跟着去挑的料子。只這條水獺大領，就是一百掛零，裏兒是花灰鼠，光裏是二百七，湊到一塊兒毛四百塊，二二娘就是這樣脾氣，沒有個半月就嫌舊了。其實現在身上這件雪花綢的光說時興，其實製價還不過百哪。」老姨這樣絮叨，一半是給柳鶯灌米湯，一半是心懷嫉妬，瞧着這件值錢東西，平白送給這窮丫頭，她知道從那頭兒穿，沒的把她燒死，論起親疏遠近，我成天伺候你，應該有優先權，憑那條兒天理人情，應該給她，這丫頭叫了幾聲姐姐，掉下兩點眼淚，就弄了五六百塊的財物，這是那兒來的邪運，眞要把人氣死。心中想要破壞，但知道柳鶯是一衝的脾氣，若是當面打她高興，準得碰一鼻子灰，於是便個旁敲側擊之法，表面作爲替柳鶯向碧瑩表情，並且表明柳鶯慷慨，順口把大衣價值說出來

，希望柳鶯聽了，因心疼而後悔，或且替她用了一條收回成命的道路，特意提起另一件不甚值錢的大衣，碧瑩聽了自己的話，聽到過於貴重必再推辭，柳鶯便可趁坡兒把那件賤值的換給她。固然這樣柳鶯也未必把收回的那件賞給自己，以酬保全翊贊之功，但是破壞了這窮丫頭的美事，我也就心平氣和了。這本是小人卽不利己也要損人的卑鄙心理，但可惜不能如願。因爲柳鶯聽了，雖然頗爲欣快，却只是爲着她說明價值，就是贊美自己的慷慨，並未感覺心疼。但碧瑩聽了老姨的話，却有些承受不住了，急忙伸手去解鈕扣，惶恐說道：「原來是這樣貴重的東西。姐姐，我可萬不能受，沒有這樣兒理，你要一定給我，隨便尋件破的舊的，我穿着也彷彿。」老姨兒一聽她自己說到求其次，覺得這正是個節骨眼兒，必須抓住。一時妬心太盛，竟忘了柳鶯脾氣，只受人暗欺隱詐，最犯惡干預把持。竟冲口說道：「你瞧，又客氣起來了，其實碧瑩小姐說的也對，要不然，二姑娘您給她換一件吧，省得瑩小姐心裏不安。」柳鶯還未待她把話說完，猛然臉兒一沉道：「什麼叫不安，你知道我們是什麼交情，我的東西，愛給誰，就給誰，推辭也沒用，不給誰生氣也是白搭。」說着又撫着碧瑩肩頭道：「妹妹，你再客氣，我就惱

了，快穿好了回家吧。」碧瑩聽柳鶯對老姨兒發作，自知不能再辭，再辭定又惹她說話，更使那老姨兒難堪，只得道了謝，重新穿好。那老姨兒掘圓了擰上這個帶響聲的硬釘；尤其柳鶯末一句話，直衝了她的肺管，戳了她的心尖。這一氣非同小可，只覺通身發涼，四肢俱軟，從頭頂上滋的聲冒出一股冷氣，好像把一晚上所抽的煙，都給氣跑了。立刻三百六十骨節，節節如浸入醋之缸，三萬六千毛孔，孔孔似都成洩水之管，無處不酸，有膚皆汗，自己惘惘懨懨，溜出外室，坐到她兒子大椿旁邊的黑影兒裏，口中念念有詞的道：「這何苦來，狗咬呂洞濱，不識好人心，我爲的是誰，留下東西，還氣到我家去，這年頭其實沒好人走的道兒，媽的你在這窮丫頭手裏有什麼短兒，這麼填補她，當初你媽嫁人，是她帶着你去提着油瓶認親哪，瞧那窮斷筋的樣兒可得有福承受，回去準保折騰死，洋錢也只含口塡背。（附註：死者入殮，口含珠寶，棺置珍寶，原爲古俗，北方平常民家，無力購置珠玉，則以金錢代替，口含一而背墊七，故市井中遇銀錢糾葛；每以此語相詈，蓋隱咒人死也）衣服也只作壽衣妝裏，你跟他相好，到時候可給頂靈頭喪，坐頭座白轎去呀。」她這裏正在喃喃咒罵，偏巧她那不識時務的兒子，竟從

旁伸手叫道：「奶奶，給塊錢，我沒有的了。」老姨兒聽言，大怒罵道：「你該死的無釜種，又跟我要錢，我可得有錢，成天起前躐後，起早睡晚，累得三孫子似的，才落幾個大。有甜頭兒巧事兒都是別人的，挨罵受氣是我的。這年頭兒只有遠來和尚會念經，本地有高僧也得餓死，不懂人事的都教我趕上了。你這小短命鬼，也來擠縫我，自不濟這奶奶不幹了，莫說家裏還有二畝薄沙地，就是改個地方給窰妞當跟媽，也混得出這碗粥來。」她兒子大椿聽她母親交代了許多過節兒，暗詫自己只討一點錢，怎會惹出這些沒來由的言語，便也賭氣道：「您這是那兒的毛病，要塊錢值得鬧這套閒白兒，愛給不給。可是您別忘了。昨天晚上在生春陽買蛋捲和糖，是我墊的錢，您不擠兌我，我可不好意思提。」老姨兒聽她這位寶郎，居然交個親母子明算賬，還滿帶外場話碴兒。更氣得翻了白眼，提高調門，才罵出一句，雖是痛罵兒子，却於本身大有虧損的話，忽然由內室傳出柳鶯喊老姨兒的聲音。老姨兒立刻站起用乙字調應了一聲，立起便向內室裏奔去，每走一步，臉上並減去幾分怒容，添上幾分笑意，到內室門口，臉上喜怒雙方已然換防完畢，脚一踏入門內，只餘滿面春風，看那情形眞似在外間才聽了開心的事，帶

着餘笑而來。進門見那碧瑩又坐在床上，一隻大包裹放在旁邊，柳鶯却躺斜在床頭，用肘兒支在枕上，面對碧瑩，似乎才說完了話。老姨兒雖然恨上碧瑩，但這時見她把大衣穿好，平添了無限華貴之氣，那張俊秀的臉兒，被赤褐色的獺皮領包圍，就如一顆明珠，單看着還不甚動目，若放在藍色或黑色天鵝絨的匣內，就加倍顯出質地的純潔，光色的瑩潤。而且那大衣在她身上，竟像量著她的身材做的，比柳鶯還加可體，周身曲線，無不符合，更顯得腰身苗條，頎頎玉立。老姨兒看着，不由眼光一亮，覺得這人兒敢情眞俊，但因同是女性，絕不會因爲她的美好，而生我見猶憐之心。反因她穿上大衣加倍好看更感覺大衣的可貴，何況旁邊還有個極大包裹。老姨兒看着這些東西，直似見她本身所有，無端的被碧瑩奪去，只覺眼中冒火，但仍陪笑向柳鶯問道：「二姑娘，叫我哪？」柳鶯點點頭道：「你去教他們給叫！這時候還叫得到汽車麼？」碧瑩插口道：「姐姐千萬別這麼折受我，我自己出去雇輛洋車得了。」柳鶯道：「我是因爲外面太冷，所以想叫汽車送你，一兩塊錢的事，不算什麼，只是天太晚了，那麼就……」說着向老姨兒道：「就叫輛洋車吧。」碧瑩又謙讓了幾句：「何必費事，我自己出去雇也一樣。」柳鶯也不

理她，只揮手教老姨兒快去。老姨兒望着碧瑩，心想你這窮了頭，這可是飲過交盃盞，吃完子孫酵餘，喜事算板上釘釘，沒有跑兒，準準成成的發財回家了；出去留神撞上小車，遇見路刼。想到這路刼二字，猛然心中一動，眼珠一轉，口中却笑說道：「瑩姑娘，這就走麼？怎麼不多坐會兒？你姐妹倆又投緣，住一夜多甚好呀？」碧瑩聽了，自然答了兩句，老姨兒道：「您一定走啊，那麼把住脚兒告訴我，好去雇車。」碧瑩似乎深愧自己居住荒穢之區，赧赧的說了住址。老姨兒轉身出去，到了外間，就高聲叫她兒子道：「大椿，二姑娘叫你給雇車去。」大椿還在生氣，粗聲暴氣的應道：「上那兒？大半夜你怎單照顧我？」老姨兒也不反口相詆，只把碧瑩住址說了道：「你快去，不管多少錢都成。」大椿很不高興的走出去，老姨兒等他走出門外，才又說道：「這大冷天兒，可要挑一輛帶篷的。」她說這話時，大椿業已到了門外，自然未必聽見，旁人也覺得大椿未必聽見，老姨兒似乎也感到這一層，就自語道：「瞧這慌慌失失，永遠不聽明白就跑，要不怎麼總撞釘子呢？」說着就向門外跑去，人們聽着當然都覺得她是趕大椿去，吩咐那句未盡之言，這本是很自然的動作絕無可疑。然而老姨兒一出房門便遍開兩

隻半解放的大脚，直奔向前，見大椿已然下樓，就且追且喊，趕到樓梯中間，看見大椿到了旅館門口恐怕他眞個叫來洋車，更急行直追，跑到樓梯中間恰和一個人迎面相撞，肩膀兒碰得生疼，那人又罵了瞎眼混賬，老姨兒只顧下樓，甘認吃虧，既未報以惡聲，也未回頭瞧看，一直奔到樓下。他這時倘若回頭看看那人，定要大吃一驚，原來上樓的人，正是黃容蓀呢。老姨兒追到門口，才把大椿叫住，大椿看見她，仍沒好氣的道：「你又叫喚什麼？這可好，我永遠也掉不了魂兒。」老姨兒拉住他低聲道：「你等等兒，我有要緊的話說。」大椿扭脖子道：「你還有什麼要緊的，既不過又是買煙膏，三更半夜，我可不伺候。」老姨兒道：「看你這孩子，我是眞有要緊的事，你跟我來。」說着就拉大椿出了旅館，向北一轉，見前面有條狹巷，就走進去。掩在黑影裏，覷看四邊無人來往，才附耳低語的，把柳鶯鶯碧鶯的事說了一遍，又道：「她錢帶衣服，足值七八百，就這麼撒散了，我看着不忿，用話點柳鶯，教她少給點兒，反倒撞了一鼻子灰。那窮丫頭可得了意，這就要發財回家，媽的我伺候她好幾個月？還沒落過一注整錢呢。如今眼看這窮丫頭大包小裹，穿着拿着，實忍不過這口氣，所以趁着給那窮丫頭雇洋車，

趕着你出來，咱們商量個法兒，把那窮了的東西弄過來。」大棒聽了一挺腰揮着拳頭說道：「敢情七八百塊，弄過來就是小財主，可是怎麼弄呢？哦，你是教我跟着她走，抽冷子搶過來，對不對？」老婆兒道：「我倒有這個意思。」大棒猛然用肩膀撞了她一下道：「你打算送我官道呀，跟着她動手搶，她一叫喊，巡捕過來捉住我，準得挨明火槍。直說吧，還坐着洋車，當着車夫麼根兒就沒法下手。」老兒兒道：「你先沉住氣，聽我說，我已探明住腳兒，是在白骨塔南靠坑胡同住。」大棒接口道：「白骨塔，我二舅不是也在白骨塔住麼？」老婆兒道：「所以巧啊，那一方我曾去過，僻靜極了。這簡直老天保佑，教我發財，方才早就打好主意，你這就藏利快走，一直奔你二舅家去，把我的主意告訴他，那一方他的地理熟，必知道這窮了頭回家經過的路兒。找個合適地方　藏着等她。我這就回去告訴柳爲說外面夜深天冷，又起了風，把洋車都凍跑了，一輛也尋不着，那窮了頭也只好告辭回走，在路上未必遇見洋車就是遇見，也不會雇的，我敢保她身上連個銅板都沒有，柳爲給的錢又都是五塊十塊的整票，大半夜裏上那兒換去，她也只可走回去。到了你們躲藏的地方，頂好教你二舅下手，從背後給她一棍，或是一磚，用

不着傷人命，咱們跟她無冤無仇，只要一過去就得。把她身上的皮大衣剝下，連包裹帶現錢，一搶過來，帶到你二舅家去，就算大功成就，她作夢也猜不到咱們身上，除了自認晦氣。還有什麼法兒。你就去吧，可別忘了跟你二舅定把下分東西的章程，先明後不爭，省得搬嘴。那個婆娘不過有多少衣服首飾，全歸你二舅，咱們只要現錢和皮大衣。他若是嫌少，現錢再分給幾塊錢也成。辦完的，你就把錢給我帶回來，鈔票沒有記號，不怕誰認了去，那大衣可得先存在他那兒，過幾天我再想法。」說完就推着兒子道：「你快去，就作照我話辦。這小馬兒悄悄皮皮就發了。」大椿舉步要走，又立住搔搔頭皮，似乎有所不快，老婦見眼珠一轉，便又說道：「去吧，小子，那件大衣足值四五百，等變賣了回到北京，咱們就整持辦喜事，把你新定的媳婦兒娶過來。」大椿聽了這句話，如似吸了加料的興奮劑，立刻勇氣倍，神目說了句您可別說了不算，就拔步飛奔而去。及至老婦遠隱後走出巷口，大椿已是影不見。心裏暗笑這孩子中了媳婦迷，我若不這樣說，似乎有違慈膝命令，不但自尋煩惱，自慶作運，好像碧瑩所得於柳鶯的財物，業已轉移到她名下，十成九準，萬無一失。至於這種說謊騙錢的勾當，在法律上

，她起意[illegible]使，應負何等責任，她的令郎和她那位關係暗昧不明的乾[illegible]弟，實行搶刼傷人，又將受何[illegible]罪刑，她不但未曾思及也沒有這種常識。只以爲碧瓔財物，原是得諸柳鶯，非她本身所有，自己從她手裏搶過來，在她只算悖入悖出，自己只算受柳鶯間接贈與，因爲料者明白與[illegible]素要　她定然善財難捨，所以只好出以搶刼，因爲搶時怕她喊吵，所以只就加以威嚇，但是確要把她打　並不傷害性命，所謂特別厚道。老姨兒這樣一想，直覺自己幾[illegible]成，自己只是善用機會，並沒什麼愧怍，也不曾有何危險，又就[illegible]的走回，一直上樓，預備去說謊話，却不料室中光景業已大變了。

原來柳鶯打發老姨兒出去雇車以後，便又和碧瓔說四話兒，提了些現時梨園行的情形，和戚雅兒的難處，說四[illegible]得合式，而且常常端架拿糖，挑脫檢瘦，有點能爲的，各處都搶。現在戲班比賽形勢變的還多，不管是幾歲孩子學過三兩半戲，也成個班賣錢。還有一種小班，不管[illegible]，是旨[illegible]，高興就湊幾台，唱幾天，不是要梅蘭芳的配角，就是要尚小雲的旗底，這一來把他們反襯起來了。我雖然不大管事，可常爲這個生氣

○碧瑩聽着，因關心自己的將來地位，就問道：「現在姐姐班裏，配花旦是誰啊？」柳鶯一皺眉，說出三個字道：「李秋紋○」碧瑩道：「秋紋哪，我跟她在大連同台唱過，她倒很有兩下兒只是扮像差些○柳鶯道：「還提呢，我簡直厭惡透她了，一點不懂人事，上台就拚命洒血，只顧自己要緊，不捧着角兒唱，忘了自己是什麼東西○前兒早場唱虹霓關，台下一有人給她叫好，瞧她那勁兒竟沒完了，弄得我倒在台上僵了半天，氣得我恨不得給她頓嘴巴○還有明兒晚上貼了紅絲記新戲，她今兒就發了話了，這齣戲花旦特別繁重，非得開嗓唱，要不然不唱○你瞧這此人勁兒○這齣是人家鳳閣居士特爲我編的青衣戲，還什麼花旦吃重呀○我眞想立時教她滾蛋○只因臨時找不出合式的人，就是有人，現在本子也來不及○日子太近了，所以只好受她要挾○妹妹，只盼你早早去北京，把我的本戲湊合熟了，我就……」

正說到這裏，忽聽外間突然發出極大聲音，像是有人用力踢開居門，碰到墻上○隨聞管事主任許鎖住問問你找誰，跟着有人大聲說道：「我找黃柳鶯，她在裏面沒有……」柳鶯一聽這聲音，覺得十分耳熟，而又非常心驚，不由面色一變○方才立起要走出去看

，已見房門好似被一陣暴風吹開，跟着這陣風捲進一個矮胖男子，倏然已到近前。柳鶯一看，認識是曾經一度作過自己丈夫的黃容蓀，再瞧他這樣粗暴行徑，和面上怒容，已知來意，反把臉色緩和了，換上一層虛僞的喜色，瓠犀微露的道：「呦，是黃大爺呀，這是那陣風把你吹來，眞是貴人腳貴賤地，我作夢也沒想到，快請坐吧。」這時碧瑩見來了人，早已立起躲到旁邊椅上。黃容蓀進門就全神注定柳鶯，根本沒瞧見碧瑩。這時就撲地坐在碧瑩原坐之處，望着柳鶯，一手挾着雪茄，向她指點，一手握着金柄手杖，口中說道：「居然上天津來唱戲了，聽說很得意，我該給你道喜。」柳鶯一撇嘴兒道：「什麼得意，混飯吃罷了，有什麼法兒，我一沒財產，二沒倚靠，就會這一行，只可還吃這行，不唱戲等着挨餓麼？」黃容蓀哈哈冷笑道：「你太謙了！弄去我好幾萬，還說挨餓。」黃容蓀這兩句話，說得實是無聊，而且沒勁，這就是財主自幼未受教育，未經磨練，又慣受人奉承，說什麼都是對的，永遠不撞釘子，就覺得天下無不是的財主，以致養成惟我獨尊，狂言不檢的原故。柳鶯聽了，一蹙眉兒，把右唇角歪到一邊，在頰上擠出個小酒渦兒，從鼻中出聲說道：「幾萬哪，你黃大爺瞧着幾萬是錢，我可沒看到眼裏，

不會拚命嗇刻。只認洋錢，不認三親六眷，莫說幾萬，幾十萬也不夠撒散的。再說我也不願留那從「條骨上摘下的臭錢。早就完了。」黃容孫情知她是暗譏自己在離異時不肯多出贍養費的事，雖然悔恨不該發這無聊之言，被她抓住話柄。但是黃大爺向以揮金如土馳名，慷慨輕財自負，如今竟被柳鶯一面罵以嗇刻，譏以銅臭，這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侮辱。不由氣得滿面紅漲，那油汪汪的皮膚，越發亮如鏡面。猛把手杖一揚，似要向柳鶯打去，隨又落到地下，憤憤的說道：「你少說閒白兒，別當我今天是拜望你來了，我是來同你交涉。」柳鶯好似胸有成竹，見他發怒，反而更現出和悅之色，悄然說道：「喲，交涉，咱們還有什麼交涉呀？」黃容孫道：「我問你，你爲什麼還姓黃？」柳鶯作出詫異模樣兒道：「喲，我男人姓黃，我爲什麼不姓黃？」黃容孫厲聲道：「你那個男人姓黃？」柳鶯道：「我還有幾個男人？就是你啊！」黃容孫更怒道：「我已經跟你散了！」柳鶯道：「散了也得留個紀念。」黃容孫頓足罵道：「混賬。不要臉！既散了就算永斷葛藤，還……」柳鶯慢調斯理的笑着接口道：「不要臉總比沒有心好，散是散了，永斷葛藤可沒那麼容易。」黃容孫頓足道：「放屁！我用不着你紀念，散了就

算全完。」柳鶯一眨眼笑道：「完哪，還得等寶兒。俗語說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似海深，那有這麼容易就完了。你知道班子姑娘梳掠以後，那梳攏的客走了，姑娘應該穿一月重孝，像死了丈夫一樣的紀念麼？就是個例兒。好比說一個女子的本分，應該招夫嫁主，可是落在這個地方，不能正式嫁人，只可把第一次遇到的男子，當作丈夫，算是完了一生大事。那男子一走，就當作丈夫死了，所以要穿孝，可是我不是班子姑娘，從你出來，并沒給你穿孝，只於頂着你的姓，留個紀念，這還覺着怪對不住你呢。」黃容孫聽了她這刻毒陰損的話，只氣得目定口呆，一時答不出話，搖搖手中的手杖，似乎就要打去，柳鶯笑着道：「你幹什麼，先想想兒吧，當初我爲什麼從你家出來，不是因爲你厚待我？那時我是厚道，要不然向深下一追求，只怕你還要多點麻煩，現在還要你那哭喪棒哪。」黃容孫聞言，果然不敢動手，只氣得跳脚叫道：「你本來連蓉姐都不如，我不跟你費話，你只快快把姓改了，要再誠心抹我的臉兒，我可就要不客氣。」柳鶯緩聲緩氣的道：「還用着客氣哪，我瞧你是動小兒就沒客氣過，也不想你跟我客氣。我告訴你吧，我們這一行，姓是隨便改着玩兒的，翻開百家姓，看見那個字順眼，就姓那

個。這回偏巧我就挑上黃字兒了，就是打了宮司，也沒有除了你不許旁人姓黃這一條兒。再說我現在唱紅了，就用黃柳鶯這三個字，從今往後，我算姓定了黃了，將來你這個姓兒名兒，還不知賺多少錢，你教我改姓也成，可是我一改姓，就不能唱戲，你得賠償損失，我也不訛人，就按我還活五十年算，現在我每月得五千塊錢薪襄，一年是多少？五十年是多少？你算清了一筆送過來，我就改姓，還是隨你派，教我姓你的姓都成。」黃容蕊聽着，一時犯了大爺脾氣，心中暗地一算，每月五千，每年六萬，五十年共計三百萬，這數目直可還清一個小國的國債，可眞叫不了這口氣，於不了這個勁，而且即使眞給她佔大數目的錢，她還要姓自己的姓，這筆賬可怎麼算。想着不由五內欲焚，眼中冒火，瞧着柳鶯，直覺可措手，口舌爭辯即惹不了她妙舌翻瀾，想用武力解決，又知道她撒起潑來，無論官憲私体，自己總難免洋錢遭殃。一手杖打去。不知隨手打出幾許家財，還以不打爲妙。想着只有喘氣吁吁，一跺脚，一點頭，再叫一聲好！好！你好！柳鶯却似有恃無恐，只含笑相視，一面仍不失主人之禮，很客氣的讓他吸烟道：「你半天沒抽了吧，來口兒清清氣，我新學的手藝，請你嘗嘗。」那黃容蕊那還顧得吸烟，

只生着悶氣思索對付的辦法，也不理她。柳鶯格的一笑，便倒下燒烟。

這時碧瑩在旁，很爲不安，在黃容蓀初進來時，她還當是柳鶯的友人來訪，故而退到一旁。及至見黃容蓀氣勢洶洶，幾乎大打出手，但柳鶯沉着應付，把黃容蓀的氣燄壓了下去，才得不致動武，方才稍爲安心。再聽他二人對答之詞，漸漸明白他們的關係。心想曾聞柳鶯嫁人復出，所嫁原是此人，現在雖已離異，但當初終作過夫妻，難免沒有秘密交涉，爲自己所不該聽的，就想急忙躲出。但因受了柳鶯如許財物，尚未正式道謝，這樣暗溜出去，未免於理不合，只可等一個可以開口的機會，向他告辭。無奈黃容蓀黃柳鶯一個聲色俱厲，一個談笑自若，相持不下，爭辯不休，碧瑩只可等着。好容易等得舌戰告一段落，就上前低聲叫道：「姐姐我要走了，過兩天再來瞧您，我也沒法道謝……」柳鶯聞言，擺手道：「忙什麼？車子還沒有來。等老姨兒回來你再走。」碧瑩道：「我出去迎她。你坐着不動。」說着就要回身去提包裹。這時床邊上坐的黃容蓀，聽見碧瑩說話，猛一抬頭，瞧見了她，立刻瞪直了眼。本來他沒注意到房中另有人在，這時突見美人出現，直疑是天下落下來的，臉上的驚艷表情，比方才孫駕千更來得深刻。在碧瑩轉

身之際，忽的向柳鶯問道：「這是誰？」柳鶯道：「這是我的乾妹妹，陳碧瑩。」黃容蓁立即站起，代盡主人之禮，向碧瑩叫道：「陳小姐，請坐會會，忙什麼？」碧瑩這時已經挾起包裹，想不到黃容蓁和自己說話，只得答道：「謝謝您，不坐了，改日再來。」說着就轉過身想和柳鶯周旋幾句，就向外走。那知柳鶯瞧見黃容蓁對碧瑩注意的情形，再聽着挽留的言語，早已心中打轉，知道自己眼前這一場糾紛，已告結束了。黃容蓁回來是有名的桃花眼桃花心，桃花眼見色即愛，桃花心隨光而轉，如今看情形他是被碧瑩容光所奪，大爲着迷，那還有心腸再和自己爭姓氏問題，這件事自可不了而了。但若把碧瑩放走，他一失望，便要加倍的亂。柳鶯雖不怕黃容蓁，却也不願盡受絮聒，何況和容蓁尚有舊怨，很想他金錢多生翅膀，速行飛去。而說他追求碧瑩，自己又可在中間隨意操縱擺弄，以報前仇。就立起拉住碧瑩，代他挽留道：「妹妹你就坐會兒吧。」隨又拖她轉過身兒，按坐在床上道：「忙什麼？叫好車再走，我先給你引見個人。」就指着黃容蓁道：「這是黃大爺，你大概早聽人說過，他是本地——簡直中國頂一份大財主，爲人別提多麼爽快。」又指着碧瑩道：「方才早說過你，她是我妹妹，當初也幹我這行，只爲常走

外偶頭，不大在京津唱，所以黃大爺沒見過。要不然要認得，那有不認識黃大爺的。告訴你，梅四芳楊小樓到天津，也得先拜黃大爺，黃大爺一來就把包廂全包了。」碧瑩聽着，只可含笑點了點頭，黃奎蓀却因柳鶯仰慕己意，把碧瑩留住，而且在自己臉上大貼其金，大刷其色，不由得意洋洋，滿心歡暢，不但把此來目的完全忘掉，舊時怨恨一掃而空，還覺得柳鶯突變成萬分可愛的人，對自己有無限恩德，恨不得立時送給她件珍貴禮物，以表謝忱。但眼光中是望着碧瑩，想跟她說話，無奈心中太急於表示好感，反不知說甚麼是好，就接着柳鶯的話來兒道：「陳小姐，到這兒不久吧？快上台了麼？幾時上臺，給我個信兒，戲票不用外買，都給我好了，包你唱幾月就幾月滿座兒，一下準紅起來。」碧瑩聽着，心想此人見面就自誇豪富，眞是語言無味，就笑着道：「不敢當，我上台也是在姐姐班……」才說到這裏，柳鶯知道她要說出將搭自己的班，只作配角，不配獨樹一幟的話，難免要被黃奎蓀看輕。他這人捧角也帶着勢力眼光，寧可傷財惹氣，也要追來紅角。絕沒個獨具慧眼，賞識無名英雄。現在雖然愛上了碧瑩，但若知道她是個沒著名的角色，恐怕立刻掃去一半高興，即使仍舊追求也要減等計值，大落行市，

今日本是天緣湊巧，也許碧瑩該有一步財運，也許黃容蓀該有這回破財，也許自己應該這回出氣，給碧瑩這件大衣，眞給得太巧了。倘若根本不曾給她，或者黃容蓀早來一步，她還未曾穿上，那單寒襤褸的樣兒，就難得黃容蓀看上一眼。如今難得機緣湊合，碧瑩穿得闊小姐一樣，才被黃容蓀看見，因而着迷，怎能再任碧瑩自己揭破眞相，功敗垂成呢？暗地推了一下，柳鶯接口道：「她打算先到北京上台，唱紅了再上天津，不過她初來人地生疏，成班很不容易，打算用我班底，所以得我回到北京，再作商量，若是弄不停當，他也不一定在北邊唱，上海好幾家園子接她去呢。」碧瑩聽了柳鶯的話，雖不知她是何用意，但也不能辯白，只得由着她說。黃容蓀聽了，面現失望之色，搖頭道：「何必去北京，就在天津唱，也准能紅。不要緊，我把春光大戲院包租兩個月，請陳小姐去唱，賺了錢是你的，賠多少都歸我担，這好不好？」碧瑩心想財主大論眞是能冒熱氣，這都是那兒的事，初次見面，就包園子請我去唱，你倒瞧得起我，我可得信服你呀！不過這事若擱在旁人身上，實是個好機會，可惜我嗓音已壞萬萬不能挑班，便有良機，也只好任其錯過，何況這良機又是我不願領受的呢想着正在沉吟未答，黃容蓀已催促

道：「陳小姐，怎麼樣？你只一點頭，我跟着就辦，你若先用錢給行頭什麼的，不管萬兩八千，儘管說話。」說着手向袋裏一伸，似乎就要掏錢，或是取支票本。碧瑩瞧着好笑，心想這人別有神經病吧。柳鶯却已笑道：「你這不是熱氣麼？人家跟你初次見面，莫說不能收這麼大的禮，就是承情，人家內裏還有老娘，外邊還有擋手管事，也得回去商量商量，立刻怎能答應呢。」黃容蓀道：「陳小姐不是打算唱戲，現在我給包辦，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戲院有戲院，要捧家有捧家，她只承着唱戲賺錢，這還要多麼方便！誰聽了也得贊成，還商量什麼？」柳鶯笑道：「我的黃大爺，你說的眞爽利，可是人家沒你這麼爽利，現在絕沒話回答你，怎樣也得耐着煩等等兒，先說點兒別的吧。」黃容蓀聽着大爲逗興，立起來在房中亂轉，走到門口，推開門向外看了看，忽然轉身奔向碧瑩跟前道：「走！咱們上鹿鳴食堂吃夜宵去，柳鶯你作陪，快穿衣服。」柳鶯只抿着嘴笑，陳碧瑩拜謝道：「我剛才在這兒跟姐姐已經吃過了，謝謝黃大爺。」黃容蓀裂着嘴，瞋了一聲道：「喂！你們都吃完了，眞不巧，其實我也是才吃過這倒不是爲吃，只……」說着猛悟到自己信口開河，幾乎把隱衷吐露出來，就改口道：「只不過大家談談，

你們既吃過了，要不然，我請你們……請你們上……」說到這裏，又接不下去，他只想設法跟碧蓉親近幾且表白機會，故意自己的豪闊，藉以動她羨慕之心。無奈這半夜除了妓館尚在營業，却皆是不能邀她們前去，其餘可以去的地方，如影院戲館早已閉門，連舞場也已打烊，他說出話字，却想不出請至何處，急得幾成臨時口吃，把上字連說了十多次，仍舊上不出個所以然。幸而柳喜在旁解圍道：「得了，半夜三更，除了逛馬路，那有地方好玩，就在我這自從會兒吧。」黃容蓉聽她說到逛馬路的話，猛然觸起靈機，拍手叫道：「對了，外面大月亮地，咱們出去兜兜風，你就勢看看我新買的司塔圖牌子一九四一式的大汽車，敢說是北方獨一份，上海聽說也只有兩輛。裏面坐位能變七八種格式，還有舒適有趣玩意兒，我線毛自不用提，連女人用的小梳妝檯，賭錢用的撲克桌，夏天用的風扇，冬天用的暖脚器，一概都有，造的巧妙極了，並且四角都藏著香水噴霧，一按機關，車窗就是玫瑰香味，再按另一個機關，又變成紫羅蘭味。這種汽車中國還有代理家，我曾打好些手續，直接到美國定來，一共花了一萬多美金，你們不可不開開眼，走吧。」柳喜冷笑道：「風涼，我的大爺，你可眞是閒度春秋，過忘了日

子，六月貼在牆，還是青青年年吧。開懷啊，你這一說就開了眼了，不用去看，還是在屋裏做實見吧。」黃容聽了，便向碧瑩道：「她不去，咱們去，陳小姐，走。」說着便要伸手拉她。碧瑩心想你這日氣好生親熱，我可不敢承受，就向後躲閃道：「謝謝您！對不起，改日再接，今兒天太晚了。」黃容連吃兩回沒味，臉不免發訕，心中只抱怨柳嬸不肯作美。但對碧瑩仍不死心，以爲她不肯傾心相向，必是對自己認識尚淺，若是知道貴大爺的家富，權勢，沒個不巴結一遍，女戲子還有不願結識有錢老斗的？何況我又是本地唯一闊斗，巴結上也就很中了樂。一頭彩，雖道這麼碧瑩唱過幾頭彩戲裏的二奶奶，實際倒是彩不彩，真的嗎？那也不過是戲中玩玩，我只把頭彩虛額暗示給她，就不怕不彩了。黃容這種金錢至上的思想，本是環境造成，因爲他所恃能力，自幼至今，一切活動，不離金錢，經過多年閱歷，無論何時何地，何事何人，只一派金錢出馬，就沒有打不破的關隘，辦不通的事情，自更知金錢萬能認爲金科玉律。這時碧瑩神情冷淡，絕不理她是鄙薄自己粗俗，仍疑是金光未耀，闊勁欠足，所以未能炫動她的芳心，就更盡於自我宣傳。但黃容終是名門後裔，身帶高貴交雅的血統遺傳，不同市

井小人行事鄙陋，沒有分寸。故而心中雖想起兩種方法，一是預備銀行存款數目，一是當面查點鈔票，但是自覺不甚大方，就屏棄不用。無奈再行思索，竟無妙法，心中焦急，正看柳意仍是滿臉笑容，却笑得有如窗外氣候，有些暗冷。碧瑩也仍然繃着臉兒，眼望窗門，似有所待，並不看他。黃容孫好似吃飯沒菜，單嚼麵粉，實覺乾得慌而又淡得慌。只得咳嗽一聲，自己解解寂寞，隨又踱走起來，走到迎面墻下，瞧見孫駕千寫的六扇屏，忽然觸動靈機，得着題目，就揚聲說道：「呀！這是孫六兒寫的好傢伙，好幾百字哪，你給了他多少錢？」柳意聞言眉毛向上一挑道：「怎麼着？我給他錢？憑什麼給他？我有閒錢，還留着買人洗煤塊補炭籠呢。」黃容孫道：「這麼說，你沒給錢，算你能爲大，孫六兒這小子可常借這個說人哪。今年大天，我過生日，他給送了四扇屏，又去拜壽，不知怎麼那樣巧，下人將他送的屏給掛這廁所旁邊。他看見就鬧起來，說本家見我心存輕他，給他寫的氣人物，敢說是來看頭一份，怎給打到廁所看門，非得賠償名譽不可。大倒動肝火，倒越抹越黑。我也是看他既來行人情總以圖上面子爲是，犯不上在大好日子嘔氣，就也去作揖賠禮。那知孫六一口咬定，非得把他的四扇屏改掛在壽堂

中間不可，」是高等巡捕房的大總管，和曹三爺金總長等人的對子，他往那兒擺呀。鬧了半天，還是說合着掛到院裏陸眼的地力，才算完事。到開飯時，我正跟武二爺馬六爺還有四芳小姐在一桌上喝酒，忽然張房先生派人請我，說有急事。我急忙跑到張房去看，原來孫六兒正跟先生麻煩呢。他跟先生開口借兩千塊錢，先生如何敢主，而且覺着太沒道理，一口回絕。他就發作起來，說：「你們主家不過是財主罷咧，今天作壽，使着有個糟錢，請得動督軍省長，請不動名士高人，我這一來，就值一萬金子，簡直給他增光耀祖，花兩千還不便宜，再說我也不是空手來的，還帶着份兒厚禮呢，你們若講面子，把錢給我，我什麼也不說，現在既是誠心齊刻那就請你們打聽打聽我平常的潤例，六扇屏連寫帶作一共該是多少，少一個大錢也不成，現在就給我。」先生見他德賴難纏，就一面派人請我，一面還和他分辯，問他說：「你的潤例不管是十萬金子，或是一個沙板小錢，都跟我們說不着，請問誰請你作了？誰請你送了？」孫六兒被問得沒有了詞兒，只覺嘴說：「我是瞧得起你們主家，才給他這個臉，你們既收下了也掛上了，不給錢那算不成。」正在這時候我就到了，聽明原委，也覺可氣，但是想到孫六兒

也許窮極了，所以借題來打秋風，俗話說沒有君子，不養業障，就給他幾個也能。當時吩咐賬房給他五百，那知孫六兒還是不饒，說：「他向來作詩，按長短算價，一首五律五百，七律八百，五古一千五，七古還少二千，寫還在外，現在給你作的是長七古，所以寫了四扇屏，全是小字，要兩千已經打了折扣，再少給可不成。」我聽着眞恨不得給他兩個嘴巴，那位賬房先生倒是有趣，問他說：「什麼叫七古，我只知道大鼓，今日邀了劉寶全早晚唱兩段，才三百多塊錢，七古是大鼓幾輩兒灰孫子，就敢要兩千，我叫劉寶全來管教你。」我一聽他把詩書跟劉寶全給連了宗，把七古五古跟大鼓排了輩，差點兒笑岔了氣，心裏一痛快，就說：「今天作詩還沒這麼樂過，難爲你們倆會湊趣，給我添了許多高興，也不用分爭了，拿兩千塊給孫六爺帶着，再在賬上出我一筆，給先生一千塊錢零花。」孫六跟先生自然都樂了。我只爲一痛快，就花了三千，哈哈，你們……底下尙有一句賬還關不關，但沒好意思說出來，柳鶯接口笑道：「你眞闊，比千金一笑還闊三倍呢。」又向碧鶯道：「妹妹，你可聽見過像黃大爺這樣闊的麼？」又向碧鶯道：「你聽，黃大爺多麼闊？人家可不是吹牛，實在黃大爺一高興，花個萬兒八千不在乎，

可就是能致他高興的大少○」碧瑩只能笑笑，不好答腔○

正在這時，老姨兒一推門進來，瞧見黃容蓀大吃一驚，不由停住了步○碧瑩看見她，便立起道：「老姨兒回來，姐姐，我要走了○」柳鶯道：「你就再坐會兒吧，車子雇來可以等會兒，多給幾個錢得了○」老姨兒接口道：「還沒有雇車呢，外面風挺大，我等了這麼半天，連一輛也沒有看見○」柳鶯道：「那怎麼辦？你不必走了，住在這兒陪我一夜○」碧瑩道：「不成，我娘還病着，我怎能在外面住，姐姐別留我○」柳鶯道「可是大風的天，大遠的道兒，你怎麼走回去？」碧瑩笑道：「怕什麼，我來都能來，走不更好走麼○」柳鶯明白她是說甘着飢寒尚且能來，這時既飽且暖，自然不愁歸去○但因心中另有念頭，仍挽留不放○老姨兒在旁，雖不敢亂胡亂插口，却暗自禱告柳鶯挽留不要成功，否則自己的妙計盡歸枉費，好事全成泡影了○果然碧瑩意思非常堅決，定要回家，柳鶯已不能再行勉强，方要吐口放她走，不料黃容蓀已聽出楞縫，開口說道：「陳小姐要走啊？雇不着車怕什麼？我用 車送你去○走吧，咱們一同下樓○」老姨兒聽了這話，只覺身體涼了半截，暗叫完了，她趁着車回去，大椿和他二舅怎能攔車行刼，這

着棋弄得滿盤都空了。柳鶯也是不願意，恐怕碧瑩和黃容蓀這一同車，一個是好色巨擘，遇着美人，一個正困處窮鄉，遇着財主，難免不一拍即合，暗地孟光接了梁鴻案，自己反後就沒法操縱了，但是不好出言攔阻。只可望着碧瑩，看她怎樣回答。那知碧瑩也和她們一樣的不願，因爲臉皮甚薄，羞於生人接近，而且自己住的地方，也不能告訴生人，汽車也無法進去，就向黃容蓀道：「謝謝您，我還要到別的地方，不能搭您的車，改日再見。」說着點了點頭，又向柳鶯叫聲姐姐，就提着包裹，向外而去。柳鶯好容易盼得碧瑩搭黃容蓀的車，也就不再挽留，隨着送出。老姨兒喜笑顏開的趕過去，把碧瑩包裹搶過，替她提着，到了外房門口，柳鶯止住的步，老姨兒定要獻殷勤，把她送到樓下，碧瑩推辭不得，一同到了樓下門口，老姨兒才把包裹交給她。心中暗想這東西早晚是我的，你又何必多多客套，提這一趟兒，還不如這時送直的送給我呢，但面上却極和悅的說了許多別的話。碧瑩深深謝了她，方才轉身自去。

在從風塵中，她自然前行，也不是繡，自古道發是逸雅人，其實不上是人，一切體中生理，都可因錢而生變化。譬如一個數日未食的人，餓得正在眼藍，若得了能購食

物的錢，便沒有食物入口，也好像吃了東西一樣，能多忍一些時候，冬日無衣的人，凍得要死，忽然拾着一捲鈔票，是夠買件皮襖的，雖然尚沒皮襖上身，也是便身上生暖，有如加一件棉袍了。碧瑩這時腹中有食，身上有衣，囊中有錢，心境暢適，體力充足，雖然向着西北迎風而行，却覺這風比來時柔和得多了。其實風並未減，却是她有了抵抗的能力，而且心中正有所思，也不理會風的打擊了。她在路上的思想，全是關於處分柳鶯鶯物的問題。在柳鶯鶯與，自然是給她贍家養母，碧瑩所以向柳鶯乞貸，也爲這原因，但她原來目的，只求稍蘇涸轍，未作奢望；如今柳鶯鶯給了許多，她不由在贍家養母之外，又想到別種用途。因於自從碧瑩出外與回到天津，曾隨着經濟狀況的改變，而遷居數次，當她住在南馬路草廠街的時候，曾認識了個少年學生胡靖南。那胡靖南本是個被生活和出路苦悶着的青年，家無遺產，父又早逝，只奉着寡母度日，勉强巴結上到中學，未能畢業，就因經經關係中途而輟，因爲沒有門路尋求職業，困守家中。但他志趣頗高，不屑作販夫走卒之事，却又自知能力不足，極想深造。只得在街口擺個賣報的攤，賺錢養家，又竭力掙節，按月湊出幾元學費。每日收攤以後，到一家外國語夜校攻

讀。附近居民知道他是有志的人，都特意賙他的報，所以收入也勉能自給，碧瑩當時還在小戲園上台，因和他是隔居，見他氣宇英俊不凡，又聽人說起他的情形，甚爲注意，每日出入經過報攤，常買他一份，日久熟識攀談起來，漸漸結爲朋友，感情日深，胡靖南常把一腔苦悶對碧瑩訴說，碧瑩就成爲他惟一的慰藉者。以後碧瑩受養母牽累，惡棍欺淩，不能登臺演唱，悲苦之餘，又承受了靖南的安慰，同病相憐，更增了情感，不知不覺的落入情網。然而二人都不曾明示心迹，仍恪守朋友的範圍。碧瑩在初頗爲頹廢，對自己的命運，只聽其自然，覺得勉力掙扎，也不過多掙些錢，供養母揮霍，但自結識靖南以後，竟把意旨改變，希望急速時來運轉，因爲她知道胡靖南的最大希望，就是入專科大學，以求上進。一個人入大學的費用，固屬不菲，然而和一個紅伶的收入比較起來，却相差極遠。碧瑩往日雖未大紅，却曾每月進過千八百的包銀，以爲自己倘能恢復舊時盛狀，供給他上大學便不爲難，只提出收入的十分之一已足夠了。然而天不佑人碧瑩豈但不能達到助人之願，漸漸反自顧不暇了。聲譽一壞，生計全絕，連草廠街較整齊的房子也居住不起。先遷居南市穢雜之區，又因欠租被房東驅逐，以後連交不起整月房租

，只好移到自骨搭按日付租的小土房居住。雖然和胡靖南雖開很遠，但來往並未斷絕。胡靖南深知碧瑩苦況，有時到她家門外等候碧瑩出來，送給他一點錢，因爲碧瑩養母，雖然敗落至此，仍不改老鴇式的思想，依舊把碧瑩看作錢樹，希望有一天突然來個世界第一富翁用一座金鑛，兩座鑽石山，把碧瑩購去，所以對她仍是管束甚嚴，不許交結朋友，像胡靖南那樣貧人，自然尤其反對。故而碧瑩和靖南的交誼，並不敢使她養母知道，靖南來訪，只能在門外守候。但靖南的蹤居之中，碧瑩却已去過多次，和他老母十分厮熟了，碧瑩雖然有時窮至回欵，也不肯接受靖南的錢，因爲他的錢一分一厘，都關係前途，若是花他一個，他便少一個上進的學費。但有時推却無效，只得少受幾文，貧賤之交，更加深了膠漆之情。在前數日靖南和碧瑩說起，現有一位舊識，想薦他到上海一家工業機關作事，職業既然高尚，還可造就技能，前途也很有希望，只是需要一筆就職保證金，和自己旅費前去，約需四百元之譜，可憐一個報販，又上那裏去張羅這批巨款，只有看着好機會飛掠而去，碧瑩也認爲萬無希望，只有替他扼腕，互相嘆息而散。這幾日碧瑩家中貧苦更甚，連朝無食，養母又臥病在床，正在無可奈何，又不忍去打攪靖

南，恰巧瞧見街上戲報，知道柳鶯來津，在東方戲院演唱，想以舊時結義妹姊情誼，向她乞貸幾文，暫度目前之急。就登了許多周折，打聽出柳鶯住址，又暗盡小心向鄰人借得一件較乾淨的衣服一條圍巾，特擇夜中人靜時候，到柳鶯寓所來，却出於望外的得到許多財物，碧瑩歸途思索拿到家中，也不過供養母雀揮，少時即盡；而且自己已得柳鶯激請搭班，前途有望，不愁困窘，這些外財，不如就成全了胡靖南吧。他得到我的資助，固然將要遠行，但我也許不久就上北京去帶柳鶯，暫時並不能和他長相廝守，只是他既得着我的資助，就算我在他心裏扎下很深的根，教他永不相忘。我嗓音已壞，唱戲也沒有什麼希望，將來他成功歸來，我就可以在他身上尋求歸宿了。碧瑩也是因爲年來屢遭挫折，才生沒落之感，梳興家室之念，又因家中母也不良，外面常遭白眼，精神痛苦，無所寄託，遇着一個能夠安慰她的胡靖南，便很自然的由感生情，時以身許，這完全是環境上的關係，雖然她仍是紅伶，受着大衆的追求，就會崇拜，就萬不會自動想到嫁人。即使被動嫁人，也正有王孫公子富商豪紳可嫁，絕不會把念頭落到一個窮報販身上，何況她跟胡靖南也根本沒有遇合的機會呢。

碧瑩主意打定，知道這些財物若是拿到家中，被人看見，便再拿不出來，只可先到靖南家裏，就在靖南住的地方。陋巷無燈，幸而碧瑩曾在這裏住過，就摸着黑兒，到了胡家門口，舉手敲門，半晌無人答應。碧瑩知道這時已過四更，人們正睡得酣甜，就用力捶打，附近街巷的狗，都驚得亂吠起來，才聽得門內有人詢問找誰，碧瑩聽是靖南聲音，就道：「我是碧瑩，你快開門吧。」靖南似乎吃了一驚，急忙開了門，碧瑩走入，低聲問道：「伯母睡着了麼？」靖南道：「還睡着呢，你半夜裏從那兒來？快上屋裏去。」說着就拉碧瑩走入房中。碧瑩走入他住的單間小房，見一張小桌點着隻煤油燈，光微如豆，照得滿屋陰暗，前窗炕上睡着白髮老婆，那是靖南的母親，地下放着個小的煤爐，早已熄滅。再看靖南，身上披着件破舊棉袍，那清癯臉上，頗爲肅穆，但眼睛却直望着碧瑩身上的衣服和手中包裹，似乎甚爲懷疑。碧瑩道：「你還上炕去，暖和暖和，夜裏太冷，不要凍着。」靖南哆嗦着道：「我不冷，不冷，你在這時候來，連碗熱水也沒有。」碧瑩道：「我不喝水，也坐不住，只有幾句話跟你說，你上回提的去上海就事，現在人家還教去麼？」靖南一怔道：「人家倒是教去，只是

我去不了。」碧瑩道：「那麼你就去吧，我這兒大概夠你用的。」說着脫下大衣，指着說道：「這件大衣，據說能值四五百元現錢，你想法賣了去，能賣出原價一半就成。」又從袋內取出那鈔票包兒道：「這是一百多塊現錢，湊起來總夠用的了。」靖南方纔從夢中驚覺，原本沒醒清楚，這時更似墮入夢中，大瞪兩眼，迷迷惘惘的道：「這……這你是從那裏兒弄來的？」碧瑩就把向柳驚借貸的經過，略述一遍道：「我本只想暫時解急，不料她顧念舊情，給了這許多，你是知道我那位娘的，拿回去也白給她混花，過不了半個月，仍然受窮，若給了你可就用處大了。我也不坐着，得快些回家，你收起來，幾時動身，別忘了先跟我見一面。」靖南聽了她的話，感激而又震動的道：「你太……太關心我了，只是你現在景況也夠窘的，好容易得着這點東西，怎能給我，再說你娘知道……」碧瑩接口道：「我爲什麼教她知道？只拿回這包裏去，她就樂壞了。」說着略一沉吟，又從錢包裏取了一張綠色鈔票，放入衣袋道：「再帶回幾塊錢，已是夠了」這時靖南仍是不忍接受，還要推辭，碧瑩已看出他的意思，就道：「你若再跟我客氣，可就對不過我的心了，你就該明白我在這世界上孤孤零零，舉目無親，只有你一個：

：一個朋友，我是怎樣盼望你上進，你若從此混好了，將來我……我……」說到我字，似乎接不下去，玉頰微紅，轉身提起包裹道：「我……我得走了。」胡靖雨由碧瑩的語氣神態，完全明白她的心意，世界上女子若不是對男人有了情愛，絕不會以恩相結，而男子受到了女人的恩惠也就再不易按捺向日含蓄的愛情。靖雨不由望着瑩碧，兩眼流下淚來，猛然向她撲過，似欲擁抱，但只握住她的手，雙膝一屈便跪到她的面前，碧瑩愕然道：「你……怎……怎……這值得」靖雨發出酸哽聲音道：「姐姐，我跪的不是你的東西，跪的是你的這個心，姐姐，我只有領受你的好處，不過你對我也許看得太重了，我現在既是很窮很賤的人，將來也未必有什麼長進，只怕要辜負了姐姐這片相重的心。可是我要當着這燈立誓，日後只要轉運翻身，那時……那時再向姐姐說話，若是我永遠這樣，咳，反正在這世界上，我除了母親，就只有姐姐一個親人，什麼也不必說了。」碧瑩聽着他這吞吐含糊的話，心中大爲喜慰，就拉他立起道：「本來什麼都不用說，說也不在一時，快送我走吧。」他們二人這樣含蓄說話，表面並無一字及於愛情，但雙方心中，却比立下合同，定了條約，還覺穩妥。靖雨聽她說走，就道：「你幹麼這麼忙走，哦，你

身上才脫下這皮大衣，也太冷啊，依我還是穿回去吧。」碧瑩道：「不用，我另找一件好了。」說着打開包裹，尋出一件駝絨女旗袍，穿在身上，又把包裹繫好，提起要向外走。靖南道：「我拿着，送你回家。」碧瑩道：「不用，你在家裏守着吧，這點東西，雖有限，可關着你的前程。」靖南道：「不要緊，我可以把房門倒鎖上，好在一會兒就回來，夜裏路上挺黑，你自己走，多麼教人不放心。」碧瑩仍然執意攔阻，靖南却是戀戀不捨，必欲相送。正在攪嘴，却不料外面突然砰的一聲巨響，震破了深夜的寂靜，二人聽着，都感到是放槍聲音，近在咫尺，正自相對發怔，隨又聽連響了三四下，在夜深人靜當兒，突聞這樣奇響，都覺毛髮悚然。碧瑩顫着道：「這是什麼呀？」靖南搖頭道：「我也不知道，或者什麼地方出了搶案。」碧瑩道：「我快走吧。」靖南道：「外面直響槍，你怎能走？」碧瑩道：「誰知是怎麼回事？也許離着遠呢，我家裏還有事，不回去那成？」靖南道：「你要走，可得教我送去。」碧瑩心裏也有些害怕，就道：「你送我兩步也好。」又瞧着炕上道：「伯母睡得眞沉，我也不驚動她了，你替我說吧。」說着就與靖南出了房門，靖南把房門倒鎖上，才往外走。出到街門以外，靖南又把街門掩

好。碧瑩在旁邊聽着，忽聞有輕微而急速的脚步聲音，起於身後，急忙回頭一看，只見有個人影，在黑暗中由巷口那面順着墻邊跑來，不由大吃一驚。覺得平常人絕不會這樣走路，至要管閑靖南，教他注意。却不料那人影已走到近前，碧瑩猝覺腰上爲一件既冷且硬的東西抵住，隨聞有低而很厲的聲音叫道：「不許說話，快進去！」靖南才掩好了門，驟聞有這外的聲音，不知何事，方問了句什麼，那黑影中的人已喝道：「閉嘴！快進門！再說話就打死你！」碧瑩覺得抵在自己腰上的是隻手槍，心想必是遇見强盜，自己與靖南的財物，勢將難保，但是無法抵禦，只好任其所爲，恐怕靖南莽撞受侮，就推着他一同進門。那個持槍的人也跟入院內，低聲喝令關門，靖南把門關上，在黑影中還沒瞧見那人手中拿着兵器，就問你是幹什麼的？那人並不答他，只是左右張望。碧瑩心中惴惴，恐怕他進房去搶靖南的東西，倒盼望他把自己手中包裹搶去。這時院中被窗內射出的燈光照着，隱微可見這人是高大身材，穿着一件青衣服，頭戴呢帽，右手執着手槍，左手力提着一隻黑皮包，並不向房中瞧看，只揚手向上面觀察，忽然低頭瞧着靖南碧瑩道：「你們不要怕，我是過路的。」說着向房後一指道：「這後面通着那裏？」

靖南道：「後面是一條小街，通着大街。」那人道：「好！我走了，你們好生睡覺，不要出去，若是把我的行踪告訴別人，可留神你們的命！」碧瑩在戰競之中，聽了他的話，知道不會搶刼，靖南的上進資本，可保無虞了，不由心中一鬆。說道：「你快走吧，我們絕不告訴人。」那人說道：「好！謝謝你，咱們後會有期。」說着由手中拋下一物，落到碧瑩脚下，就一撩長袍，跳上一座小磚樓。這磚樓是本地供佃所造，高不過四尺，他跳上去，就攀住墻頭，向房上爬去，翻到房的後簷，倏然不見。碧瑩靖南相對着望了一望，好似作了一場夢一樣，各自喘了口氣。碧瑩想起那人曾拋下一件東西，就低頭摸索，拾起一看，原是一隻小小的絨匣，打開匣蓋，裏面竟藏着隻很小的嵌珠戒指，碧瑩方自一怔，就聽着房後哐一聲，似乎那個人由房上跳下去了，那知隨着這個聲音之後，在街門那面又起了砰砰的巨響，原來有人叩門，同時聽得門外步履雜沓，有很暴厲的聲音喊叫開門。靖南和碧瑩嚇得亦慌意亂，不知是該去開門，還是不應的好，幸而碧瑩靈機一動，想到門外的人和那跳墻逃走的人，必有關係，自己手中這隻戒指，恐怕大有問題，就連匣向院隅拋去，那匣自個兒拔堆，是可掩藏這戒指，使人在黑暗中瞧不

出來，隨又低聲向靖南道：「你去問問外面是誰，可記住可別提這院裏曾有人進來。」靖南就揚聲問道：「你們是幹什麼的？半夜砸門。」外面的人叫道：「我們是本地面查戶口的，快開門！」靖南聽了回顧碧瑩，似乎向她討主意，碧瑩却已明白方才跳墻的必是個賊，外面是追拿的官人，所謂調查戶口，只是叫門的一種藉口，這當然沒法不放他們進來，就向靖南道：「你稍等等兒就去開門，我先到房裏收拾收拾。」說完就跑入房中，她是想到柳爲所贈的大衣和一包現錢，尚在炕上放着，和這裏的陋室窮人，太不調合，官人看見定要惹許多麻煩，就進去把那大衣捲作一團鈔票塞到裏面，放在炕角，把包裹壓在上面。方才收拾完畢，靖南的老母忽被外面喧鬧驚醒，坐起張惶四顧，碧瑩正要向她說話，不料這時外面大門已然開收，忽嘯一聲，許多人一擁而入，脚步雜沓皮靴的上鐵釘聲，踏得吱吱嘎嘎，碧瑩聽着確是警察無疑，絕沒有强盜小偷，穿着大皮靴，作整齊步伐的，就代在靖南老母耳上說道：「您這睡下，有人進來，不用說話。」那老婆兒迷迷糊糊，戰戰兢兢，又躺下了，碧瑩坐在她身旁，聽得外面有人喝問你姓什麼幹什麼，靖南回答了，那人又問這院裏住着多少人，靖南回答只住我們一家，原有兩家同

沱都般走了，那人又問你家有什麼人，靖南答以有母親妹妹，一共三人。碧瑩聽他回答很好，隨聽那人高興，你們上客房各處看細照照，看可有人藏着，又叫進屋裏去，便聞一陣履聲雜沓。靖南首先入室，後面跟着個高大的警官，和三個警士，都握着槍械，一同進入室中。那警官把電燈檢起，向房中看看，見只老少兩個婦人，知道不是他所要追緝的人，並無可疑，就要轉出，但瞧見碧瑩身上所穿的華麗旗袍，與這房中破爛光景不相符合，而且穿着整整，不像才睡醒的樣兒，不由向她注目。這一注目，同時就瞧見她身後牆邊的一堆東西，包裹裝着一件紅綢衣服的衣角，大衣的皮領也現在外面，那警官看看，就向靖南道：「你方才說是幹什麼營業？」靖南道：「我在街口擺報攤兒。」那警官隨看說了句擺報攤的，猛向炕前湊近，探身伸手，拉住那件大衣的領子，向外一抖，包裹就滾到炕邊，那大衣內藏的鈔票也紛紛散落，警官看了看，忽地厲聲道：「這是什麼？你不是擺報攤麼？那兒來的這貴重衣服和這些錢？」靖南尚未回答，碧瑩已看出事情不妙，就開口說道：「這是朋友送給我的。」警官冷笑道：「你們居然有這樣闊朋友，你們還賣謊，不用遮掩，趁早說實話！我瞧着你們也不像是匪人，必是受了那個

土匪的託付，替他們收藏贓物，快說實話，若不然就帶你們到局裏去，一受刑法，也得老實招認。」碧瑩聽他認定是土匪贓物，又氣又怕，就竭力分辯是朋友所贈，警官執意不信只追問寄贓的人。至於這警官何以如此，却是另有原因，事情趕得太湊巧了。當碧瑩由旅館出門，她所帶的財物，本已難逃老姨兒所佈的網羅，必將被奪，難於保全，但她中間一轉念，要去資助胡靖南，大約不止讀者，就連作者也代爲欣喜，以爲幸而有此轉念，竟可以保全大部財物，用於有用之地了。那知她眞命運多舛，躲過槍頭，又撞着槍柄，當她來到草廠街之時，禍機已是潛伏着等她。原來靖南所居的巷，東西各有出路，碧瑩由東口進去，西口就出了事情。在這西口外本來沒有崗位，但當時却有個姓林的在那裏義務值崗，這人因爲滿臉麻子，外號叫作麻林，原是個老營混子出身，爲人好賭好嫖，品行極壞，性情又極爲狠毒，以前曾投効探訪局作小走，在外不斷有敲詐行爲，日久劣跡昭彰，就被上官斥革。他流落無以爲生，仍然假借名義招搖撞騙。這日不知怎樣被他探知這巷內住有匪人，暗地營運禁品，就藏在巷外等候，直到夜深時分，當碧瑩從東口入巷，這西口恰有人由巷內走出，麻林瞧見這人身材高大，通身青衣，頭上呢

帽直低到眉際，手裏提着一隻黑皮包。由裏面匆匆走出來，料着必是自己的目的物。就從墻角一蹤而出，攔住去路，喝道：「朋友站住！」那大個兒吃了一驚，望着他問爲何攔路？麻林道：「朋友別裝糊塗，我要查查你皮包裏的是什麼？快打開！」那大個兒道：「你是幹什麼的？能查我的東西。」麻林故意將手伸入袋裏，裝作要取什麼證章。口中却說道：「你不用問，我就是管查這個的，你打開看看，沒有犯私東西，你就過去。」那大個兒上下瞧着他，麻林本作過幾天官人，派頭兒很像，又故意作腆胸疊肚的樣兒。那大個點頭道：「你要查麼？這裏不方便，上我家去細看吧。」麻林問你說什麼？那青衣大漢道：「我說請你到清靜地方去查看。」麻林聽了，便明白他是要和自己講私話，就道：「那裏我不敢跟你去，走呀！」那大漢便退入巷中，麻林在後緊緊跟隨，到了一家門首，正在靖南家的斜對過，那大漢推門而入。裏面是一道空院，只東面房中微有燈光，大漢直入室中，把燈捻亮，只是四壁空空，只迎面靠墻有一架板床，上面放着被褥，並無桌椅，爆油燈在窗沿放着，那大漢便讓麻林坐在床上。麻林道：「我不坐，咱們公事公辦，你把皮包拿來，讓我搜搜。」那大漢緊持皮包在手，陪笑說道：「朋友，咱

們都是在外面混的，你讓一步吧。」麻林瞪着眼道：「什麼話！讓一步，你可知道這是公事，我讓你，誰讓我呀？」那大漢道：「朋友，別不開面兒，我也不是空口說白話，你交我個朋友，我自然有個意思。」說着從身上取出一捲鈔票，遞過道：「朋友拿這個喝茶吧。」麻林一看見錢，就裝不住了，伸手接過道：「這是多少？」那大漢道：「大概有二百塊錢。」麻林見他出手就是二百，料着腰纏必多，而且他業已胆怯，自己若不乘機多多榨取，未免坐失機宜，就把鈔票原封擲在床上道：「你收着吧，咱們少費話，拿皮包來。」那大漢察看情形，知他嫌少，就道：「朋友不離就算了吧，你打算要多少？」麻林咬着牙道：「頂少給我五百塊，我就放你，若不然還是公事公辦。」那大漢把衣襟解開道：「我只剩這點錢了，不信你搜。」麻林道：「我搜什麼？你沒錢把皮包給我也成。」那大漢被他逼得無計奈何，低下頭思索，兩眼中的兇光向外一射，隨卽抬頭道：「好，就依你五百，可是現在我拿不出，你先帶這二百走，到明天下午兩點鐘，你上南橫街玉興茶樓去，坐在靠窗戶地方，準有人給你再送三百去。」麻林冷笑道：「你供鬼呀，我放你走了，再等你給我送錢，世上有這樣傻子。」那大漢道：「你知道咱們

在外面跑的，說話作事，都得夠朋友，萬不能說了不算，你就讓我一步，白天上茶樓去等。看我夠朋友不夠。」麻林道：「我等，我等到驢子年，也是呆老婆等漢子，我才不信。」那大漢道：「你不信怎樣？」麻林道：「我就立時要錢。」那大漢道：「我沒有那些，可怎麼辦？」麻林道：「那我就得查你的皮包。」那大漢搖搖頭道：「朋友，你可眞不給我一點面子。」麻林又使出敲詐口頭語道：「什麼面子？公事公辦，……」那大漢猛一頓足道：「好，這可是不給我道兒走，你來看吧，我認了。」說着把手中皮包放在床上，打開時賣，叫道：「你看！你看！」麻林見果然逼他打開皮包，以爲裏面必是值錢的東西，希望能分他幾件，大發洋財，就探頭伸頸的，湊過去瞧看。那大漢却已把手伸入皮包裏，麻林還不知死活的催促道：「你可快打開，給我看呀。」那大漢猛然把手向外一伸，喝道你看，麻林忽見他手上多了一件東西，才猛悟不好，一聲呀沒叫出來，那大漢的手槍已然對他發射，麻林只覺胸坎上一陣麻木，便跌倒地下。那大漢望着他冷笑着又連說了兩聲你看你看，又連打了幾槍，麻林身上多了許多破孔，魂歸極樂而去。可憐他只爲過於貪婪，不但未遂敲詐之願，連好奇心也未得滿足，始終沒看見皮包內是

何物，就糊塗糊塗死了。那大漢把他的尸身踢到一邊，就把床上鈔票拾起，仍帶在身上，手槍方要放入皮包內，但想了想就仍舊在手中，把皮包關好提着，一口吹滅油燈，走出院中向街門外看看。見黑暗無人地亟無人跡，就出門向巷外走去，方到巷口，猛聽外面似有許多皮靴蹴踏之聲，向這邊走來。他知道在這不遠處便是警局分署所在，必是署中人聞得槍聲，起來搜查，就翻身跑回，想由東面巷口出去，及至走到中間，恰見碧瑩和靖南正立在門前，大漢猛然心中變計，就用槍逼着碧瑩進入院中，由房上逃跑了。那班聞着槍聲前來搜查的警士，進入巷中，見各家大門俱都關閉，只有一家敞着，叫了兩聲，無答應，就走進去，向各室用電筒照看，尋出了應林尸身，才知道是人命重案，只可先向附近查緝。由那空宅出來，第一家就去敲靖南的門，進去之後，雖然沒有發見兇手由此而逃，但入室却瞧見了那些與環境不相符合的財物。論理若在常時，這房中有這種東西，本不會被警吏看見，即或看見，經過辯白也可解釋他們的疑心，不予深究，只在這時巷中對門才出了人命案件，死者應林，又素行惡劣，為警士所深知，料着肇事原因，不是爭風挾恨，便是分贓不均。如今恰在近處案中查出了這些扎眼的物件，怎能輕輕

放過，那警官從看見大衣和錢，就認爲嫌疑重大，竭力盤詰。靖南臉兒已嚇白了，知道要出麻煩，但却不忍說出是碧瑩之物，正要自己承當，碧瑩那裏已挺身自認，說出是朋友所贈。警官不信冷笑道：「你們賣報的倒有這樣闊朋友，送給你這些好東西，不要抵賴，快說實話！」碧瑩問心無愧，碧瑩只得把柳鶯說出來道：「這是在東方戲院唱戲的黃柳鶯，才送給我們的，不信你就跟我去問問。」那警官道：「我沒那麼問過，你們跟我上局裏去說吧。反正是眞難假變，只要你的東西來路明白，誰也不能賴你。」說着連喝走走，又教手下把他認爲贓物的東西，完全帶着交案。又喝令靖南的老母急速起床。碧瑩看着那老婆哆成一團的樣兒，就向警官道：「這些東西全是我的，沒有他們母子的事我自己跟你去好了。」話未說完，靖南已接口道：「妹妹你怎能去，總爺，我是男子，帶我去吧。」那警官笑道：「你們要唱生死板啊，不用爭競，你們既是一家人，又是一案裏的，誰也跑不了，快帶這老太太起床，跟我們走，少叙閒話。」碧瑩請求把老人留下，那警官認爲案情重大，仍是不肯，碧瑩心中難過，想到自己今天遭這刦數，眞好似命中註定，碧瑩留我小住一夜，我不答應，黃容蘇要用車送我回家，我也拒絕，若是依了

他們，便可脫開這場禍事，而且我若從旅館出來逕直回家，這時也早睡下了。我若不來，靖南這裏便遭着搜查，房中無可疑之物，也不會遭到嫌疑，這一來我沒帮成了他，反到害了他了。想着不由心如刀絞，但也只得替靖南老母着衣，同時安慰她道：「您別怕，去一回就可以回來，我這些東西，實是黃柳鶯送的，只要叫她來一問，咱們就沒事了。」那老婆兒已吓得不能說話，戰戰兢兢，只由碧瑩靖南擺佈。須臾下床，警士們就簇擁着他們三人，同向外走。還虧那警官厚道，容他把門鎖上，才出了門。那警官似乎捉到這些嫌疑犯，已是交代差使，也不向旁處搜查，一直出巷，回分署而去。在將出巷口之際，碧瑩行在黑影之中，忽覺有一塊小石，由天上落下掉在肩頭，嚇得一跳，抬頭看時，只見星斗滿天，風既停了許久，旁邊房上也沒有什麼異樣，不由暗自納悶。又走了一程，到了分署，經過例行詢問登記手續，便看押起來，等到天明送到總局，到午後才呈審問。碧瑩侃侃的直述乞貸柳鶯，資助靖南的實在情形請局中立傳柳鶯質對，倘有不實，願受重罪。那問官便說等明日傳到柳鶯再行審訊，即行下堂還押。碧瑩和靖南母子在看守所住了一夜，苦惱自不必提。次日午後又提去審問，那問官顏色變得非常嚴厲，

對碧瑩說你是故意搪塞，明知黃柳鶯沒法傳到，竟要求傳她留對。碧瑩一驚道：「柳鶯住在大飯店，在東方唱戲，怎傳不到？」「那麼官道！」「黃柳鶯已經在昨天失踪，東方戲院已經暫停營業，我們沒處傳她。再說黃柳鶯失踪的時刻，我雖然不清楚，但是你既說那些財物都是她的，大約你對她的失踪也有關係吧？」碧瑩聽了，好似天崩地坼，不由咦的一叫，抱着頭就暈倒在地，正是：春花憔悴，風雨相逼而來，碧水淪漣，波瀾自翻不息，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回　風雪走蛾眉絲牽局外　雲山回馬首機織圖中

話說在碧瑩被受牽連，提到官廳的這一天，上天好似憐憐她的寃枉，竟從早晨起了絕大的風雪，狂風陣陣，瀰雜鵝毛，然而這和戲裏的斬瓊娥不同，那是六月下雪，才使人感覺奇怪，而研究天時改變的原因。這時却正值隆冬，下得正是時候，人們也就只欣然相告，認爲瑞雪兆豐年了。這豐年瑞兆，還是甚爲廣博，幾乎遍於河北省，尤以天津北京之間，下得最大。在這天下午，倘然上有一隻飛機，翔在京津一帶的上空，定見到這世界都經玉砌銀裝，分外顯得偉大，顯得清潔，一望千里，都是純白，絕無雜色，

但實際上却是不然。在這一自無限的世界中，却隱着一片鮮的艷的紅色，那便是北京東城西裏公所，內外掛的紅燈紅綵紅幛，和戲台上的紅守舊，穿的紅戲衣，以及來賓襟上的紅花，合成一片紅光和外面的雪光對映着。原來這七裏公所是北京最有名的讌集的地方，裏面有寬敞的禮堂，美觀的戲台，舒適的客座，可以容納兩千人開宴唱戲，所以凡有顯宦巨家，遇着喜壽大事，要招待過多的賓客，差不多都要借這七裏公所。而且它的名兒起得也好，半女七裏，藏着吉祥吳故，因爲借地辦喜事的尤多。今日却是當代顯宦，曾作某省省長，歷任中央各部總長，現已退職，在故都安享晚年清福的梅占春先生，給兒子梅秋春娶媳婦。女家是前朝尚書周克良的孫女，兩方都是閥閱世家，貴極富溢，辦理喜事，自然大肆鋪張，就借了這寬敞的七裏公所辦事；並且邀集京中名伶演唱堂會，以娛來賓。結婚吉時定在下午六點，但早晚兩餐都加招待。儀式單上定着，早餐一時入席，大戲也同時開始，直到五點半鐘，才把戲暫時止住，借戲台作禮堂，舉行婚禮，禮畢便開晚宴，大戲也繼續開演，直到夜闌爲止。親友們因爲名伶薈萃，所定劇目又都是外間不經見的好戲，很多提早前來，雖然外面雪虐風狂，但這裏面從正午便已到了上

千賓客。到午後兩點鐘，借大的看堂，已顯着擁擠了。至於來賓是否都是親友，主人並不能知道，而且借大局面，其勢也沒法彷效戲院查票辦法，一一盤查，把聽聽戲的加以驅逐，所以也只得聽其自然，不過前方近戲台的座位，多半已被一班女學生式的小姐們佔住了，這班人更不知是誰的親友，大部份是互相援引而來。譬如本宅一位表親家的姑娘，帶來兩個女友，那兩個女友又每人帶一個同學，或者是本宅小姐的同學帶來她的親眷朋友，也有根本沒人攜帶，早早來到門口等候，遇見熟識的便就跟着進來，還有不待熟人引領，自行隨着大隊闖入。她們很多從午前就來了，盤踞住台前地盤，不肯離開。當大戲開始時，內中有幾個少女，對台上伶人調眉弄眼，作盡醜態，而且喝采鼓掌，怪聲怪氣。主人看着不像樣，又因台前位置是為貴賓留的，怎能被不相干的人盤踞，就想要設法遣散。幸而有位深通會社情形的對主人說：「今日因為門禁不嚴，竟被一般女捧角家闖進來，當然秩序要受影響，不過她們之中，也未必沒有本宅正式親友，若加驅逐，面上未免難看。所好她們雖然各有目的，而所捧多是青年伶人或是科班人物，這種角兒戲碼多排在前場，所以她們才是早前來，大約到日暮時候，這班小角兒都已唱完，她

們就走了，倘若不走，那時再趕不遲。」主人聽了，也只得罷了，因此一言，那羣女捧角家們在台前越發得其所哉。戲碼預定，把名伶好戲排在晚上，所以白天並沒有王鳳卿程繼仙等老頭子，馬連良侯喜瑞等大花臉，來掃她們的興，台幾乎全是梨園後起的青年伶工。唱珠簾寒是小白臉子的李高用，唱天雷報有細皮嫩肉的張元秀，就更不用說旦角是如何的美年玉貌了。這羣女捧角家好似近年科班盛興中的一種副產物，專以捧青年伶人爲事，所以有人稱她們爲捧角嫁，表示其爲女性的捧角家，但是家字加女，另成了個嫁字，似乎不倫，但是思想起來，捧角固然是提倡藝術，但若只挑異性的捧，只挑年貌相當的捧，那就有些扶用藝術範圍以外，社會們也許可以辯白說爲着是美感關係，眼睛需要的是冰結凌，而不是老白菜，但在旁觀者看來，就難免疑到她們爲着終身大事，夢寐想望的是風流子而不是醜奴兒，這就是嫁字所以爲妙也。且說這些嫁們，坐在這喜堂之中，因爲既沒彈壓的軍警，和訪事的記者，所以比在外面戲院裏更爲肆無忌憚，大家咭咭咯咯，打打鬧鬧。甲嫁的意中人上台來了，乙嫁拍一陣掌，把意中人的眼光移過來，然後把甲嫁向前一推，教她行個相見禮。等到乙嫁的意中人出台，甲嫁就打磨嗓子，

咳嗽揚聲，或者拉過乙嫁的兩手，强迫她鼓掌，以作台上注意，這樣表面好似報復，其實她們是互助，其餘的嫁們，也都人情過活，各顯奇能，有的故意立異出奇，在衆人喊完好兒，或是不值得喊好兒的時候，她來一陣孤芳冷艷的聲，這就和酬應友朋似的恐怕把肉埋在飯裏，不肯和衆人合送分份面必要自致厚禮，以表情感。還有坐在前面的，等目的物出來，就立起整理衣服，告訴他某在某在斯，坐在後面的，就借故走到台前，和熟人說兩句話，勾住台上的眼光，然後帶回原座。總而言之，她們個個都要得意中人的注意，比在外面戲院裏還來得殷切。至於因何如此，內中却有個原因，她們這一班人，身份本不相齊，裏面固然很有朱門貴女，富室掌珠，但也頗多小家碧玉，什麼車站脚行飯店官役，以及居戶廚司女孩，因爲上了學校，聽同學們的摩登風氣，學吃學穿，學玩學樂，漸漸學到捧角，雖然身分低微，但只能向家中拚命撒潑，討出件大衣披在身上，再破費幾文錢髮修容，到戲院面捧一場，誠又能看出她不是小姐？但她們自己心虛，只怕意中人看破窮相，所以費盡心思，致力於僞裝工作，該掩飾時盡力掩飾，譬如身上旗袍破了，還沒能向她師作小姐的父親要出撈摩的資本，她到戲院裡把大衣扣得緊緊，

就可以死，也只能解開遮風的難子罷了，也得縮在椅後，終場不敢稍伸。其實由台上並看不見她的衣服，雖然相作屈人自擾，却也由於窮人心虛，女孩心細，兩種原因造成的現象。極另一方面，則該誇張時盡情誇張。譬如偶然作件新衣服，或是從同學借來一隻戒指，那就未敢意中人看個真切明白不可。忽起忽坐若干次，搔頭抓腮無數回，在平時已是如此，今日忽然得以參預這巨室晉樽之宴，有如羣身雲之上，自然都想到平日捧角，雖然也曾傳眉遞眼，却沒有實際成績，也許角兒把我看得平凡，不肯傾心相愛，今日好容易得這機會，在台下一坐誰看了也得疑惑我是梅宅的親戚本家，怎能不特別顯耀，給角兒認識明白，使他心中鐫深我的影子，抬高我的身分，以後就可以容易進步，再在戲院見面，他也必向目相看了。她們都抱着這樣心理，自然弄得醜態百出，却還好並未曾出什麼事故，。及至三點多鐘，台上一陣鑼鼓大震，換了小武生王喜光的挑滑車，這王喜光扮相俊美，武工尤妙，扮了高冲出台，分外着一種英風秀氣，觀者無不贊美，自然專捧他的嫁們，尤其心蕩眼饞，恨不得飛上台去，請岳元帥主婚，牛皋贊禮，和高冲當場結婚，以遂心願。內中有一位老嫁，生得面皮蒼老，瘦骨峻嶒，但穿的衣服却是

少女裝，頸後還分梳兩條小辮，跳跳躂躂，極力表示活潑，把她的尊容和態度衣飾，合看起來，年齡可就不大容易猜測，大約總十五至五十之間，担保不會再老。這位老嫁專以捧王喜光著名，每日都要看他的戲。有一次王喜光唱夜戰馬超，一時疏忽，掉落傢伙台下有人叫倒好，這位老嫁氣得淚眼婆娑，只盼王喜光能多賣力氣，博幾次采聲，挽回面子，及至台上開打到火熾時候，她關切太甚，一時忘其所以，竟使出在學校中鼓勵運動員的法兒，立起狂呼喜光加油，惹得笑聲大作，邪好四起，竟勞動警士出來維持秩，但她却由此得了個加油的外號。今天她也是冒充梅宅親眷前來，抱着同樣顯耀心理，數王喜光瞧見她在盛大堂會之中，高踞前座，好加以重新估價，收取意外效果，無奈台上的高冲，好似一心要出戰金兵，只顧跟岳帥嘔氣，無暇對台下周旋，即使偶然顧盼台下，却另有許多美貌女郎，奪住他的目光，眼角恩波，竟未曾稍落到這加油老嫁身上。加油最在乎這個，向來都以愛人垂青的次數，視爲幸福的消長，常常對人說：「喜今兒看見了我二眼，或是今兒比昨兒多看了一眼。」可見她何等注重此事。這時挑滑車演過兩場，高冲對她竟然尚在線路不通，她又怎能忍受，就作了許多奇怪姿態惹他注意

，可惜竟未收效，她急得搔首抓腮，自覺臉上發熱，心知一着急在冒油的鼻頭，必然又油汪汪的了，就取出粉紙小鏡，自加擦抹，一面理容，一面還偷眼瞧着台上，只恐疏失了那寶貴的一眼，將要遺憾無窮。這時高冲已上了高台，看守大蘇，雖然有唱有白，然而很有空閒向台下縱目，加油所切盼的一眼，總該可以來到，那知道這一眼來却來了，只可惜錯了方向，對着另一位玉貌鮮衣的女郎射去，而且來回往覆，再三不已。加油認識那女郎也是捧王尊嫁之一，自己素認爲情敵的小紅人兒，不由醋勁大發，想要擾亂他們通訊的電路，就把手中的小鏡子反過，向台上照去，因爲屋頂有很大的天窗，光線恰巧對上，就見台後守舊之上，映出一道滾圓的光，她再轉動小鏡，把這光漸漸移到中間，猛然照在高冲臉上，高冲正觀完了陣，發憤欲戰，將由桌跳將下來，他的眼光還對着台下的小紅人兒，伸着腿兒，就由桌上跳下來，但他眼光只顧注顧着台下，到伸脚下躍時，方要低頭瞧瞧下面，但那一道圓光，恰在這時到來，照得他眼花繚亂，無奈姿式已然作出，想要收縮已來不及，只得趁勢跳將下來，因爲心神外馳，又被鏡光照得一陣迷眩，脚下就失了準確，那數寸厚的戲靴，一下踏歪，竟幾乎跌倒地上，偷偵傾斜的奔出

好幾步，方才勉强站住。台下觀衆已自閧然大笑，都說高冲還未過見滑車，竟早就馬失前蹄了。那位老嫁憋不到引起這樣惡劣的事態，瞧見高冲在台上幾乎跌倒，因爲鬧情過甚，忍不住噯呀一聲叫出來，高冲正在勉强站住，羞得面紅過耳，聽得這怪聲，就循着聲音來處一看，居然瞧見了那老嫁，兩人目光相觸，這可如了老嫁的願。正要報以　笑，却不料高冲在看她時，連帶瞧見她手中的小鏡，立即明白那亮光的來源，不由大怒，恨不能用挑滑車的大棒，先把這老嫁挑個透明扉窿。但事實既不可能，只好心中暗罵，以後每逢表演除戲，就怒目望着那老嫁，連頓其足。那老嫁却不知這戲台上頓足是罵祖宗，反以爲受愛人眼波，引爲奇榮，更加搔首弄姿，巧笑相迎。台下的人看出情形，有些促狹的人，便噓噓怪聲，加以諷刺，但那老嫁自得其樂，滿不在乎。正在這時，忽然有一個穿黃鼠皮滿身拼着小尾巴大衣的女子，由外面匆匆跑來，向同座的人說道：「我有了新發現，程硯秋來了，正在後面作招待員呢。」那女子說話聲音甚高，旁邊座客都已聽見，沒聽見的也因展轉告訴而知道這消息了，男客還能沉得住氣，女客却十有七八，都立起來，紛紛向後面跑去。到了這戲場的門外，只見客座之中，有許多衣冠楚楚的人

"在那裏立談經語"內只見有一個美貌少年，穿着筆挺的西服，襟上佩着紅花，眉目爽朗，風神挺秀，正在向幾位年老的官場人物，鞠躬致敬，互道寒暄，似乎是個世家子弟，以晚輩禮謁見尊長。這班女客都擁在戲場門口，向他望着，那少年說着話忽一轉身，現出正面，女客們不由都發出驚嘆之聲，這聲音只由心中發出，十分微細，但合百餘人的微聲，也就成爲雷了。因爲內中有不甚認識程砚秋的，只驚訝程砚秋原來如此漂亮，有深識程砚秋的，却驚訝這人比程砚秋更爲年輕，更爲俊美，雖然他並非程砚秋，却是十分相似，不由都看直了眼兒。那少年也看見這羣女客，擁在門際，既不出去，也不退回，只把幾百隻眼睛成直綫的投射，不由也愣然望着她們，似乎研究這隊娘子軍一擁前來的原故。雙方對瞪了十幾秒鐘，因爲這少年態度不變，毫無忸怩的樣兒，娘子軍方面，從他身上既瞧不見所想看的女性氣分，而且震於他的嚴肅堅挺，就有人反忸怩，向後撤退。這一來陣線便支持不住，彼此牽率，都轉身向後跑了，那少年望着她們的後影，搔頭自語道：「這是什麼原故？這羣人都瘋了！」忽然後面有人拍着肩頭笑道：「老弟，這不怨她們，怨你生得太漂亮了，看煞衛玠，眞是亟流韻事。」那少年回頭，見

是位兩撇鬍的清癯老者。就躬身笑道：「楊老伯，久遠，您一向好？」那老者拱手道：「承問，承問，君奇老弟，從你到天津作事，咱們有半年不見了，近來可好？幾時到北京來的？」那被稱爲君奇的少年道：「一切托福，我是今天早車才到，專爲稚春表兄的喜事而來，才進門不久。」那老者道：「路上風雪很大吧？」君奇方要答話，忽然由前面大客廳的門內，跑來一個僕人，慌慌張張東瞧西望，瞧見這位老者，就趕過叫道：「楊二爺，我們大爺請您快去。」那楊二爺道：「有什麼事？」那僕人道：「就是因爲前台來了好些不認識的堂客，多半是混進來聽蹭戲，並不是親友，我們大爺怕挑刺碍着好肉，不好意思攆走。那知她們越鬧越不像，台上台下竟交了話，恰巧前面坐着黃總理的老太太，看不下眼，竟氣憤憤帶着小姐少爺要走。虧得我們太太費了許多話，才留住了，我們大爺怕這樣鬧下去，正經親友都坐不住，所以請您想個法兒。」楊二爺點點頭，向君奇道聲失陪，就隨着僕人去了。君奇又和旁人周旋了一會，就也踱入戲場，在中間尋個座位看戲。這時臺上正是綽號小梅蘭芳的新進旦角于妙珠的鴻鸞禧，臺下的羣嫁，鬧得更兇，但不久便見有位佩紅花的招待員，走到臺前，手裏拿着一張紅紙，上面寫着婚

禮即將舉行前五行座位須要另行佈置，請坐在前五排的暫且移讓。前面的人看了，紛紛立起，就是臉皮厚的嫁們，也沒法戀棧。內中捧手妙珠的專嫁，更憤恨欲絕，自嘆運蹇，自傷命薄，偏在緊要關頭，遇到波折，直覺有生離死別之慘，但也只得隨衆離開，想向後面找尋座位，無奈後排業已擠滿，又加那招待員在前引導，口中連說請這邊坐，衆人以爲另有安置就隨着他出了戲場門口，到了客座，那楊二爺已在恭候，就對她們說本家兒因爲地方窄小，實在不能招待外人，請各位來聽檀戲的，就此出門回家，省得少時再禮簿挨位檢查，查出來趕走，太不好看，正式親友請在這客座中稍坐，本家兒自來道歉。那些濫竽聽戲的嫁們，一聽此言，知道上了當，急欲逃回戲場，無奈門口已被擋住，想再逗溜下去冒充親友，又恐眞個主人出來辨認，那時清水拿魚，定難幸免，於是就有兩個人起頭兒向外走了，別的嫁門看着更覺心虛，紛紛跟着走去，須臾就走了多半，但都喃喃罵着，裝作不堪侮辱，雖是正式親友，也不願再留了。但是那個加油老嫁，却沒有走，仍混在留下的一堆，楊二爺也不再過爲已甚，就代表主人說明不得不如此辦理以維秩序的話，又道了歉，把留下的仍讓入戲場，但前排的好座位，已經主人延貴賓坐定

，這些人只好另覓枝棲，亂了一會，方才平定。君奇瞧對，知道是楊二爺的作爲，心想聽蹭戲的固應收縮，但連累一部行人情的親友，跟着跑出跑入，又失去原來座位，未免太不近情，但又想除此辦法以外，要想攆走她們而不引起全場騷動，却也別無善策，若是挨位查點，就更不成體統。想着忽聽臺上一陣鑼鼓喧鬧，原來鴻慈禪已經演完，改了一齣所謂新型武戲，叫作什麼羅漢大會，扮出十八位羅漢，收伏各種妖精，劇情荒謬，自不必談，最妙的各個羅漢，神情態度各不相同，或如流氓，或如土匪，或則舉止鄙俗，如下河南之公子，或身體臃腫，如英雄會的草包，或則行動嫵媚，正如小脚初纏，或者步履蹣跚，如患小腸疝氣，奇形怪狀，應有盡有。却沒帶着神仙氣象，慈悲面目。臺下打些位度奉佛天深修內典的人，都擰轉頭連說該死該死。還有一位退職的舊將軍，曾以莽英雄成爲某省督護，平生殺人百萬，老年奉佛法以自懺悔，這時正揑着念珠，一面念佛，一面聽戲，他却不嫌臺上羅漢難看，竟立起身來對臺上打着問訊，看那度敬情形，若不是被桌椅擋住，他早對台上十幾個戲班底包個身下拜了。君奇看着台上下兩齣好戲，十分好笑，好容易熬得諸位羅漢功行圓滿，把戲唱完，回後台卸裝，台自非作毀鴉

片抽白面嫖客手搖牌九的工夫。這時台上也就暫停演唱，預備舉行婚禮。鑼鼓一住，立刻忙了執事諸人，只見許多人挾着紅毯，由台前直鋪到戲場門口，靠着台口正中，又放了一座特製的五層樓梯，以爲台上下的通路，預備梗新夫婦由外面走進來，直登戲台。一切手續都在台前舉行，主持婚禮的人也都在台上等候，爲得便全場觀衆，能像觀劇一樣看個清楚明白，接着在上下場門外，排好兩撥兒樂隊，台上正中放了花檯，兩旁佈置鮮花盤。須臾樂隊奏隊，一闋既畢便即停止，這時廣大的戲場鴉雀無聲，似乎都知道，婚禮業已開始，只等着看新人到來，主持婚禮的人已經走下台去，內中證婚人是孟督辦，兩位介紹人是遺老穆香卿，和前鎮守使陳蔚丞，司儀是北京怪書家黃文澧，和天津大詩人孫鶴千。孫公當然是由天津趕來，巴結差事的，以外還有男女兩方的家長，君奇對台上的人除了孫鶴千以外大都認識，心想這一台濟濟多士，論身份也不輸台上伶官扮演的伶人，百十年後，他們也要變爲戲中人物，只是都應該是何種角色，在仔細考察之下，認出裏面有帶翎子的大花臉，打豆腐臉的方巾丑，戴員外巾的大白臉，穿舊藍袍的老末，只惜尋不出俏俊扮帶黑三的正生，君奇正在想入非非，自覺好笑。忽然樂聲再奏，

衆目睽睽望着場戲場大門，忽而徐徐開啟，新郎新娘和男女賓相，以及拉紗的小童，一行約七八人，在樂聲悠揚中，踏着紅毯，遲遲緩緩走入。場中大衆，立刻把紙條米糧紛紛拋了過去。君奇在座位上立起瞧着，見表哥梅稚春，今天分外收拾得光潔齊整，更顯出濯濯豐神，新娘也非常美麗，在光艷的新娘裝束中，流露着端莊婉淑的氣氛，眞是一對麗人，令人喝采。但是兩對賓相，却是相差甚遠，男的賓相一個是黑麻，一個是蠢胖，女賓相一個沒有脖頸，餅子臉安在肩上，一個是女學究樣兒，黑瘦如鐵，却架着極深的近視眼鏡。被這四人一加襯托，就顯着兩位新人更漂亮了。君奇暗笑表兄太已精明，我自覺有担賓相的資格，然而他并未激請，這原來有個原故。記得有人說梅蘭芳唱戲，配宮女了環全都比拉洋車的還粗醜，當然這是梅蘭芳的聰明。稚春也許跟他學的，想着見新人一行走到近前，就也取出自帶的紙來拋擲。這時因擲者甚多新娘當不住這驟雨般的攻擊，又恐失儀，不敢躲閃，新郎屢次挺身遮擋，大有保護的神氣，衆人見了齊聲喝采鼓掌。就在這喧嘩聲中，新人一行已漸漸走到戲台之前循梯級而上。就在這個時候，忽見由旁邊觀禮的人叢中，走出一個穿貂皮大衣的女子，擠入行列之中，緊跟在拉紗小

童後面，也走上台去。台上的都以爲這女子也是婚禮中關係人物，都不甚理會，只有君奇瞧着詫異，雖然那溷入行列的女子，背着臉兒，不能看見面目，但只瞧見那後影兒，和穿的大衣，便已愕然吃驚，不由穿過人叢奔回台前走去，想看個明白，但他還沒走到地方，台上的奇事已然發動。在司儀才喊出第一句，一對新人還未及動作只見那個女子突然擠入新郎新娘中間，揚聲叫道：「今天婚禮不能舉行，這位新娘沒有跟梅稚春結婚的權利！衆位先等等兒，聽我說話。」這時場中的人，瞧見了這怪異的波折，都嗡的作起聲來，台上的新娘望着那不識面的女子，愕然失措，顫顫的倚入女儐相懷中。另一邊的新郎，却望着那女子，面色蒼白，神色驚懼，唇吻不住顫動，却說不出話，連那些主持婚禮的人，都嚇怔了。這時君奇已走到台側，看見那女子的臉，才認出確是自己見過的人，已聽台上新郎的父親梅占春向那女子問道：「你是誰？爲什麼來攪擾我家的婚禮？那女子哦了一聲道：「你家婚禮？哦，您是稚春的父親吧？您不認識我，請問稚春，我跟他是什麼關係？我今天來不是攪你們婚姻，是來訴我的寃枉，因爲稚春結婚，只有我能同他站在這裏，旁人不配。」說着舉起右手揚了一揚，手裏握着一張字紙，又搖着

那紙說道：「這是梅稚春跟我定婚的憑據，他親手寫的，今天他竟趁我不在北京，偷着跟別人結婚，我要問問是什麼道理？」君奇見她說得理直氣壯，再看梅稚春惶愧蹴踖，無地自容的樣兒，心知這事想必不假，稚春以前定和這女子有過交好，定下婚約，今日因父母之命而和他家結婚，才惹得這子出來質問。這局面可算糟透了，世家巨族，在吉期之中，衆目之下，鬧出這樣笑話，現在怎麼捨收？以後怎麼見人？而且這新娘也太難堪，又怎麼下台？君奇正在代爲關切，想要上台調解。却見那女子已轉向外，現出了面目，台下只覺她臻首蛾眉，容光四射，內中有認識的人，不由叫出來道：「黃柳鶯！那是黃柳鶯！」臺上的黃柳鶯毫不動色，仍侃侃說道：「對不住，諸位請原諒我打攪，現在我把梅稚春跟我定婚字據，念給衆位聽，請諸位公斷，今天的新娘應該是我，還是應該別人。」說完就把開手中的紙要念。君奇在下面心中着急，怎麼臺上的人都成了木雕泥塑，沒一個出頭了解，若是任她把婚據念出來，可就更難收拾了，自己好在和她有一面之識，就去給稚春解紛吧。想着一跳上臺，到了黃柳鶯旁邊，開口叫了聲楊小姐，那黃柳鶯正瞧手中的紙，聞聲抬頭瞧見君奇，似乎猛吃一驚，隨見雙頰暈紅，秋波凝眸，

半晌才發出微顫的聲音道：「呦，你啊，你也在這裏○」說着那持着字紙的手，不由的軟軟垂了下來○柳驚見着君奇，何以現出這樣態度？而且方才臺下觀衆，已叫出柳驚的名字，君奇何以仍稱她爲楊小姐？這要却有一段因緣，須要把筆尖倒退二百四十里，從天津說起○原來黃柳驚在夜中送走碧瑩之後，自己又歇息一會，瞧看墻上掛的孫駕千書屏，每個字都是曲曲彎彎，像一圍蚯蚓似的，看得心中犯惡，就喊許鎖住摘下來丟到外面，露出雪白墻壁，力覺爽豁，又喚老姨兒燒幾口烟吸了○這時夜已向闌，外間的工作人等，各自歸室休息○老姨兒替柳驚鋪好床褥，也自出到外面安歇○這兩間大房內就剩了她們二人，老姨兒心裏惦着兒子大椿，去搶翅碧瑩，不知是否成功，又怕他萬一失手，於是輾轉反側，不能入夢○內室的柳驚，因爲吸了烟○弄得神經興奮，也睡不着○兩人隔着一扇房門，各自在床上折餅兒，直到天色大亮之後，老姨兒忽聽外面有步履聲走近門前，以爲大椿回來，坐起看時，却見由門縫兒塞進一張報紙落在地下，原來是送早報的來了○老姨兒搖搖頭，喃喃的自語了兩句，方又睡倒，忽覺神思朦朧，將要入睡，却又聽房門時咀一響，她又霍然驚覺，眼見大椿從外面進來，摘了頭上的舊皮帽，抖落

上面的雪。老姨兒推衾坐起，忙向他擺手兒，暗示不要吵醒內室的柳鶯，隨又招手使他近前，才低聲問道：「怎麼樣？」大椿恨恨的道：「眞倒霉，我跟二舅直等到這時候，也沒見她的影兒，你眞會出好主意，差點把我凍成銀魚，夜裏刮大風，天亮又下了大雪。」老姨兒聽了，心中失望，口中却道：「怎麼呢？後半夜我看見滿天的星斗，怎會下雪？」大椿撅着嘴道：「刮風下雪，是老天爺的公事，你跟他講理去。」才說到這裏，忽聽柳鶯在內室叫道：「外面是誰呀？」老姨兒吃了一驚，恐怕她知道大椿在此，惹起猜疑，忽看見地下的報紙，就答應道：「是送報的來了。」柳鶯在內室說道：「給我拿進來。」老姨兒忙擺手教大椿溜出去，自己拾起報紙，送入內室。見柳鶯在床上大睜兩眼，十分清醒的躺着就把報遞過說道：「怎麼還沒睡着，外面下雪了。」柳鶯說了聲好在今天白天沒有戲，就擺手教她出去，自己展開報看着解悶，先看了戲劇版，見上面只有一段關於自己的批評，接着又翻過一面新聞版，忽見中間有一段短訊，題目上有梅稚春三字，不由呆然注目。原來那是一段北京通訊，題目是梅稚春舉行婚禮，小題是今日下午假七襄公所舉行，本文是京市名流梅占春太史，今日爲其文郎稚春公子成婚，假座七襄

公所，並廣邀京中名伶演唱堂會，以娛來賓，聞女方爲某氏女公子，德容并茂，洵稱佳偶云。柳鶯看了，初氣面色雪白，繼而切齒發恨，隨又嗤然冷笑，自語道：「好！好的很！莫怪這次我上天津來唱戲，他一直也沒攔阻，我起身前夜，他去看我，也沒戀戀不捨的樣兒，原來早就安下心了，想趁着我天津的當兒，他就悄不聲的跟別人結了婚，等我回來知道了，已經生米作成熟飯，沒法把他奈何，哼！哼！你想左了，忘記刀把兒在我手裏攥着呢。」說着又恨恨的道：「好稚春，前些日子我就聽說你家裏給你提親，對你詢問，你只說沒這回事，如今可有這回事了，你既想瞞着我幹，怎麼不想周到些還教報上登你的消息，我既知道，你的婚禮可就行不安靜了。今兒我可算得着理，不管是人是錢，總得撈回一樣，反正不能白饒你。」說着看了看表，就立起身穿好衣服，草草洗漱，修飾已畢，推窗看看外面，見馬路上已是堆積絮，一白無際，天上還是鵝毛大片的紛紛飛降。柳鶯想要教茶房，代叫一部汽車，但又恐驚醒老姨兒，和她絮叨，不如悄然出去，到外面再說，就開箱尋出一張秘密文件，藏在身上，又取出件較暖的貂皮大衣披上，便悄悄的溜出外間。老姨兒還未睡着，瞧見柳鶯，愕然問她出去作什麼？柳鶯信口

說了句我睡不着。到街上過過風兒。老婦兒說我陪你去。柳鶯搖搖頭，推門選出一直下樓出門，向左近尋一家汽車行，立刻着把車開出，逕到站，下車進了站門，買了張頭等票，便上了車，這列車只掛了一輛頭等包房車，柳鶯看看各房多已被人佔據，只有一間尚在空着，就坐了進去，隔窗看站上大鐘時刻，距開車尚有十餘分鐘，就聞瞧站台上過往人等，以爲消遣。及至快開行，車頭的汽聲已鳴，柳鶯忽聞門外有人問道：「借光，這裏有人麼？」柳鶯回頭一看時，見門外立着連鬢大鬍的壯漢，眼睛望着對面的空座，柳鶯見這人雖然裝束華麗，但神氣粗俗不堪，心想和這人同行一路的未免遭殃，就微微點頭道：「有人。」那壯漢聞言失望，提着皮包走了。柳鶯見他走開以後，不料在她後面還立着一個人，也正向房中張望，似乎也想尋覓座位，但因那大漢被拒去出，不敢再來碰壁，就要走去。柳鶯一看這人，竟是個極俊秀的少年，頭戴鵝絨美式帽。身着極講究的皮外套，一張雪白的臉兒，在俊秀中現着華貴氣分。柳鶯乍瞧，疑是一位最傾慕的同行，方要立起招呼，但立刻覺得不是。心中自思，世上竟有這樣玉雪般的男子，比自己那位同行還年青幾歲，美妙許多，若和他作一次旅行伴侶，同室對坐數小時，也是

樂趣，想着就要讓進房。隨又想到方才曾拒走了他人，現在竟延他進來，未免不好意思。正在猶疑，那少年已經走開了，柳鶯心中一陣索然。這時車已開行，門前頗有人來往，雖未進房佔座，柳鶯却覺了嘰咕，心想這時已沒有可以拒絕人的藉口，倘若那大漢再來，見房中并無他人，就許逕行入坐，還要無形中受他的笑落，而且除他以外，任人都可以進來和我對坐，我只買了一張客票，并沒有包房的權利啊。只悔方才不曾讓那少年進來，他若進來，在我對面一坐，莫說今日乘客很少，即使擁擠，旁人見我和他年貌相同，都要猜是是一對兒，就不好意思覺擾了。柳鶯這樣一想，猛覺臉上一陣烘熱，不由暗自呸了一聲，自笑想得好沒趣兒，這是誰對誰，又認得人家是誰。但心中終像有事拋撇不下，就立起身來，走到門口，向外一看，只見甬道內頗爲清靜，只有那少年在車的另一端，來回踱躊，或停步望着窗外。柳鶯才知他還沒找到安身處所，大約旁的包房都已滿了，只有自己房內尚有空座，他因別人擠過釘子，不敢再來，所以在甬道中站着。其實車中座位，恰恰與人數相符，只爲自己多佔了一座，就使他人損失了應享的權利，看情形他似乎預備一直站到北京，那未免太不好了。想着只覺心中躍躍，打算叫他，但

又有些羞怯，這就是女子的特別心理，總喜歡挑肥挑瘦，時時用審美眼光選擇近身物事，男子自也是物事的一種，即使在這短短的旅途，也不能忍受臭男子的接近，希望有個美少年在身邊。但這時看着美少年，又因心跳而生羞澀，倘若對面是個平常男子，柳鶯必能很從容的招呼，只爲是個使她心裏不寧的美少年，情形不同了。固然唱慣戲的女人，面皮很厚，很少發生羞澀，但遇感情動時，也照樣和常人一樣了。柳鶯遲疑一會，終不好意思開口，又悶悶的回到座上，向窗外瞧着雪景，見風雪愈狂，遍天際地，都白成一片，入望混茫，遠村近樹都似被一掛白幕罩住，不可辨識，只有一株株枯樹，還挺着黑幹，峙立風雪之中，鐵道旁的電線杆排成一線，蜿蜒蜒蜒，漸遠漸短，直至渺茫不見。柳鶯正在瞧着，忽聽門外似有脚步之聲，忙回頭看時，只見那個少年赫然立在門口。兩人眼光一觸，那少年已鞠躬說道：「請問小姐，這邊座兒沒有人吧？」柳鶯嫣然點頭道：「沒人了，我的朋友沒趕上車，我白替他留了座兒，您請坐吧。」那少年說聲謝謝，就走入坐在對面，柳鶯對他瞧了一眼，覺得比方才遠望是更見英秀，不由心中越發志忑不寧，那少年向窗外看看，似乎驚訝風雪太大，撮唇微嘯一下，就從外套袋中取出本雜

誌，似將翻讀。正在這時，查票員已過來了，碧鶯就拿起手皮夾，要取車票，但因一陣精神恍惚，忘記車票就在最外層的附設夾層裏，又而打開向裏面搜尋，那知反把車票落到地下，還不自覺，等到查票員驗過那少年的票，又向柳鶯這邊伸手，柳鶯在皮夾內遍尋不着，以爲業已遺失。正急得臉兒通紅，那少年却瞧見地板上的票，拾起說道：「您的票掉在地下了。」隨即代交給查票員，驗過將票交回，便走出去。柳鶯覺得這少年給自己帮忙，不能不謝，就含笑點頭道：「謝謝您了累，您這是到北京吧？」少年點點頭道：「今天恰趕上這樣大雪，小姐你是在天津住家吧？」柳鶯道：「我常住北京，這是從天津回家。」說完二人都沒了話。那少年展開雜誌，似乎要看，柳鶯心中好像很討厭那本雜誌，隔在中間作障碍物，就又開口問道：「先生您貴姓？」那少年呆然把雜誌重放在膝上，欠身答道：「賤姓孟。」說着隨手向衣袋裏掣出張名片遞過。又問小姐貴姓，柳鶯接過後，本可以把自己的名片還送給他，而且柳鶯皮夾中也正帶着名片，但她望着那少年却有些躊躇，不願取出，因爲她另有一種感想。覺得在旅途之中，得逢這陌生的男子，是很有趣味的遇合，一來想要拋開黃柳鶯三字的聲名，單用本身試試對男子的

魔力，二來想要保持自己的身分，這少年既認自己是一位閒秀，就教他把這觀念保持下去，若一說明自己是賣柳鶯，恐怕要惹他發生和常人一樣思想，打破這幽秘而有趣的局面。就決意把紅伶身分的賣柳鶯隱藏起來，只以閒秀身分和本來姓氏，與他周旋。先瞧瞧他的名片，見上面只印着孟君奇三個字，就道：「孟先生，我姓楊，對不起的很，我沒帶名片。」孟君奇道：「不客氣。楊小姐，您府上在北京，不常到天津吧？」柳鶯道：「我也不斷來往，因爲天津有家親戚，常常接我去玩幾天。孟先生，您府上在天津麼？」君奇道：「我的舊宅在北京，現時因爲在天津作事，所以借朋友一所房子暫住。」柳鶯道：「孟先生在那一界作事？」君奇道：「有幾位朋友，組織了個中東公司，請我作經理，也不過馬馬虎虎的因人成事罷了。」柳鶯雖不知這中東公司是何營業，但聽他是經理，覺得這樣青年，居然成爲商業中領袖人物，不由更生愛慕，就向他笑了笑，方要說話，却見君奇伸手向衣袋上摘下支自來水筆，又取出個小小的日記本，放在窗下的浮檯之上，拔開筆套，似要寫字却先凝神構思。正在這時，茶僮送進茶來，見他二人對坐，認爲一家，就給放下一壺兩碗，君奇却並沒理會仍注目紙上，擎筆思索，柳鶯見他正

在工作，不好相擾，但心中却很希望同他談談深談，無奈毫不着開口機會。忽然由那茶壺上引起話機，就情情的先倒些茶，把碗洗淨，再用自己那塊白噴香的手帕拭乾，才斟上了茶，把一碗遞到君奇面前低聲道：「孟先生您喝茶吧。」君奇抬頭看見柳鶯替他倒茶，覺得既不合女子爲一的摩登原則，也違反愛敬之性的紳士態度，不由誠惶誠恐的立起身道：「呀！豈有此理，怎倒要動您，眞是對不住謝謝您。」柳鶯抿着嘴兒笑道：「何必客氣，請坐吧。」隨又指着他手中的筆道：「還要寫信啊。」君奇搖頭道：「不是寫信，因爲今天會親家辦喜事，有一位貴客爲，恐怕在宴會中間有人請他演說，寫信來教我替他擬篇演說詞寄去，我因爲昨天太忙，沒有工夫，只好到車上來寫好，到北京見他面交。」說完又點頭道聲對不住，隨即坐下，持筆在紙上沙沙的寫了起來。柳鶯瞧着，知道暫時不能再和他說話了，只可等他寫完再作進一步的交談。心中悵悵惘惘，目光却隨着君奇的筆尖，上下移動。過了半天，他寫完一篇，又翻一篇，而且聚精會神，不稍停頓。柳鶯心裏替他抱屈，對他憐惜，只想替別人事隨便寫個字好了，何必賣這樣力氣，未免太傻。你就是寫出一朵花兒，也是別人露臉，關你何干，再說你寫了這半天，

脖頸兒低得不酸麼？手腕架得不疼麼？柳鶯心中展轉許久，看君奇還沒有寫完，就轉臉向窗外瞧看。却見正經過站頭，車已緩緩停住，窗外豎的站名牌，寫着廊坊字樣。原來這是特別快車，過站不停，只在廊坊歇一次。柳鶯不由悚然一驚，知道京津間二百四十里的火車，業已走出一半，而自己心中的情變路程，還未前進一步，不由有些發燥。柳鶯實是由不自覺而進爲不自禁的愛上他了，至於愛心由何而生？柳鶯自己也不能明白。只覺心中忐忑不安，又十分焦急，似乎眼前這個便自己十分願意的人，倘快便將離去，必須在短時間內抓住，但苦於他態度在和平之中帶着冷硬，不易着手，而且他寫起來沒完沒結，若等到前門車站，方才寫完，那就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了。想着就恨不得把君奇手中的筆奪下，但又苦於不可能，只可仍抑制着勃發的情感，安心等待，到君奇寫完時，柳鶯方才心中一鬆，那知他又從頭翻着看了一遍，接着又用改刪改幾字，好容易大功告成，車已過了黃村。柳鶯覺得時不可失，該要向他說話了，無奈一時興奮過度，又想不起適宜的言語。恰在這時，茶役又來了，這次却是來收盡碗，進門先指着茶具問還用麼？柳鶯就以問茶役話轉問君奇，君奇忙說不用了，隨即向茶役取錢，那個柳鶯早已

取出來元寶，遞給茶伴茶伴見管事不在，就向柳爲說聲謝謝太太，又向君奇說道：「謝謝老爺。」說完便攜着具面出，却不料使這一番味精神，竟把二人都給鬧了個紅臉，僵在那裏，柳爲不好說明中，却是有點誤會的成分，好像對車伕誤認她和君奇是一對伴侶，並不以爲侮，反而暗暗是一種光彩。君奇却因在奇窘之中，無法對柳爲道歉，而且也不能對柳爲道歉，只好怒目望着那車伕的背影表示自己的不滿，和爲柳爲代抱不平，柳爲在這時應該裝作沒聽見車伕的話，從容應付，方顯大方，但她瞧着君奇，反嗤嗤聲笑道：「孟先生，這種沒智識的人，說話有什麼道理，何必跟他。」君奇聽了，也只可一笑，柳爲又道：「孟先生，你這次到北京，要住很多日子吧？」君奇道：「也不能多住，大約三五天就得回來。」柳爲道：「你住在那兒呢？」君奇道：「大概在城裏辦完了事，就上西山去住。」柳爲道：「喲，這太多天，西山有什麼住頭兒？」君奇道：「就因爲西山沒人去，我才去呢，我在城市裏成天交際應酬，想得一時清靜也不能。如今得幾天休息，還不尋人少地方安生一下。」柳爲聽了，面上現出感慨和同情，微吁說道：「可不是，我也是在城市住膩了，恨不得尋個清靜地方換換腦筋，只可惜永也得不着一

樣心思的人作伴……」正說到這裏，忽覺耳畔一陣紛囂，車已停住。原來已到了前門車站，二人不由的都向窗外探頭。柳鶯心中一面焦急，一面還想在這最末的一霎時，來個海底撈月，挽回全局。那知這時車已進了站台，君奇向外面瞧着，忽然叫了一聲，接着又對窗外招手示意，隨即轉回身拿起帽子戴上，向柳鶯點點頭，說麼面見，匆匆便向外走去。柳鶯知道他遇見了來接的人，所以這樣匆匆急行，心中一急，忍不住就追到門口，叫了聲孟先生，那知這時車已停住，旅客都已擁出，君奇在數步外已擠入人羣之中，雖然聽見柳鶯相呼，但只回過頭向她招了招手，便隨着人流下車而去。柳鶯又回到窗前，向外一望，見君奇下車，便有個皮帽大衣的中年人，趕過和他握手，說了幾句，就踏着站台上的積雪，并行出站去了。柳鶯一陣惆悵，好似腔裏空空然空虛，心肝五臟都消失於無何有之鄉，怔了半晌，才慌慌走出，一步步挪到車外，擠出站門，雇了輛野雞汽車，先到東城一家旅館，開個房間，暫且安頓。辦完一切旅客手續，茶房送上茶來，又問可要用飯，柳鶯看表還不到正午，就答以稍候再說，揮茶房出去，自己躺在床上，只是思想君奇，此次去了多年聚首的摯友，分離了終身依倚的愛人，還加上腹痛難，憂戀難

怒。只發誓自己臉皮太薄，行事不決。在路上當他寫字時，我就跟他打岔說話，他也未必好意思拒絕我，若能略很大膽，還和的手段，是可在幾十分鐘把他收伏，然而我竟遲疑因循，落得傷心懊悔，直連自己也不大明白，平日玩弄男子的工夫，已經得心應手，熟極而流，無論什麼樣男子，只我要他，他就沒法不要我，怎今日遇見這孟君奇，竟只剩心跳，一點能爲都沒有了。而且我向來對男子不動眞心，能使我動眞心的，這孟君奇還是第一個，然而我竟第一次在他身上遇到失敗。想着又自嘆道：「這回把他失去，我又上那裏找他？」想着十分惆悵，但也無可奈何。自己心煩意亂了好一會，才轉念到此行來京的目的。心想我幹什麼來了？不是來和梅雅春鬼賬麼。雅春跟我鬧鬼。我總得給他個樣兒瞧，雖然我并不愛他，無須嚇這個氣，只是他作事太已不對，既把我不當好人，我就給你個厲害，何況我還有把柄在手，可以由此事尋得很大生發呢。但想不到路上遇到這姓孟的，倒眞教我走心，無奈已經把他丟了。現在後悔也是沒用，不如且去對付雅春，辦完這件事，再設法尋他。好在他說過將赴西山，我唱滿天津合同，回來大可也到西山一行。要有緣，不難和他相遇。」想着便暫且拋開新結的相思，重理積存的舊恨，

打算慫恿雅春的步驟。原來柳鶯從黃宮保家下堂之後，移居北京，重理舊業，數次登台，聲名復振，自然有許多捧角家和他交往。梅雅春本是一位世家子弟，又是初離大學的畢業生，總入社會，便因他門第的高華，得到很多朋友，朋友中有和柳鶯熟識的捧角家，便以偶然的機緣，在交會上認識了柳鶯。一見之下，驚為天人，不由沉迷起來，對柳鶯盡力追求，但他初入社會，閱歷甚淺，完全用一種對付新女性的方式追求，雖然百獻了真誠的愛情，無奈柳鶯不但感受情感不佳，反把他當作膏粱老闆，只於虛榮他家庭的富名，虛與委蛇，暗加玩弄。雅春却執迷不悟，追求更力，屢次求婚，柳鶯覺得討厭，就假奏親熱，居然應許他的婚約，但施展手段，一面以恐怕雅春心意不堅為由，要他立張字據，寫明男方若有反悔，須出八萬元的違約金，作對方盡給賠償之費，一面又以別的理由，將婚期延至二年以後，雅春全答應了，并寫了片面的婚約給她。定婚之後，柳鶯因為沒有把柄在他手裏，不過當作遊戲，雅春却認了眞，常去探訪歡聞，柳鶯大不耐煩，屢次給他沒趣，雅春漸感覺情形不對，又見柳鶯行動常有可疑，心中氣憤，也就疎遠了些。恰巧他的家庭給他定了周家親事，雅春初本反對，就對他一位見父說明自己苦衷

，那個舅父是極陳腐的人，做官的都以門第爲重。稚春又已對柳鶯正在愛恨交戰之際，聞言立悟，又加他天性孝，不肯傷父母的心，就默認了婚事，無奈柳鶯手中存有字據，恐怕惹出是非，不願向她提議解約，又加喜期將至，更怕柳鶯知道不饒。正在苦迫無計，忽聞柳鶯將有出外演唱之訊，他才忽然得了個掩耳盜鈴的主意，打算等待柳鶯出外演劇時候，再行結婚。一面托舅父向家中延緩婚期，一面仍常向柳鶯處走動，藉以探聽消息，因爲這時柳鶯赴上海演唱的消息，已經在外間傳播着，但柳鶯出門的瑣瑣，直由秋末到了冬深，方才實現，而且出行地方，也由上海改爲天津。稚春探知她離京日期，和留津時限，就去報告舅父，立即請父母定妥吉期，趕忙辦事。到了這一天，稚春滿以爲平安無事，正喜孜孜作着新郎，却不料報紙走漏消息，柳鶯竟趕回了北京，柳鶯本心原無所愛於稚春，即使他同時娶十個女人，柳鶯也不會傷心，却只因稚春的另娶他人，好似無形中表示他人比柳鶯美好，才負約另娶，傷害了柳鶯的自尊心，侮辱了柳鶯的吸引力，柳鶯怎會不惱，就打算利用那一張婚約，攪亂婚禮，給稚春大大的難堪，然後訛一筆錢，給稚春大大的懲戒，自己辦完這事，帶錢趕晚車回津，還可不悞晚場的戲。柳鶯

主意打定，休息一會，隨便要了幾樣飯菜吃了，等到四點多鐘，才理妝整衣，叫了部汽車出門，直奔七雲公所，假裝賀客，混進了戲場。這時已在停止演戲，將行婚禮，場中靜悄悄的，只待新人行伍進來，柳鶯藏在人叢之後，不動聲色，及至新人進場，一步步走近台前，柳鶯也一步步的在人叢內隨着向前挪。新人上台，柳鶯也跟上去，趁儀式尚未開始，就石破天驚的發作起來。這時台上認識她的，只有新郎梅稚春和司儀孫駕千，但梅稚春看見柳鶯出現，不但嚇昏了，急煞了，並且同時想到自己將要聲明敗裂，骨肉參商，無以對教養殷勤的老父，沒法見尚未成禮的愛妻，一陣神經麻木，簡直把個人傻了。孫駕千雖然曾與柳鶯相識，但是昨夜才吃過她的沒趣，又見茲事體大，也就逡巡不敢上前，兩家長和證婚人等。也因事出意外，一時張惶失措，都看着柳鶯沒理會處。梅古春聞了一聲，反從柳鶯取出婚約，要當衆朗讀，幸而此際君奇在台下看明柳鶯是同車之女，跳上台排難解紛，君奇自己本沒什麼把握，只從一面之識，冒險上前，却不料柳鶯心中對他相思正苦，這一意外相逢，好似從天上落下個無價活寶，一陣心意迷亂，神經興奮，也不知是狂喜是淚性，是迷惘，是恐怖，只覺就方才那種淒厲悲憤的氣概，完

全改化，變成了全來快快，嬌欲人扶的樣兒，但當着衆人面前，只得勉自支持，和君奇說話，問他怎也會到這裏？君奇看着她的情形，心中頗爲詫異，就答道：「我跟梅宅是親戚，雅春是我表兄，今日到北京就爲參加婚禮。楊小姐，你方才說的話，我已經聽明白了，事總要從長計議。」君奇說着話，也暗地偷眼把柳鶯手中的婚約全看明白，見確是雅春筆跡，還蓋有名章，八萬元的數目也清清楚楚，不由暗怨表兄荒唐，這事了結恐怕費手，現在只可設法先使柳鶯離開此處，好把婚禮繼續完成，保住面目，然後用金錢跟柳鶯交涉和解，看來梅家想不破費是不成了。想着就又接着說道：「楊小姐，這事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了的，咱們尋個清靜地方細談好麼？」柳鶯心中很明白是要調開自己，一面使婚禮完成，一面對自己交涉，但自己要抓的就是這個緊要分際的機會，若任婚禮舉行，那就要一着輕放，滿盤俱輸，可是若堅持不肯，繼續攪鬧，又恐怕傷了君奇的面子，失去君奇的感情，方才自己的潑悍行爲入到他的眼裏，已經不堪，如今必須給他點見好印象了。柳鶯這時已把對雅春的怨恨，和八萬元的希望，一拋開不顧，只把全神注到君奇身上，雖然明知君奇是帮着梅家，對付自己，但也沒法把他當作敵人，很願意接

受他尋地方細談的請求。只苦於當場不易收煞，就沉吟着道：「我怎能離開這裏，他們還沒給我辦法？」君奇聽她口氣突然遲軟，又見她那情不自禁的樣兒，猛然有所醒悟，就更放大胆的說道：「自然有辦法給你，咱們先去商議，從我這兒說，絕不能教你受屈。」說着就扶着柳鶯緩步下台，柳鶯也知道自己方才氣勢洶洶，如今弄得虎頭蛇尾，沒來由的掩旗息鼓，不但情乘人喪，自己也太覺難堪，無奈這時自己的靈魂，已完全屈服在君奇之下。好似君奇挾着不可抗的絕大力量，使自己沒法掙扎，口中雖說我不能這樣走，但身體已隨着君奇，向臺下走去。君奇臨下台時，還回頭對梅古春說道：「舅父，我陪楊小姐到東院小客廳去，您完了事就去尋我，好大家商量。」說完又使個眼色，柳鶯聽着他的話，明明是暗示他們在自己離開以後，急速完成婚禮，這明是弄擺自己，使其失去抵要的時機，減少挽救的力量，但他不敢破，隨着君奇，循台側走到一道小門之前耳中忽聽高中發出作聲，似乎是「小姐」論。柳鶯立住笑道：「他們正在笑我呢，其不怪人家笑，我太尷尬了。這先生，謝謝你的妙計，把我調出來，少時再老太爺就要演說，說方才來的女子有神經病，已經被我們趕走，現在接着舉行婚禮，這場事就

揭過去了。孟先生，對不對？」君奇聽她直揭出自己的用意，不由心中一跳，方要答話，柳鶯又笑着道：「讓他們結婚吧，好在把柄在我手裏，不結婚還好商量，結了婚，重婚罪才犯得着結實。」君奇點頭道：「不錯，好在是這樣，咱們上這邊談吧。」說着出了小門，穿過一道院落，便進了一座小客室，二人各在沙發上坐下。君奇一面按鈴喚茶房倒茶遞烟，一面暗自思索怎樣對她下說詞，那知在茶房伺候完畢，出去之後，柳鶯吸着紙煙，從鼻噴出一縷烟紋，就向君奇笑道：「孟先生，我們在車上沒得工談，想不到在這兒遇見了，你在車上寫的那段南說稿，[illegible]交給你那位老伯了麼？」君奇道：「已經交給他了。」柳鶯道：「我所以隨你出來，[illegible]他們舉行婚禮，就爲着怕淹沒了你那篇演說稿，倘然我一個勁兒的要他們把今天婚禮取消，你那位老伯就不能念那演說，你豈不白費心思了。」君奇聽了，只得說：「謝謝您，你太看重我了，只希望你能再看我的薄面對稚泰多加原諒。」君奇原想[illegible]出這人正道，那知柳鶯笑着搖搖頭，同時舉起玉蔥般的纖手，在面上輕輕揮動，好像要把君奇所說的稚泰，和那烟縷一齊揮開似的，隨即含笑說道：「孟先生，你在車上說過，到北京給親戚賀了喜，就要上西山去靜養。現在梅

宅的喜事，已經辦完，你也該走了吧？」君奇聽她把話岔開，就忙又轉回原題道：「不過現在我不能走了，既然發生這樣的事，我立在你們兩方的中間，總得完全了結，才能離開，若不然，莫說對不住梅宅，也對不住你楊小姐啊。」柳鶯聽了，撮嘴一笑道：「哦，你一定要了結這事，好就請你了吧。本來這件事還是非你不能了，就是方才在台上，喚個別人，誰也沒法教我離開。」說着轉眸一笑，君奇這時更明白她的心事，自思這女子原來是柳絮心情，浮萍蹤跡。她今日由天津趕到北京，當然爲着向稚春問罪，但在車上遇見了我，她的神情就有些可疑，如今在這裏遇見，她竟百鍊鋼化爲繞指柔，由種種情形看來，她大約已鍾情到我，反而把稚春看得平淡，這倒是可以利用的機會，我何不虛與委蛇，把稚春糾紛了結，隨後就給她個不再見面。想着就也作出領悟的神情，對她凝眸平視的笑道：「我眞感激得很，楊小姐，既然重看我，就請您再賞一點情面，把梅宅的事趕快了結吧，這雖是梅家的事好歹與我無關，可是您若能教我離這個臉兒，我完全承情，以後定當勉力圖報。」柳鶯咲吟笑道：「你對梅宅眞關心，這麼替他們出力對付我，實告訴你，梅稚春跟我非無深交，只爲他拚命纏磨，我就開玩笑似的教他寫了

這張婚約，原本不作廢紙。這次倘使他明白撤回的話語，我絕不來干涉，還得按着朋友交情給送禮來，只爲他這樣隨便撤銷，單憑我出門之辭喜事，分明顯出他有心騙我，並且把我當作傻人，我可就不能饒他了。」君奇道：「原來如此，雖春質是荒唐，改日教他給您賠罪，況且方才您在禮堂已然大大的給戒過他，總算出了氣，可以從此收煞，饒恕他了罷。」柳鶯笑道：「吉先生，你說得真輕鬆，事情已到了這步田地，我就能輕易的饒他了？」君奇道：「那麼您想怎樣呢？」柳鶯道：「現在我還沒打定主意，好在梅稚春的重婚罪，已經有在那裏。我手中握着把柄，隨時可以跟他說話，無須定在今天，我打算先去尋位律師商量商量，或者就托律師代辦。」君奇聽着嚇了一跳，心想倘然她出去委托個沒品行的律師，這事就更不好辦了，忙道：「您自己的事，何必去找別人，況且方才您已允許我給了結，總得管我個全底。」柳鶯笑了笑道：「我這是法律問題，總得找個懂法律的商量，你可懂麼？」君奇道：「我本是法政學校畢業，怎會不懂？」柳鶯用目光在他臉上打個旋兒道：「你是梅宅的親戚，就懂法律也不能幫我，出個主意也必偏向梅家！」君奇道：「你太把我說壞了，我既然出頭了事，當然要主持公道，不偏

不倚，好教你們兩方息事寧人，怎能單向着梅家。」柳鶯哦了一聲道：「你眞這樣，好，我就不找別人，單和你商量吧。」說着就喝了一口茶，重燃集紙烟吸着，眼望窗戶出神，君奇忍不住道：「您有什麼意思，請快說出來吧。」柳鶯聞言，收回目光斜覷着他道：「教我說什麼？」君奇道：「你不是說和我商量，快商量啊。」柳鶯搖頭道：「不能在這裏商議，得另尋清靜地方，慢慢的說，至少也要幾天工夫，這不是小事，怎能立時說完。」君奇道：「這事本來說大就大說小就小，也許三言兩語便能說好，也許十天半月不能停當，請您特別關照，只當給我幫忙，趕緊辦結了吧。現在您說出條件，我還得回來商議，不知幾時才能完事？楊小姐，我已經跟您說過，今天在梅家住一天，明天便得上西山去，好容易半年才得幾天假期……」君奇才說到這裏，柳鶯忽接口道：「我不耽悞你的假期，這樣辦吧咱們一同上西山去玩幾天，我也說要靜養時候，咱們在靜養時候，就可以商量好這件事情，等回來進城，再回復梅家的信兒，您以爲如何？」君奇聽了她這建議，心中暗自一驚，明白她的用意，已將放開稚春，而置在自己頭上，若是答應她，恐怕一場糾纏，日後不知如何……，但是若稚春當災，但這樣一辦，稚春的災患便

可輕描淡寫的消解了。若不充她，只怕她因失望而負氣，更要與雅春爲難，說不定眞個發生訟事，那就不可收拾了。君奇正在沉吟，柳鶯已立起道：「孟先生我不能在這兒坐候了事要走了，你若答應我的話咱們就立時喚車子出城。」君奇聽她愈逼愈近，簡直把本意赤裸裸說出來。正在不知如何應付，柳鶯已又說道：「你若肯顧你的表兄，就立刻跟我走，要知道我們女子的脾氣，很沒有準，出了這裏，就許越想越氣，也許有別人激我，萬一再作出不能挽回的事來，倒對不住您，您也對不住表兄，最好您能時常在旁邊勸着我，這對您也沒有什麼麻煩，不過早一天和西山懸了。現在只聽您一句話，你若不去，我就走了。」君奇一面想着表兄了結糾紛，一面聽着柳鶯這樣暗地鍾情，不由心中微動，沉吟一下，忽然頓足道：「好，我可以陪您去，請你等等兒。」柳鶯笑道：「這算我陪您，不能說陪我，我可不能多等，瞧看就快黑了。你也不用先去告訴雅家，那倒可以不必，回來一總兒報告吧。」君奇道：「我也得去說一聲，要不然他們要疑惑我失蹤了。」柳鶯冷的笑道：「你一個男子，失蹤又怕什麼？我現在就正在失蹤，要惹成千上萬的人注意，關着很大的事。我也不理會，你就快走吧。」君奇想了想道：「那麼我留下

個字兒也好。」說着取了張名片，用自來永筆寫了幾行字，柳鶯在旁看着，只見他寫道：「桃僵李代，魚脫鴻羅，兄以荒唐致禍，而弟竟遭橫災。現已被解往西山，後事不知伊於胡底。然兄之愛思，或可從此消釋，請喜享無爾之樂，無復懷惟須知此樂係弟以自由代兄換得者也，三五日內當可歸來，面詳覼縷。書不盡意，伏乞參詳。此上稚春表兄。弟君奇留字。」柳鶯看着這文言的信，不能明白，就問寫的什麼？君奇本是故意要她不懂，便道：「我告訴稚春，同你上西山商量這件事去了，三五天就回來。」柳鶯也不再問，就道：「這字兒留在這裏，咱們走吧。」君奇想了想，少時稚春必來，當可看見此字，就點點頭道：「等我去取了帽子和外套來就走。」柳鶯道：「我隨你去。」君奇也沒法攔阻，和她出門，循着跨院穿堂，走到外面，向存衣處取了衣帽。這時禮堂上想已行完了禮正在開宴，靜悄悄沒有聲息，也沒人來往。二人一同出門，柳鶯把手一招，便有一部人力車開過。君奇拉開車門，讓柳鶯先上，柳鶯却定要教他先上，君奇想到自己是作質的人，就不客氣的走了上去，柳鶯才隨之而上，車夫關好車門，便問到那裏去，柳鶯便告訴車夫，要到西山去。車夫一聽，先縐了眉頭，回說：「天氣已晚

，即使能把你們送到，車子也是不回來，再說又下着大雪，路上不便行走，最好明晨再去。」君奇也說今天實是太晚了，柳鶯并不理會，只對車夫說道：「不要緊，你送了我們去，回不來就在那裏躲擱一夜。我按時候照例給錢，你的吃住全歸我管，另外還送給十元錢。」車夫聽有賞錢，立刻改口道：「要是這樣，我得載着你們繞個彎兒，回機告訴一聲，再添些八油。」柳鶯道：「好，就快走吧。」車子立刻開起來，先回車行報告，又添了油，等了半天，方才開出城去，直奔西山。在這時候，還不到下午五時，若值晴朗，不過才夕陽銜山，但在陰雪之時，凍雲蔽空，滿天灰暗，竟似將近黃昏，幸喜路上車輛稀少，車夫開足馬力，飛馳而行。柳鶯在一車上，比在火車上所見光景又自不同，那大雪下得密密層層，好似織成一道簾幕，幕後又用灰暗的雲天作背景，所以視線不能遠及。車子向前進行，瞧着似乎衝開一道簾幕但前面仍是帘幕，永遠出不到帘幕之外。兩人看了一會，都覺景緻太單調了，君奇就取出西服袋裏的長方形白銀紙烟匣，揭開了遞給柳鶯，柳鶯說聲謝謝，取了一支，但眼角一掃，瞧見匣蓋的裏面，附着一張少女的照片，螓首娥媚，嫣然含笑，不由心中一跳，又端詳那照片似乎四邊曾經裁剪，作到

和匣蓋一般大小，嵌進去的。這時君奇也自取了一支，先將烟匣放在椅墊上，又取出自動燃火器，先替柳鶯燃了煙，然後自己點着，柳鶯伸手取過了烟匣，端詳着道：「這烟匣眞雅致，你從那兒買的？」君奇道：「是朋友送我的，不知他從那裏買來的。」柳鶯重揭開蓋兒，仔細一看。見那匣蓋上的照片，嵌得很是精巧在面上還附了一層春璐珞的透明紙，照片上下角還寫着小字，上角是奇哥青睞，下角是珊妹的靈魂在這裡伴你。柳鶯看着，好像五臟六腑中正在循環的血液，忽然全發酵變酸一陣要漾上來。就看看君奇，又瞧瞧照片，嫣然一笑道：「孟先生，你的太太這回沒到北京來麼？」君奇道：「我還沒有結婚，那有太太？」柳鶯嘴兒一撇道：「你騙我呢，怎會沒有？」說着一指那照片道：「這不是你的太太。」君奇初覺愕然，隨卽笑道：「你說這照片的人麼？何以見得她是我的太太？」柳鶯道：「瞧這上面寫的字，若不是你的太太，怎能寫得這麼親熱？」君奇哈哈大笑道：「你完全錯了，這照片裏的女子，是天津仙遊舞場的舞女，名叫姜珊珊，怎能說是我的太太，你不信就看天津的報紙，上面她的照像和消息。」柳鶯笑道：「你說的話我怎能不信，不過她現在雖是舞女，不久就變成孟太太了，看照片上的

字你們必然已經到了……到了程度。」君奇搖頭道：「那倒不見得，我同珊珊才認識了幾個月，還是今年夏季，稚春到天津去玩，正是上海遊的夏夜夢露天舞場開幕，我們倆前去視光，稚春跳的一個叫什麼馬瑪莉，我就跳了這姜珊珊。連玩了幾天，稚春回了北京，我自己也就不高興再上舞場，不想姜珊珊已經暗地向稚春打聽明白我的公事房電話號碼，常常打電話邀我出去，我起初辭了兩次，後來不好意思，只好去一趟，那知她幷不約會我到舞場去，只在晚飯時候，和我吃頓便飯，談會閒話，吃完了，就各自分別，幷不邀我上舞場。有時我過意不去，定要陪她同去她就說：「凡是舞女打電話邀人，都是要人家破費幾個，給她捧場，我却最討厭這個，今天邀你出來，只是以朋友資格約你談一會兒，幷不是以舞女資格請舞客捧場，你若隨我到舞場去，一定要請我坐檯子，花許多錢，固然你不在乎，可是我豈不跟她們一樣行爲了。所以今天是我邀你，絕不許你到舞場去，錯開今天，明兒你自己上舞場，我也沒法兒推你出來……」君奇才說到這裏，柳鶯已失聲叫道：「這個舞女手段眞利害啊！」君奇望着她笑了笑，又道：「我聽了她的話，只得自己回去，次日還至舞場，和她跳了半夜，她留我住，等打了烊一同出去

到西餐館消夜。她對我說：「希望我不要常到舞場來，這不是個好地方，她也不希望和我保持舞客舞女的關係，希望能作個場外朋友，彼此爲職業所羈，自不能也不宜每日見面，只每星期日從午後到晚上，能夠歡聚幾個鐘頭就很好了。」我本來因爲却情不過，才應酬她，她這樣說，我自然願意，就答應了，從那時起，每星期日總得會湊一天，直到如今還是一樣。我每次送她東西，她都不受，只一次受了一隻小鐲表，過幾天就用就這個回補還，我和她只是這樣交情，那能像你說的。」柳鶯搖頭微笑道：「只怕未必吧，你瞧照片上落的下款兒，多麼……我也不用說，反正你心裏明白，我才不信你的話呢，舞女有什麼規矩人，遇着你這樣漂亮小影兒，還能認識幾個月，一直只是朋友？」君奇聽她借着旁人來贊美自己，暗示相愛之意，看似旁敲側擊，實已向正面進攻了，就笑着說道：「你也不能看輕了舞女，那一界中都有好人，這珊珊確是正經人家的女兒，還很受過幾年教育，爲人實在規矩。」柳鶯格的聲笑道：「你這樣替她辯護，當然是愛上她了，這更可以證明我的話不錯。」說着望着君奇只笑，君奇心想自己和珊珊實是形跡甚疎，毫無越禮行動，雖然雙方精神固結，然而那是心裏的事，表面並未顯露，只珊珊照

片上所題的字，算是初次落了痕跡，柳鷺竟硬賴我們必有關係，我總得替珊珊辯白，不然良心上對不住她。想着便向柳鷺道：「你太冤枉我們了！愛是極微妙的，很難解說，誰也不能攢進誰肚裏去看，那能斷定愛不愛。不過我們表面上一直維持着朋友的界限，卽便有愛情，也是很純潔的，你明白了。」柳鷺聽着，忽然面上變紅，低下頭沒有答話。君奇以爲自己言語太直，唐突了她，暗覺不好意思，那知柳鷺倒沒介意他的言語，却因聽他連說了幾個我們，由語氣中表現他和珊珊已是深情固結，不覺又添了心思，而且由君奇愛情純潔的話，想到自己現在過於熱烈並不純潔的行爲，因而感到一種似乎被刺譏情味。正在這時，忽聽車子驟然顚頓起來。向外看去，原來已將到目的地，正在積雲中走那上坡的路。君奇因大雪蓋沒了路徑，至已因爲時常往來，熟識方向，又會開車，就注定全神，指揮車夫左折右轉，慢慢的到了飯店近前停住。君奇首先下車，舉目一看，只見遠近坡邨，逶迤村舍，都已變成一片銀裝，不可辨識。眼前峙立的飯店樓房，也好似變作無生氣的廢墟，空山無人悄然如睡，絲毫聽不見任何聲音，但只看着那紛飛下降的大雪，却使耳朵發生錯覺，好像下雨似的嘩嘩作響，但細聽却又無聲，這光景眞太寂

寞了。君奇心想，在這時候除了自己，誰也不會由都市來到這地方。柳鶯這時已下車走至君奇身旁，君奇看着她，猛悟除了自己還有柳鶯，她當然爲着自己，才衝風冒雪跋涉長途，想着不由心頭感到一陣溫熱，就走過扶着柳鶯，徐徐走到旅館門首。見門兒關着，敲了兩下，才有個穿大棉袍的男子，開了門望着他倆發怔，君奇逕走進去，先到賬房，見那賬房在被窩裏高臥，拿着唱本唱摘黃瓜呢。好在君奇和這飯店的經理，原是舊友，每年夏天常來小住，所以賬房見了他，就連忙起身，滿口叫着二爺，又問您怎麼這時候來了？君奇道：「我來住幾天兒，你快給我尋兩間好房子。」賬房聽了，暗自爲難，因爲這飯店只有夏季生意最好，春秋便較冷落，冬天簡直沒人上門，所以每年秋季以後，便把房間大部封鎖，等來年春季再收拾開放。這時來了客人，很難措手，而且飯店建築時便未打算作冬季生意，並沒有暖氣設備，臨時現按煤爐，也非唧嗟可辦，但君奇是經理故友，既然到來，不好拒絕出去。君奇看着賬房神情，心中已知其故，就問道：「你們經理可在這裏？我跟他商量看。」賬房道：「經理從上月就回到城裏，大約總得過年來了，孟二爺，不瞞您說，我們這兒冬天向來沒有生意，房子現在都鎖着，一時怕收

拾不出來，再說也沒有火。」君奇頓足笑道：「你們經理在秋天寫信約我來盤桓幾天，我當時沒有工夫，可是把這碴兒記住了，等現在有了工夫就來看他，却忘了不是時候。反正我們已經來到，天也快黑了，不能再回城裏，不管怎樣，你總得給對付個住處。」賬房聽着，忽然叫道：「有了，我們經理的賬房，倒還乾淨，也按着火爐，你去看看，可就只一間。」君奇聽了方在沉吟柳鶯已拉着他道：「好！咱們先看看去。」賬房開言便拿出門匙前導，君奇只好扶着柳鶯跟去，到樓上一角，開了一間房門。進去一看，房間頗爲寬大，陳設也還整齊，但只是私人住室的樣兒，并不同於普通房間。君奇草草一看，覺得可住自無問題，不過只這一間要和柳鶯同室，未免太不合禮，心中大爲躊躇。柳鶯却已活潑如小鳥似的，得到至如歸之樂，因爲這間房在樓角上，有着兩面窗，她這面看看，那面看看，口中嘖嘖稱贊。說這面看出去太美麗了，那面看出去另是個樣兒，隨又走到君奇跟前，笑着說這房間很好，君奇還未答話，賬房那裏却早把柳鶯當作君奇的太太，認爲他們以前要兩個房間，大約是另外要一間起坐室，如今太太既然一間也能對付，老爺當然不會異議。世間自有夫妻以來，只有太太斥駁老爺的意旨，又豈有大

逆不道的老爺，敢違抗大太的閣諭。這深通世故的賬房，既認定柳鶯出言爲憲，就接口說道：「那末我教人來生火爐吧。」才柳鶯道：「快些，我冷得受不住了。」賬房看柳鶯身着翻大衣，包裹嚴緊，頭兒也縮入皮領之中，心想你怎麼還冷？但向下面一看，才見大衣之下，露着單旗袍的底襟，襟角露着大紅色的單襪脚上又是絲襪高跟鞋，原來她除了一件大衣以外，全身都在冬行夏令，怎會不冷，就應了一聲，向外走去。君奇見事已至此，只得說道：「這未免太糟了，只這麼一間房，未免太不方便。」柳鶯瞟了他一眼笑道：「誰說不是呢？其實若只你自己來，豈不恰好，現在多了個我，就……」說着又嫣然一笑附在君奇耳邊悄聲道：「大約這賬房和車上茶童一樣，把我們錯認了，你若嫌不方便，就得另想辦法，不過那樣恐怕再尋不出這樣煖和房間，總要有一個受罪，你若能將就呢，就悄不聲的對付着住，可不要露出樣兒給人家知道咱們不是一家，結果還在這間房裏湊合，那可就更不方便了。」君奇聽了，明白她是教自己利用賬房的誤會，假裝是她丈夫，以免被人猜疑，至於另想辦法的話，原是陪笑，她當然不願放自己離開。自己本也不是道學先生，隨她來時便已安下不入虎穴，安得虎子之心，預備犧牲自己

，爲稚春消災解禍，如今想不到機會湊巧，竟使我立陷網羅，連猶預的時間，騰挪的餘地，都沒有了。這也無可如何，只好虛與委蛇，設法銷毀了她手中的婚據，再作脫身之計，反正我自己要竭力把持，不和她發生眞情，即使到了不可開交我只一意思念珊珊，自加警惕，便可不受迷惑。想着自覺有了把握，笑着點點頭道：「現在也只好對付着了，你放心，我不會露出破綻。」柳鶯知道君奇已相喻於無言的表示全盤接受，不由心中歡喜。却在這時有兩個工役抱柴提煤而來，又有兩個人搭來一張鐵床，放在屋角。柳鶯才看出房中原來只有張單人牀，故而又添了一張。心想這賬房眞是沒有腦筋，你給換一張雙人床來，不就結了，但也不好說出，只看着他們收拾。過一會爐中火熾，滿屋烘暖，溫然如春，工役才退出去。這時又隨着送茶的進來，周旋一陣又問幾時開飯，君奇答以稍息再說，他才退去。這時外面天已完全黑暗，點起了燈，柳鶯早把大衣脫去，坐在煤爐旁的沙發上。見君奇仍在地下踱來踱去，似有所思。就叫道：「你還不坐下歇歇，站了這半天不累嗎？」君奇聞言，才坐在對面，向她道：「你大概很累了？」柳鶯搖頭道：「我不累，今兒眞也奇怪，我敢說什麼樣好房子都住過，這房間本很平常，却不知

怎這樣覺得舒服，我進來就好似到了家一樣。」君奇笑了笑道：「大約你是因爲在外面凍了很大工夫，來到這荒僻地方，聽說沒有房間，心裏正不知要如何受罪，却意外的得了這煖和的房子，自然覺着分外舒服。」柳鶯微笑，妙目流波向他一溜，搖頭道：「也未必是這原故，或者因爲我對這房間很有感情。」說着又輕伸纖手道：「謝謝你把烟再給我一支，我原本吸極台，今天吸你的吉士，居然很好，從此要隨着你改吉士了。」君奇聽出她語帶雙關，只作不解，立起向外衣袋裏去取烟匣，摸着自語道：「咦！怎麼不見了，莫非落在……」話未說完，柳鶯已格的一笑，接口道：「不錯，落在我這裏」隨由她大衣袋中取出君奇的烟匣，拿了兩支烟，又放回原處。君奇看着，心想我的東西，她怎霸住不還。莫非要給我沒收了。柳鶯已笑道：「孟先生，不客氣，謝謝你，你給倒杯茶來吧。」君奇就去給她倒杯茶，送過去。再看柳鶯，竟像錢金麟扮關府戲中煞神，施展耍牙絕技似的，把兩支烟都含在櫻唇之間，用火柴一齊燃着。心想柳鶯已施展初步魅惑手段，恐怕跟着要步步加緊了。那知柳鶯因爲雜綢已然佈成，時間又很充裕，樂得充充大方，慢慢着手，也不怕他逃到那裏去。就先漸漸引逗，說了些無關緊要的閒話，什

麼好看的東西，好玩的地方隨意談着，君奇也跟她信口搭訕。過一會吃飯，飯店並沒預備待客的菜饌，所以除了肉類和鷄蛋以外，全是蔬菜，二人吃着清淡的東西，反覺可口。飯後仍是對坐說笑，這飯店裏的人，習於早睡，在八九點鐘已是滿樓俱寂，只剩下他們二人在這冷靜的世界中，作支更守夕的人。一燈熒熒，坐消長夜，自於這一夜是怎樣消磨的，那倒不必細表。只說次日早晨，柳鶯先醒，由她自己睡的牀上起來，拉開那並未加鎖的房門，喚茶房進去生火。茶房進去，看見君奇尚在另一隻牀睡着，枕上放着隻白銀烟匣，打開蓋兒，露着個少女照片，安放的位置，似乎和君奇並頭而臥。茶房以爲他是夜間吸祇烟，隨手將匣兒放在枕上，也不理會，自去收拾火爐。君奇被通爐子聲響吵醒，頭兒一動，恰挨在冰冷的烟匣上，嚇了一跳，揉眼坐起，瞧瞧那烟匣，又抬頭看柳鶯。柳鶯這時正在漱口對他一笑，君奇問道：「你怎麼把這個放在我枕上？」柳鶯笑着一擠眼兒，低聲說了句怕沒人跟你作伴兒。君奇白了她一眼，也沒說話，這是第一天早晨的情景。吃過早飯，外面雪已停住，風也全息，只見山肥樹腫，崎嶇世路都變平夷，凍雀成羣，也出來四飛覓食，比昨日另成一種意境。他二人出去想在附近跑跑，無奈積

雪太深，柳鶯的高跟鞋不能行動，只得罷了，君奇忽然想到汽車，便要叫車夫來問，柳鶯在旁說，早晨在你未起時，已經打發走了。君奇哦了一聲道：「你怎不告訴我一聲？」柳鶯道：「你不是要住幾天麼？總不好儘教他等着，我已吩咐他過三四天來接。」君奇聽了無語，這一天又在房中消磨過去。次日早晨，却是君奇先醒，下牀開了那已經上鎖的門，喚進來茶房，生好火爐，把房間打掃乾淨，送進了茶，君奇等茶房出去，方才把柳鶯喚醒。柳鶯方才張眼，君奇把一杯熱茶遞過來，不由愕然道：「你早起來了？」君奇道：「我起來一會兒你眞能睡。」柳鶯呷了一口茶，扶着君奇肩兒坐起，忽然頰泛紅雲，用手向他額上一指道：「你還有臉兒說，不都是你……」，說到這裏，又咽住了。君奇也和她相視一笑，這是第二天早晨的情景。早晨以後，外面天已放晴，積雪漸化，更不能出門一步，只好仍在房中斷守說笑。他二人所以同到此地，原是商議解決稚春的婚約，但是來了兩天，好像尚未正式開議。到了晚上，君奇忽然想起在世外已有兩天，隔絕人事，不知都市中又有什麼新鮮事件發生。就向茶房要報看。茶房送來，却是昨天的，言說當日的尚未送到。君奇見是北京一份大報，就打開瞧看，柳鶯在旁就問上

面有何新聞，君奇回答這是昨天的，並沒什麼。柳鶯似乎要說話，却又咽住了。照樣的又消磨了一夜，到第二日早晨，大人到十點後，才同時起牀，叫茶房進來，洗漱已畢，正對坐食用早點，茶房送來報紙。君奇見是兩份，知道有昨天的一份，就取起當日的瞧看，柳鶯悄悄的望着他，君奇看了一會，忽然呀的一聲跳起來，望着柳鶯道：「你開出事來了，瞧瞧這個。」隨把報紙鋪到柳鶯面前指着左上角一塊地方，柳鶯看見那上面大字標題，是名女伶黃柳鶯在津失踪，旁邊小題是傳身出走劇院因而回戲，下落不明，各方正訪查中。正文首標天津通訊，下面寫着名女伶黃柳鶯，在京演唱業已名重九城，本月受天津戲院之聘，前往獻技，三日打泡，聲容並茂，博得絕佳成績，沽上人士一致稱讚。不意於前日突而失踪，劇院方面，延至下午始得消息，當即盡力尋覓，至當晚九時餘，仍無蹤跡。當時該院前場已演兩齣，因主角不能出台，只得臨時回戲。記者聞訊，即赴黃伶所寓旅館及劇院探問。據隨黃伶同來之阿姨談稱，當日清晨，黃伶至八時許尚未安眠，因夜間接待一位同業女友精神興奮，女友去後，伊又坐至黎明，方始就榻。阿姨在外室歇宿，忽見黃伶着衣外出，詢其何往，黃伶謂心中鬱悶，得至外間散步，阿姨阻止

不可，隨之不許，只得任其獨出，然一出卽未再返云。記者詢以黃伶在津有何交遊，及可寄跡處所。阿姨談稱不知，記者興辭而出。復赴劇院，據該院經理談稱，對黃伶失蹤原因，毫不明瞭，惟黃伶在本院演唱成績甚佳，雙方既無扞格，且本院正擬提議延長合同期限，故黃伶對於本院絕無規避理由。至於或因私人糾葛，或遇意外變故，則非本院所能知。惟此次回戲，於營業及信用方面，損失甚重，俟查明下落，詢問原委，尙須作一番交涉云云。柳鶯看罷，只瞧瞧君奇，默默不語，君奇頓足道：「你眞荒唐，這叫什麼事！將來如何收拾！我因爲向來不大看戲，也不注意戲場消息，作夢也沒想到你在天津正唱着戲，會跑到北京來久住，一次回戲，你得怎樣賠償劇院？」柳鶯不慌不忙的笑道：「豈止一次，這報上說的是我初到北京那日的事，現在又過幾天了，你算算。」君奇頓足叫了兩聲荒唐荒唐，糟糕糟糕，才又說道：「已經二四天了，戲院受了諸大損失，豈不要你賠償！再說你鬧了這回事，以後還怎麼再唱戲？」柳鶯抿嘴一笑道：「我本不想再唱了。」君奇一怔道：「你不唱……爲什麼？」柳鶯很簡截的說出兩個字道：「爲你！」君奇聽着嚇一跳，暗叫不好，方才說她糟糕，不料糟到我身上來了，隨聞柳鶯又

道：「我本來早就唱賦了，就趁這機會收科也好。再說明們現在既然到了這步田地，難道你還願意教我出去作婆，落個太太當戲子的名聲？」君奇聽她居然自稱太太，不由毛髮悚然，心中後悔，眞是煩惱皆因强出頭。我只爲替表兄解紛，不惜自汚，隨她出來，起始不想她這等人放縱慣了，也許隨處鍾情，選取面首自娛。有如一種麼登過度的女子，既不以貞操爲意，更不解情愛爲何，只求滿足肉慾，便要各自東西。我本想利用她這種弱點，暫充她短期面首，乘機設法消毀了那張婚約，給稚春除去後患，並且使她留個不貞的把柄在我手裏，也足以捍衛稚春，使她無顏再去訛詐，却萬沒料到她會有此一舉。天下放縱的女子，都願意長久保有自由，除非環境逼迫，萬不肯要個妨碍自由的丈夫，自尋苦惱。柳鶯現在在女伶中佔着首位，紅得發紫，人人趨奉事事如意，更不會有嫁人之念，我若是富翁，她也許別有所圖，然而我並不是，所以絕未防備有此一着，但這一着竟發生了，我可怎樣對付？現在要拒絕她，無奈業經有了不該有的關係，大錯鑄成，她若反口相問，你既不想娶我，爲什麼又作踐我，這就叫始亂終棄，豈是君子所爲，那時我有何言答復。若是允許了她，一則我不能將終身幸福，犧牲給這水性楊花的女子

○第二她要嫁我，也只是一時衝動，一時任性，久後必不相安，將來她可以不當回事的跟我散夥，我可不能爲她把名譽事業孤注一擲○第三我雖然還未定婚，但與珊珊已超過友誼的邊際，兩心都已默許了，如今怎能爲個不相干的女人，背負了她○第四我與柳鶯發生這樣關係，原是爲梅稚春，雖然行事不軌於正，却是問心無愧，並且還可以對表兄居功，但若和柳鶯弄出了正式結合，那就百口無以自解，稚春將要把我看成什麼東西！有此種種原因，萬不能許諾，只是勢迫處此，將以何法自脫？而且來了三天我只顧作聯絡工作，還未着手辦理稚春婚約的事，把柄仍在柳鶯手中，倘然我一拒絕，惹她羞惱成怒，又去到梅宅攪鬧，或是眞個訴諸法律，我枉說了大話，結果反誤了人家的事，又怎對得起舅父？君奇正在沉吟，柳鶯已向他笑道：「你還有什麼可猶疑的？哦！我明白了，戲院的損失，我自己會賠償，別怕我嫁了你就教你替我償命○再說我手裏積蓄，總夠咱倆花十年的，一切的事，都不用你管，這你總放心了○」君奇一面思索辦法，一面搖頭道：「你眞神經過敏，我根本沒想到這一層○」柳鶯明眸一轉道：「那麼……就是你和那個叫珊珊的舞女，有過約會，所以爲難？」君奇道：「那更不挨邊兒了，我曾說過

跟她只是朋友，你怎總誣賴我。」柳鶯道：「你不爲這個不爲那個，方才你一個勁兒出神，不答應我的話，是什麼道理？」君奇此際已把主意想好，就手撫下頦，略一尋思，才正色說道：「我說了你可別生氣，咱們到這裏來，本是不能告訴人的，換句話說，就是不道德的行爲。」柳鶯一翻眼兒道：「怎麼……」君奇接口道：「因爲你是有主兒的人，我跟你偷着來往，已經大不該了，如何能明目張胆的成爲夫婦？」柳鶯面色一變，大瞪兩眼說道：「我有主兒，請問誰是我的主兒？」君奇咳嗽一聲，不慌不忙的道：「還有誰？你想曾和誰定過婚，你定婚的人跟我又是什麼關係？世上可有表弟把表嫂當太太的麼？」柳鶯聽了，忽地改容笑道：「你說的稚春啊，你倒是土命人心實，把那張婚約當作眞事了，我壓根兒就沒把他看到眼裏，只爲他纏得我心煩，才開玩笑似的教他立下一張婚約，我隨手丟在一旁，簡直當作廢紙，作夢也沒想到用它。只爲稚春和現在這位太太定婚，一直背着我，又趁我上天津演戲，偷着結婚，我聽着信兒，覺着稚春太不把我當好人，他寫給我的婚約，若是無效，他結婚又何必背我，婚約若是有效，我就隨時可以找他交涉，隱瞞一時當得什麼？我越想越氣，所以回北京來警教他，並不是跟他的

太太來爭地位。如今蒙你老人家的德政，把我調出好幾十里地，人家稚春那裏姻緣已定，大概連回門酒都吃完了。還有我什麼事，你倒有臉說我主兒。」柳鶯說着，由身上取出稚春那張婚約，丟在桌上道：「你看我還要拿着這張婚約，硬上梅家去作二太太麼！」君奇搖頭道：「我想你總不犯那樣作了，不過這婚約上寫明負約罰款八萬，當然得要梅家如數賠償，這裏面又有問題了。最初你去七襄公所，鬧得不可開交，我把你請到西山同住了幾日，跟着你就罰得梅宅很大款子，跟着就和我結婚，這樣教人看着，必是我調唆你去訛梅家，我好人財兩得，對梅家說，我是見利忘義，對你說，我是謀產圖人。我這一世可還能抬頭見人麼？」柳鶯望着君奇，凝思許久，才微微點頭，取起桌上的婚約，搖動着說道：「對！有你這麼一想，我總得教你抬頭見人，這張婚約就算作廢。」說着把婚約一擲，却仍落在桌上。君奇原是故意逼她說這句話，但當她說過作廢以後，本指望能把婚約撕碎，或者拋入爐中，及見仍擲回桌上，心想她口中雖說得好，但婚約仍然存留，我一離開，她定然大怒取消諾言，更用力向梅家攪鬧。想着就打算趁着她的話碴兒，把婚約取過代爲銷毀，但又轉想又覺不妙，她固然不能攔阻，却恐生出疑心，

暗加監視，我就不易脫身了。君奇知道到了緊急關頭，腦中開足馬力，眼珠一轉，就滿臉現出感激之色，握住柳鶯的手說道：「你居然肯爲我這樣犧牲，是眞的麼？」柳鶯道：「怎麼你還不……」君奇很快的接口說道：「我信，我信，你這樣熱情，我還有什麼可說。不過你爲我這樣犧牲，我可怎樣報答你？」柳鶯道：「咱們是誰跟誰，還說得到報答，只要你能夠長久愛我，別像稚春那樣容易變心，你要明白我對你可和稚春差得天上地下呢。」君奇道：「我明白，我明白，親愛的，你若不相信我，我……我怎樣才能教你相信？」說着似乎爲着尋不出使她相信的法兒，覺得焦急，却忽然瞧見桌上的婚約，就取了過來，用自來水筆把上面梅稚春的簽名塗去，在旁邊寫上孟君奇三字，然後推到柳鶯近前道：「你收了這個，現在你爲我犧牲了梅宅的罰款，將來我若變心，就替梅家補上這筆罰款，這是很公平的辦法。」柳鶯聽着，瞧瞧那張已經塗改的婚約又看看君奇，只抿着嘴笑。君奇所以塗改婚約，原是臨時想出的鬼主意，借着自己表明誠心，把婚約改換名字，這一塗改，就等於註銷，世上豈有此極應鄭重的婚約上，濫換人名之理，日後即使訴諸法律，大約也不生效力。柳鶯是個沒甚知識的女子，又當情熱之時，總可

除去無考

以蒙混下去，即使她發生疑惑，那白紙上已經着上黑道兒，無法除去，自己應付過這一場，便可放心走了。那知柳鶯看了竟不言不語，只是微笑。君奇不知她心中是何意見，倒覺躊躇不寧。柳鶯笑着，徐徐取起那張婚約，疊成方形，立起走到爐邊，把蓋兒掀起，向裏面一丟，紙一着火，烘的燃燒起來。君奇的臉好似被那火烘燒，紅了起來。心中又驚又悚，料到柳鶯看透自己心思，故而把那無用的廢紙燒掉，但口中却勉强發問道：「你怎給燒了？」柳鶯笑道：「我壓根兒沒想到你也寫這種東西，咱們各憑良心，弄這個反倒沒趣，就是要寫，也得各寫一張，交換保存，你背約要罰錢，我苦背了約呢，總不能像對待稚春似的一面宣司啊。再說我方才已經說過，絕不再跟梅家麻煩，事情前勾後抹，還留這廢紙作什麼？」君奇聽着越發慚愧，覺得柳鶯此際言語行爲了十分光明痛快，反把自己的弄巧使智，反映得非常鬼祟鄙淺，但現在無論如何，總算親見她把婚約焚燬，目的已經達到，可以放心走開了。就向柳鶯說道：「我這可認識你，現在無話可說，咱們往後瞧吧。」柳鶯道：「你對我也是往後瞧，別當我是個唱戲的女人，放濫慣了不能治家，要知道我并非不懂事的人，到了什麼時候說什麼，到什麼地方作什麼，現在

唱戲，就得過紅塵兒的奢華生活，若是差使了，反而壞事。就是我有一次嫁人，因爲是作姨太太，男人把我當玩物，我怎會不揮霍他的錢財，如今嫁了你，我自然要把以前的行爲完全改掉，就是吃糠咽菜，習勞服苦，我都不怕。咱們回到天津，在清靜地方賃一所小房，不用華麗，只要寬寬的院落，種些花兒草些鳥兒魚兒，清清閑閑過幾年安靜日子，補一補我從小兒到如今受的困苦勞累，你若是願意陪我在家，就不用出去作事，我的積蓄若全變成現錢，存到銀行，只吃利息也夠咱們的用度。你若還願意出去作事，我就用個女僕作伴。每天晚上你回來吃完飯，咱們或是出去溜溜馬路，或是在家說說笑笑，遇到星期日，就出去看回電影，吃頓小館兒，反正總可以教你喜喜歡歡舒舒服服。你看好麼？」君奇聽她說話，畫出一個快樂小家庭的模型，不由有些悠然神往。就點頭道：「這樣我眞太幸福了，世上的人誰不盼有這樣境遇，想不到我竟得着了。」柳鶯又笑道：「我現在還對你發誓，凡是唱戲的作藝的，和班子姑娘嫁人以後，常常改不了舊習氣，攪得家宅不安，教人害怕。我却很明白這些弊病，頭樣兒招些娘家人和親戚，前去騷擾，害男人爲難，應酬他們吧，管老鴇子叫岳母，管跟包叫二舅，眞覺窩心。不應酬吧

，女的又嘔氣吵架，說瞧不起她娘家人了。要不然就是仍和舊日同行姐妹來往，今天出去打牌，明兒出去聽戲，男人一攔阻，就抱怨妨碍自由。我一來沒有娘家人，親戚有一兩家，也不許他們上門，舊日姐妹更不招惹，至於玩樂的事，我也早厭倦了，以後更要一筆勾銷，除了陪着你以外，我自己永不出門一步。」君奇挑着大指道：「眞難得，你這樣明白。」柳鶯道：「我明白，你也得對得起我，以後把跳舞戒了，再不要進舞場，成不成？」君奇明白她的意思。心想這本是個詐僞的局面，就再加上些詐僞，也沒什麼顧忌，好在少時我就鴻飛冥冥，卽使她要求我從此停止吃飯，我也可以答應。就道：「那是自然，你既爲我謝絕舊日親友，改變舊時習慣，我怎不能爲你戒除這點兒嗜好。」柳鶯笑道：「你可得明白，我是指着什麼說的，你不進舞場，在外面跟舞女來往，也是一樣。」君奇應着道：「我絕不跟他們來往。」柳鶯道：「不必加們字，只不跟一個人來往就夠了，我說的是那個什麼珊珊。」君奇道：「我也說的是她，從此再不見面。」柳鶯道：「那麼你眞跟她完了，捨得麼？」君奇被逼得無法，只得昧着良心，在謊話中大發理論道：「說什麼捨得捨不得，我固然這樣拋開她，有些對她不起，但是一個人總

得於長久着想，打算正路，求個歸結。在年青時，誰也免不了放縱一點，可是一有了終身正式伴侶，以前的露水姻緣，就得完全取消。若不如此，不但毀了別人的幸福，自己也永遠苦惱，你說是不是？」柳鶯欣然道：「是的很，你若這樣，我就放心了，可是有個碴兒不對，你一直說跟那個珊珊只是朋友，怎麼又弄出露水姻緣，是自己把話說漏了吧！」君奇覺得已沒分辯的必要，就道：「得得，不管怎樣，我跟她的關係，已經成於過去，不必談了。」柳鶯眼珠一轉，忽然從君奇袋中取出那隻烟匣，揭開蓋兒，指着那張照片道：「這個人已經過去了麼？」君奇點頭道：「過去了。」柳鶯道：「那麼這個記表，就該退還，也好叫她知道。」君奇道：「好！我就還給她。」柳鶯把手一縮道：「不用你還，我會派人送去。」君奇無可如何，只得暗自皺眉，當下兩人又「鶼鰈鰈，卿卿我我，溫存談說一會，到午後二時，才同吃過午飯。君奇見天也不早，想要及時逃出，以便趕進城裏對表兄報告一下，就趁夜車回天津，但對於柳鶯的纏綿意致，屬望心情，也覺有些感念，有些留戀，自己內心也頗爲慚愧，頗爲惆悵，固然主意已定，不容改變，却想在可能範圍之中，給她稍減痛苦，就是設法教她在自己走後，立卽明白眞相

，免致多受猜疑盼想以及奔波尋覓之苦。無奈柳鶯相隨在旁，既不得機會稍留數行字，又怕被她看出形跡，只得暗自咬牙，走了再說。就趁着和柳鶯并立窗前之際，指着遠處山背上一座廟宇，說那廟裏現在正開着梅花，我和那廟裏的和尚認識，咱們去看看可好？柳鶯搖頭道：「我不去，你看我的鞋可能走這蹋路兒。」君奇本來知道她不能去，只故意這樣說，聞言便道：「你不去，我自己去玩玩，順便弄枝花來插瓶，我這幾日悶在房裏，身上好不得勁兒，腦子也昏。」柳鶯聞言，現着憐惜之色道：「你好野性，只悶了兩天，就受不住了，好在明兒車子就可以接咱們回去，現在你出去跑跑也好，可可要早點兒回來。」君奇應着，就穿好外衣，戴上帽子，柳鶯又把手套遞過，君奇帶上雙手向衣袋一插，忽然想起一事就道：「你給我幾支紙烟帶着。」柳鶯便把自己的烟匣取出遞給她，君奇原想柳鶯在倉卒中會把那有照片的烟匣暫與借用，却不料用她的作了交換，但也不能說什麼，就握住柳鶯的手，向她接個吻道：「親愛的，等着我，一會兒見。」心裏却暗說對不住，我向你告別，咱們從此也許永不再見了。柳鶯笑着說了句快回來，別遙世界亂跑，君奇點頭，就向外走，才到門外，忽聽柳鶯喊你回來，君奇暗吃一驚，心想

莫非他變了卦，又不教我出去了，但也只得轉身走回。只見柳鶯已迎到門際，手裏拿着自己的花條兒圍巾，望着笑道：「你怎麼忘了帶這個，外面有風，不怕吹了脖子鬧咳嗽？」說着就立在君奇跟前，把他大衣鈕子解開，向頸上纏好圍巾，弄得舒貼，才重把衣鈕扣上，拍拍他的肩頭兒道：「去吧！」君奇見她這樣小處關節，細意熨貼，宛如紅閨少婦的風光，新婚宴爾的情致，不由一陣心神蕩漾，但隨即變成悽惶酸楚，只可急忙轉身向外就走。自知面上色顏色大變，不敢回頭，直走下樓梯，出了旅館的門，離開老遠，才回頭遙望着嘆息半晌，重向前走。但只覺身後似有吸力，拉着他不令前行，耳邊又似聽到柳鶯最末所說去吧兩字的聲音，使他懶懶的不能舉步，然而他終於走出數里道路，遇着人力車，坐着直返城內去了。正是，倦矣鶯花，春去本無遲早，留來泥爪，鴻飛那計東西，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生流出版社

電影文藝叢書

「亂世佳人」(第一種)
"Gone With the Wind"
李木蘇 宋戴聖謨 咸蔣庭修 張鏡芝合譯
每冊五角

「青鳥」(第二種)
"Blue Bird"
蔡允庸 劉文嫻女士 編述 插圖
每本五角

「再生緣」(第三種)
"All this and Heaven Too"
宋咸女士譯述
每冊六角

五毛

存書無多

生流影電特刊

已出兩種

(一)續蕩寇誌
(The Return of Frank James)
(滬譯續大盜傑西)

(二)蒙面大俠
(The Mark of Lorro)
(滬譯寶劍留痕)

祥細緊張別具風趣的新型讀物

銅圖八頁
文字兩萬
數千言只
售兩角五

情節生動驚險離奇編法新款興趣精妙

購請從速

若雲閣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一日再版
每冊價洋一元，外埠酌加郵資

著作人　劉雲若君
發行人　楊宏
天津法租界教堂後五十
出版者　生流出版社
七號路久大印刷公司內
天津法租界教堂後
印刷者　久大印刷公司
五十七號路十號
東安市場內
北京總代銷處　新智書局
事務所天津大胡同
本社法律顧問　張國威大律師
文華賓館內

全國各大書局皆有代售

生流出版社出版書目

劉雲若著　酒眼燈唇錄　第二集　第三集　各一元　一元二角
影藝書叢　亂世佳人　再版　六角
影藝書叢　青鳥　五角
影藝書叢　再生緣　五角
電影特刊　續蕩寇誌　二角五分
電影特刊　蒙面大俠　二角五分
明星照片　銀星集錦　全十張　七角

生流出版社新書預告

劉雲若著　湖海香盟　第一集　一元二
朋漢弟著　老白薯羅曼史　五角
影藝書叢　居里夫人傳　第四種　五角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攝製電影
改編劇本
等須先得
本社同意